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搜灵



## 第一部：大规模珠宝展览

这个故事的开始，是一个盛大的珠宝展览的预展。展览由世界著名的十二家珠宝公司联合举办，地点在纽约。

不，先别说这个珠宝展览，还是先说一说金特这个人。

还记得有一个名字叫金特的人吗？只怕不记得了吧。就算是一直在接触我所叙述的各种怪异故事，如果能够在三十秒之内，记得这个人，并且说出这个人曾在哪一个故事之中出现过，那真是了不起。别说三十秒，就算三十分钟，只怕也不容易想起这个人。
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又见到了他，我绝不会想起他来。

这个人我曾经和他在一起相当久，超过一个月，可是在和他一起的日子里——有好多天，几乎日夜在一起，我从来也没有听到他讲过一句话。有时候，我向他讲话，他也从不回答，而只是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我。

那是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神情：他分明是望着你，可是眼神涣散，猜不出他视线的焦点在甚么地方。他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精神极度迷惘，他的口唇随时准备有所动作，但是不论你等多久，他总是不发出声音来。

整个神情，像是他对周遭的一切，全然漠不关心。

结果是，我们各人分手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他那种过度的沉默，甚至连最有礼貌的普索利爵士，也没有向他说一声“再会”。

对了，金特不会有人记得，普索利爵士，记得他的人一定不少。这位热衷于灵魂学的英国人，在“木炭”的故事中，是一个主要人物。

当时，我通知普索利爵士，我有一块木炭，在木炭之中，可能有着一个鬼魂，普索利大是兴奋，约了不少对灵魂学有研究的人到英国去，在他的那间大屋子之中，试图和灵魂接触。

那件事的结果如何，自然不必再在这里重覆，我第一次见到金特，就是当我带着那块木炭，到了普索利爵士的住所，他请来的对灵魂学有研究的人，已经全在了，普索利曾向我一一介绍。

其中有一个就是金特。

爵士当时的介绍很简单，看来他自己对金特也不是很熟悉，只是简略地说：“这位是金特先生。金特先生，这位是卫斯理先生。”

我自然握手如仪。现在，我详细叙述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，是因为这样可以把这个人介绍得更彻底。我当时伸出手来，他也伸出手来，我们握手。

金特和人握手的那种方式，是我最讨厌的一种，他不是和你握手，而是伸出他的手来给你握，他的手一点气力也没有。

通常，只有红透半边天的女明星，才有这样和人握手的习惯。可是这位金特先生，当时打量了他一下，个子不高，不会超过一百六十公分，半秃头，一点风采都没有，看来有点像犹太人，但也不能肯定，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，至少有五十开外，居然也用这种方式和人握手，真有点岂有此理。

所以，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，绝不算好。只不过后来，我在开始记述“木炭”这件事的时候，在金特身上发生的古怪的事，已经开始了。所以，我才特地加了一句：“这个人，以后有一点事，十分古怪，是自他开始的。”

在爵士家里，我和一干对灵魂有研究的人聚会之后，我们又转赴亚洲，在另一个朋友陈长青的家里去聚会。这次聚会历时更久，金特也自始至终参加，可是却也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。

我的那个朋友陈长青，十分好讲话，有一次，他对着金特独白了五分钟，金特连表示一下是或否的神情也没有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对我悻然道：“这秃子是甚么来路？他是聋子，还是哑子？”

金特是甚么来路，我也不清楚。他是普索利爵士介绍我认识的，当然，我要去转问爵士。

我找到一个机会，向普索利提起了这个问题，普索利皱着眉：“唉，这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甚么人。”

我笑道：“这像话吗？他出现在你的屋子里，由你介绍给我，你不知道他是甚么人？”

普索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：“事情是那样，你知道一个灵魂学家叫康和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认识这个人，普索利搔着头，像是在考虑该如何介绍这个人才好，他终于道：“你知道著名的魔术师侯甸尼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侯甸尼十分醉心和灵魂沟通，他曾以第一流魔术家的身分，揭穿了当时许多降灵会的假局，也得罪了很多灵媒。”

普索利道：“是，康和就是侯甸尼的一个好友，对灵魂学有极深的研究，以九十高龄去世，我年轻时，曾和他通过信。”

普索利爵士越说越远了，我忙道：“我问的是金特这个人……”

爵士道：“是啊，在你见到他之前三个月，金特拿了一封信来见我，信是康和还没有去世之前写的，毫无疑问，是他的亲笔，信写得很长，介绍金特给我认识，他真的不喜欢说话，当时我问他，为甚么有了这封信快十年，到现在才来找我，他都没有回答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那么，信中至少对金特这个人，作了具体的介绍？”

普索利道：“提到了一些，说他对灵魂学有深湛的研究，并且足迹遍天下，曾在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古老寺院中长期居住，在西藏的一家大喇嘛手中，有过极高的地位。也曾在希腊的修道院中做过苦行修士，和在印度与苦行僧一起静坐，等等。他的经历，看来都和宗教有关，而不是和灵魂学有关，我真不该请他来的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他也不妨碍我们，其实，宗教和灵魂学，关系十分密切，甚至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！”

普索利爵士当时并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们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。

金特有着那么奇妙的生活经历，这倒令得我对他另眼相看，所以，在分手的时候，我是唯一和他握手说再会的人，可是金特仍然是这样，手上一气力也没有，当时，当他转过身去之际，我真想在他的屁股上，重重踢上一脚。

金特这个人，我对他的了解就是那样。

约略介绍过金特这个人了。再说那个大规模的珠宝展览会。

珠宝展览会半公开举行。所谓半公开，就是：参观者凭请柬进入会场，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去参观一番。

邀请我去参观的，是英国一家保险公司的代表。这家保险公司历史悠

久，信用超卓。

这家保险公司在保安工作、调查工作上的成就，举世无匹，而负责这家保险公司这一部门工作的是乔森。

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乔森，他是典型的英国人，平时幽默风趣，工作极度认真，固执起来，像一头花岗石刻成的野牛。他投身情报工作之际，不过十五岁，他有一头红发，又讲得一口好德语，战争期间长期在德国工作，几次出生入死，德国秘密警察总部把他列为头号敌人。

乔森极端冷静，多年情报工作的训练，再加上他的天性，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冷静的一个。

我特别强调他的冷静，是因为有一些事发生在他的身上，这些事，和他的一贯极度的冷静，全然不合，因而显得格外诡异。

战后，他脱离军部，到处旅行，后来，曾作为苏格兰场的高级顾问、国际刑警总部的高级顾问。

后来，他忽然失踪了一个时期，再度出现时，职位是联合国扫毒委员会的专员，然后，他又离开了联合国，去从事一桩非常冷门，简直想都想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会去做的工作。他的职位的全称相当长：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。工作范围是专门搜集各种沉船的资料，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大规模的打捞公司。

我和乔森认识的时候，他在当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，一见如故，互相交换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他那时候在日本，正在搜集一艘叫“天国号”的巨型战舰下落的资料。

当时，我们用英语交谈，我在听了之后，呆了一呆：“日本好像没有一艘战舰叫‘天国号’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”

他取过纸来，写下了“天国”两个汉字，我摇头道：“没有这样的战舰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要是连你也知道，就不用我去搜集资料了，这是日本海军在战争末期建造的最大军舰，比‘大和’还要大，一切资料都绝对保密，连建造者也不知道自己造的是甚么。在日本投降之后，有消息说这艘战舰上一千二百名官兵，决定集体自杀，将船凿沉，和船共存亡，沉没的地点则不明，我就是想把它的沉没地点找出来。根据我已获得的资料，这艘战舰上，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，这件事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点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吸着，没有再讲下去。

我想不到那次闲聊，提及的那艘在极度秘密的情形下建造的“天国号”，后来又会和一些怪事发生关系。而且，自从那次之后，我从来也没有再在任何人的口中，听到过“天国号”这个名称。有次，我和一个曾是日本战时的海军中将，在海军本部担任高职的人提起，他听了之后，就“哈哈”大笑：“胡说八道，卫君，你是从哪里听到这种荒谬的故事？绝无可能。”

当时还有好几个人跟着哄笑，弄得我十分尴尬，几乎老羞成怒。

以后，我也忘记了“天国号”。大约两年之后，再遇到他时，他已经不当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，转了行，职业更冷门，是“全欧古堡构造研究员”。

再后来，乔森又做过了一些甚么，我也不甚清楚。他进了保险公司当保安主任，我是收到了他的信之后才知道。

乔森的长信，和请柬一起寄到，邀请我的理由是：“像这样的大型珠宝展览，以前从来未曾举行过，所以，在展览会举行的一个月间，有可能发生任何意料不到的事情。而卫斯理先生，是应付任何意料不到的事的最佳人

选。”

那张请柬，印得精致绝伦，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么精美的请柬。

我向着白素，扬了扬这张请柬：“有珠宝展览，你去不去？”

白素看来一点兴趣也没有：“人家又没有请我。”

我道：“那不要紧，你要去的话……”

白素不等我讲完，就摇头：“我听你说过乔森这个人，可是我不明白他为甚么要你去。”

我一面用手指弹着那张请柬，发出“拍拍”的声响，一面也在想：乔森为甚么要我去呢？

他的信中，虽然写出了理由，可是这个理由，实在是不成立的。

乔森说，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珠宝展览，可以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而我有应付意外的能力。

珠宝展览会有甚么意外？当然是引起盗贼的觊觎，向那些价值极高的珠宝下手。正如白素所说，我虽然知道有几个珠宝窃贼，具有一流的身手，但是却从来也没有和他们接触过。

我只是知道，珠宝窃贼这一行，和其他的窃贼不同，几乎已是属于艺术工作的范围，没有天才，是不能成为第一流珠宝窃贼的。而且，第一流的珠宝窃贼，平时，在身分的掩饰上，也都是一流的。我就知道其中有一个，有着真正伯爵的衔头。

对珠宝展览本身，我没有甚么兴趣。引起我兴趣的是：乔森为甚么一定要我去。

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其实是很容易的，我根本不必挖空心思去想，只要去问问他就可以了。

于是，我根据乔森信上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去，一下子就听到了乔森那听来很冷很硬的声音。当他知道是我的长途电话之后，他的声音，居然变得充满了热情：“你准备甚么时候来？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房间。”

我知道，对付乔森这样的人，和他转弯抹角讲话，那是白浪费时间，所以我立即道：“除非让我知道你要我来的真正原因，不然我不会来。”

乔森呆了片刻：“好，的确有原因，但是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等你来了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别推托。到时候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原因不值得你来的话，我会把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告诉你，作为补偿。”

我仍在迟疑，未曾立刻答应，乔森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！你就算只是来看看我，又有甚么不可以？”

对于乔森这样精采的人物的这样的邀请，很难拒绝。我也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我来。”

我仍然不知道乔森为甚么一定要我去，但是我却可以肯定，情形一定有点特别。

长途飞行不是很愉快，整个旅程相当乏味，等我在纽约下了机，两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向我走了过来。其中一个道：“卫斯理先生，乔森先生实在抽不出空，吩咐我们来接你。”

这两个年轻人自己报了姓名，举止有礼。

我把行李交给了他们，和他们一起离开了机场，上了车，驶向目的地。

目的地是一家豪华大酒店，珠宝就是在这家大酒店的展览大堂展出。从这个月份的第一天起，酒店便已不再接受普通客人，而只租房间给珠宝展

览会的来宾。

酒店的房间有大有小，有豪华有普通，前来参观的人都自认为很有地位，当然人人都想订到最豪华的房间。酒店方面的措施十分强硬，接受订房，可是房间得由他们来分配。

我未进柜台，那职员一看到了那两个年轻人，就大声道：“卫先生好，你的套房在二十楼，二十楼的贵宾有苏菲亚罗兰小姐、根德公爵和泰国的曼妮公主，如果你觉得不适合，可以更改。”

我笑道：“适合得很。”

套房的设备，豪华绝伦，我一进房间，就道：“乔森呢？我甚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互望了一眼，一个道：“他在展览场，如果卫先生急着要去见他，我们可以带路。那地方，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件，不能接近。”

另一个的神态，看来有点暧昧，讲话也迟迟疑疑：“卫先生，你何不休息一下？乔森先生最近……情绪……很有点不稳定……他在工作，不喜欢有人去打扰他。”

我陡地呆了一呆，不禁气往上冲，但对方看来是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小孩子，真不值得生他的气。所以我忍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第一，据我所知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情绪不稳定，乔森先生决计不会。第二，我是他特地请来的人，要是他有半分不欢迎的表示，我立刻就走。”

我的话，已经是可能范围之内最客气的了，可是那年轻人还是听得满脸通红，嗫嚅着想争辩甚么，但是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我倒有点不忍，伸手在他肩头上拍了拍：“算了，带我下去见他吧。”

那年轻人仍然胀红了脸：“真的，乔森先生的情绪，很……不稳定。”

我听得他一再这样提及，心中倒也不禁疑惑。本来我已向门口走去，这时转过身来：“他的情绪如何不稳定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又互望了一眼，那个胀红了脸的道：“我们和乔森先生住在一个套房的两个不同的房间中，房间和房间之间，隔着一个客厅……”

我不等他再讲下去，就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不必形容你们的居住环境，你只要告诉我他的情绪如何不稳定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接连几天，他都讲梦话。”

我一听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那两个年轻人都有恼怒神色。另一个急急地道：“是真的，我们全听到。”

我走前几步，将双手分别按在他们的肩上，本来是想向他们解释的，但是继而一想，何必对他们这种年轻人多费唇舌？所以，我就不再讲，只是淡然一笑：“那也不算甚么，走吧。”

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，看来比较容易冲动，而且固执：“他讲的梦话很怪，来来去去都是那两句。”

我忍无可忍，对他们的无知，十分生气，沉下脸来：“听着，人人都可能会说梦话，但只有乔森不可能。他是一个极出色的情报人员，曾经严格地自我训练，不但不讲梦话，而且还进一步，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，故意讲梦话来迷惑旁人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全世界不超过一百个，而乔森恰是其中之一。”

另外一个年轻人看出我真的生了气，忙道：“那或许……是我们听错了。”

固执的那个却还在坚持：“不，我们没有听错，他说梦话，昨晚我们又听到了。他在大声说：‘我没有！我们没有！你有吗？你们有吗？’”

我盯着那年轻人，他神情固执而倔强，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或许他在对甚么人说话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不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！”

我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：“值得再为这问题讨论下去？”

那固执的家伙总算同意了，可是他还是咕哝了一句：“我讲的全是事实。”

我没有再接口，走过去开了门，向外走去。

这几天，在这家酒店中的住客，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豪富显贵，所以保安工作之严密，真是无出其右，除了各个显贵住客自己带来的私人保镖之外，酒店方面也请了近百名保安人员。

我才走出房门，就看到四个典型的英国保安人员，在一间套房门口徘徊，那自然是根德公爵的护卫。另外，还有四个肤色黝黑，身材矮小，看来十分强悍的人，在尽头处另一间套房之前守着，那可能是泰国公主的保镖。而走廊中，电梯口，楼梯口，还有酒店方面的保安人员。

我和那两个年轻人来到电梯口，等电梯到了，一起跨进去，电梯中的闭路电视摄像管在转动着。电梯向下去，一直到了展览会场的那一层停下来，我不禁被外面的阵仗，吓了老大一跳。

全副武装的警卫，守在川堂上，大门前，神情严肃，如临大敌，看那情形，守卫得比希特勒当年的秘密大本营还严。

我们三个人才一跨出电梯，就有一个面目看来相当阴森的中年人大叫一声：“请止步。”

他虽然在“止步”之上，加了一个“请”字，但是语气之中，殊乏敬意。

我根本不想听从他的命令，但在我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却拉住了我。那中年人走过来，用探测仪器绕着我的身子，上下打转。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已经道：“告诉乔森先生，卫斯理先生来了。”

立时有另一个人，接下了无线电通话仪，转达这句话，会场的门打开，乔森出现在门口。我的忍受程度，到这时，也至于极限，一看到了乔森，我就大声道：“乔森，你知道我在想甚么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向这里的保安系统挑战！”

我故意提高声音，人人可以听得到。一时之间，气氛紧张。乔森向前走了两步：“卫，他们开不起这种玩笑，对不起，一切不便，全由于我的命令。”

乔森才走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打量他，这时听得他一开口，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疲倦，我不禁呆了一呆，乔森精力弥漫，几乎永无休止，声音是他，可是实在又不像他，当我看清楚他时，我更加怔呆。

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一头红发，满身肌肉，精力充沛，但这时，站在我面前的乔森，虽然红发依旧，身体看来也很强壮，但是却一脸倦容，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全身的精力，仿佛全已消失无踪了。

一个人看起来是不是精力充沛，或是无精打采，本来相当抽象。可是，我一看到乔森，这种感觉之强烈，得未曾有。我相信只要以前见过他的，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我的神情，一定强烈表现了我的讶异，所以乔森立时伸手在他自己的脸上摸了一下，现出一个苦涩的神情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过去和他握手：“你看来好像不是很好。”

乔森呆了一呆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……太疲倦了，这个展览会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”

我听得他这样讲，对他十分同情，摇着头：“何必那么紧张，我看，不会比对付纳粹更困难吧，有甚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？”

乔森的神情高兴了一些：“有，我给你一个地址，你到那边去见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的珠宝窃贼，你要设法让他知道，向这个展览会下手，绝无可能成功……”

他说着，就在身上掏摸着，摸到第三个口袋，才取出了一个对摺了的信封，交了给我。

看到他这样的动作，我又不禁皱了皱眉：精神极端不集中，恍惚的人才会这样！

我接过了信封：“我们甚么时候，喝一杯酒？”

乔森道：“晚上我来找你。”他招手把那面目阴森的中年人叫了过来：“卫斯理先生是我的好朋友，以后他可以自由进出，不要对他进行例行的保安手续。”

那人答应了一声，我向会场中张望了一下，看到不少工程人员正在忙碌工作，乔森也一副立逼我去办的样子，我只好道：“好，晚上见。”

我自己一个人转身走进电梯，到了大堂，拆开那信封，里面有一个地址，和一张模糊不清的侧面像。

乔森说我要去见的一个人是一个超级珠宝窃贼，照片虽然模糊，但我却有十分熟悉的感觉。

地址，是纽约高级住宅区。

我想不到老远赶来，会做这样的事，虽然老大不愿，但既然答应了，也只好先做了再说，乔森办事十分妥当，已替我准备了车子。

到了那个地址，我不禁踌躇起来。事情如何进行，很伤脑筋，我总不成上去按铃：“你是超级珠宝窃贼吗？”然后再说：“我来警告你，别打主意。”

真是这样子，不被人家送进精神病院去才怪。所以，下车之后，来到了那幢大厦门口，我还在想该如何进行才好。

那是一幢十分高级的住宅大厦，大门口一大幅空地，竖立着一个高大的现代雕刻，我站在这个雕刻之旁，望着大厦。

大厦的门是玻璃的，可以看到用云石铺出的大堂，有两个穿制服的司閤在。地址给我的是这幢大厦的顶楼。通常来说，这一类大厦的顶楼，是全幢大厦中最豪华的一个单位。

我在考虑如何进行，引起了那两个司閤的注意。我看到他们先是交谈了几句，然后，其中一个打开了门，向我走了过来。

我不禁感到十分尴尬，同时心中也下了决定：如果他大声呼喝赶我走的话，那么，我就索性把他打昏，冲进去，再打昏另一个，我就可以上楼去见我所要见的人。

可是，接下来的情形，却出乎意料之外，那司閤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十分有礼：“先生，请问你是乔森先生派来的吗？”

我陡地一呆，大是高兴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那司阍忙道：“顶楼的那位先生，等了你好几天了，请进来。”

跟着他走到门口，里面那司阍抢着来开门，我进去之后，给了他们相当可观的打赏，两人的态度更加恭敬。

一个司阍按动了对讲机：“先生，乔森先生派来的人来了。”

## 第二部：奇怪的梦话

那个超级珠宝窃贼的气派真不小，不但住在这种豪华的大厦顶楼，而且还有私用电梯，电梯由上面控制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上面不放电梯下来，就不能上去。

电梯布置精美，等到电梯门打开，我跨出去，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川堂。一眼看到的，是一个佛像。那种镀金的佛像，是来自印度或尼泊尔，是极有价值的古物。

我向前走去，绕过了佛像，走向两扇木雕的大门，才来到门口，门就打了开来。

大门内，是一个布置华美之极的客厅，客厅中并没有人。

我一面打量着，一面问：“有人吗？”

另一扇门打开，那是一间书房，我可以看到的那一面墙全是书，有一个声音传出来：“请进来。”

我进了书房，就看到有人坐在一张可以旋转的丝绒安乐椅上，他正转过来，面对我。我向那个人望去，那个人也向我望了过来。

我不嫌其烦地描写我和这个“超级珠宝大盗”见面的经过，是因为结果实在太意外！

他转过身来，一打照面，我呆住了。

而且，我绝对可以肯定，坐在安乐椅上的那个人也呆住了。

我们绝对未曾想到过会在这种情形下见面。同时，我心中也不禁暗骂乔森给我的照片，实在太模糊，只使我感到这个“珠宝大盗”有点眼熟，却不足以令我知道是谁。

对方的吃惊程度，远在我之上。他一看到了我，陡地站起，张大了口，神情惊诧之极，好像明明看清了是我，但还是不相信我会站在他的面前。

我在呆了一呆之后，伸手指着他，也不出声。还是对方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怎么会是你？卫斯理。”

这人总算开了口，我曾和他相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，可是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话，这个人，就是个子不高，头半秃，看来极其普通，据说是灵魂学专家的金特先生。

我可以预期在这里见到任何人，因为超级珠宝大盗，本来就最善于掩饰自己身分。就算我见到的人是已经被人枪杀了的约翰连侬，我也不会更惊讶。

等他问了一句之后，我才定下了神来，吁了一口气：“怎么又会是你呢？金特先生？”

金特皱了皱眉，他不喜欢讲话的毛病又发作了，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坐

下。

由于在这里见到金特，太意外了，所以我暂时不坐下，先来到酒柜前，倒了一杯酒，一口喝下去，才坐了下来。

金特也坐了下来，望着我，我也望着他，两人都好一会不讲话。

我知道，刚才金特如果不是极度惊讶，他不会开口，这时，如果等他先讲话，我可能要等好几小时也没有结果。

所以，我略欠了欠身子，先开了口：“我先要弄清楚，我是不是找错了人。”

金特仍然不说话，只是望着我，我说道：“我是应该来见一个超级珠宝大盗的，乔森这样告诉我。”

金特发出了一下闷哼声：“错了。”

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。他是说乔森错了，他不是珠宝大盗？还是说我错了，我要来见的人，根本不是他？

所以我道：“错了是甚么意思，请你说明白一点！”

金特皱了皱眉，并没有说话，现出一脸不耐烦的神情来，等于是在说：“真笨，这么简单的事，还要我多费唇舌。”

他的这种神情，惹恼了我。

本来，预期来见一个珠宝大盗，忽然见到了一个灵魂学家这种意外之极的事，十分有趣。可是偏偏这个人不喜欢讲话，弄得一肚子闷气。

我伸手指着他，“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讲话，我来见你，有话要对你说，而你显然也在等我，你一定要说话，要我说听得懂的完整句子，要不然，我立刻就走，你可以一个人保持沉默。”

刚才在大堂的时候，司阍曾告诉我他等了我好几天，可知他在等乔森派来的人，一定也有事，我可没法子和他打哑谜。所以先说明比较好。

金特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又沉默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乔森错了，我不偷珠宝。”

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那么，偷珠宝的人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，我有话要对他说。”

金特却又道：“就是我。”

我陡地向前俯了俯身，真忍不住要冲过去，打他一拳。虽然，我已经握了拳，但总算未曾打出去。不过，我也下定了决心，不再和这种人打交道，我把话交代过就算了。

我忍住了气，也尽量用最简短的话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突破这次展览的保安系统，你还是不要下手的好。”

我讲完之后，站了起来，又去倒了一杯酒，一口喝乾。我不立即离开，是给他一点时间，去答覆我的话。可是他仍然不出声。

金特不出声就算了，我放下酒杯，向门口走去，到我快走出书房之际，才听得他道：“我要一张请柬。”

我陡地一怔，刚才他的话虽然是莫名其妙，有一句我一定没有听错，那就是他承认他就是来偷珠宝的人。

可是这时，他却又要一张珠宝展览会的请柬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一个甚么样的白痴。也不知道他以为我或乔森是甚么样的白痴，天下怎么会有发请柬请偷珠宝的人来光顾这种事？

我转过身来，盯着他看，他的神情，居然十分诚恳，像是他提出来的只是普通的要求，并非荒谬绝顶的事。

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哦，你要一张请柬。请问，你要请柬来作甚么？”

金特又皱起了眉，在他的脸上，再度现出那种不耐烦的神色来。好像我问的那个问题，根本不值一答。我大喝道：“回答。”

金特竟然也恼怒起来：“请柬，当然是要来可以进入会场。”

我仰天大笑了三声，不过这种中国戏台上特有的一种讽刺形式，金特未必知道，所以笑了三声之后，没有再笑下去。却不料金特居然懂，他冷冷地问道：“何事发笑？”

我吁了一口气：“你偷珠宝，你想想，请柬怎么会发给你？”

金特这次，居然立时有了回答：“有请柬，就不偷；没有，就偷。”

他说得十分认真，我想反驳他，可是感到，和他再说下去，也不会有甚么结果，反正我的话已经带到，他的话，我也可以转给乔森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

我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向乔森转达你的要求。不过，作为过去曾认识过，我劝你，就算没有请柬，你也不要乱来，看来你无论如何不像是可以在这个展览会中成功偷取珠宝的人。”

金特没有反应——这是意料中的事，我走出书房，他也没有送出来。

这个居住单位的面积相当大，还有着楼上，看来只有金特一个人居住。我在想：普索利爵士对金特这个人的了解太差，说甚么他曾在希腊的修道院居住过，又说他曾做过苦行僧。

哼，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出了那幢大厦，回到酒店，经过大堂时，一个职员交给了我一张条子，我打开一看，条子是乔森寄给我的：“午夜左右，请到我的房间来。”

我并不觉得甚么奇怪，展览会两天后就开幕，看来他要连夜工作。

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休息了一会，和白素道了一个电话，在午夜之前十分钟，我离开了房间，到了乔森居住的那一层，按了门铃。来开门的，是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，我道：“乔森约我来的。”

他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乔森先生还没有回来。”

我看了看时间，是午夜之前的五分钟。做惯情报工作的人，一定会遵守时间。所以我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等他。”

年轻人让我进去，正如他曾说过的，进去是一个起居室，两边都有房间，我坐下之后，那一个固执的年轻人也走了出来。

我和他们打了招呼，闲聊着，时间已是零时二十分了，乔森还没有出现。我开始有点不耐烦：“他在甚么地方？还在工作？”

那固执的道：“不知道，自晚上九时之后，就没有再见过他。”

我不禁有点担心：“经常这样？”

两人互望了一眼，一个道：“以前不是，这几天……才这样，有几个小时行踪不明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向乔森的那间房间望了一眼：“还说梦话？”

两人一起点了点头，我走过去，在关着的房门上，叩了两下：“房间的隔音设备不错，他习惯开着房门睡觉？”

我这样说，用意十分明显，如果乔森关着门睡，他就算说梦话，两人也听不见。

固执的那个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立时道：“没有，他没有这个习惯，我们

也没有。”

我陡地一呆：“甚么，你是说，乔森的梦话，隔着两道门，你们也可以听得见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不是听得见，是被他吵醒的。”

我一时之间，不禁讲不出话来，呆了半晌，只好道：“那么，他不是讲梦话，是扯直了喉咙在叫喊。”

两人叹了一口气：“差不多。”

我感到事情十分特别：“他叫的是……”

那固执的立时接上去：“他叫的是：‘我没有，我们没有！你有？你们有？’”

我道：“那是甚么意思，你们没有问？”

固执的那个道：“乔森先生很严肃，我们不敢详细问，只是约略提了一下，他说他在说梦话，所以我们就以为他在说梦话。”

我越来越奇怪，正想再问下去，有开门声传来，门打开，乔森出现在门口。他的样子，像是刚和重量级拳手打完了十五个回合。

我不是说他的头脸上有伤痕，而是他的那种神态，我很少看到过有人的神态会疲惫成这个样子，他走进门来的时候，脖子像是湿面粉一样地下垂着。

我失声道：“乔森，你从哪里来？干了甚么？”

一听到我的声音，乔森震了一震，抬起头向我望来。这时候，我才知道乔森并不是疲倦，而是沮丧。他眼神散乱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度沮丧的神情，真是令人吃惊。

不单是我，那两个年轻人也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乔森一看到起居室有人在，陡然之间，吼叫了起来，他是在吼那两个年轻人，声音嘶哑：“你们为甚么还不去睡？”

那两个年轻人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等……你！”

乔森继续在骂：“有甚么好等，滚回你们自己的房间去。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极其失态地向前冲来，又大叫道：“快滚！”

这一下呼叫声之大，令人耳际起着回响。我在这时，突然想起了一点：隔了两道门而可以将人吵醒的叫声，一定就这样大声。

那两个年轻人忙不迭进房去，立时将门关上。

乔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在脸上用力抹了两下，坐了下来，双手捧着头，身子在微微发抖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实在不知如何才好，只好问他：“怎么啦？”

乔森过了好一会，才陡地站起，背对着我，倒了一大杯酒，一口喝乾。当他再转过身来时，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：“没有甚么，你怎么不喝点酒？”

我盯着他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心中在找着骂人的辞汇。老实说，我骂人的本领也不算差。可是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人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，说谎说成这个样子的。要找出骂这种人的话，倒真不容易。我不怒反笑：“好，喝酒。”

我也走过去，倒了一杯酒，然后，我举起酒杯，对着他：“乔森，给你两个选择。”

乔森不明所以望着我，我又道：“你是愿意我兜头将这杯酒淋下来，还是拉开你的衣领将酒倒进去？”

乔森道：“开甚么玩笑！”

他这时候的神情，看来纯真得像是一个婴儿。我早就知道他做过地下工作，掩饰自己心中的秘密，正是他的特长，但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功夫，这样炉火纯青。

他既然有这样的功夫，刚进来的时候怎会有那种可怕的神情？唯一的解释是，他身受的遭遇实在太可怕，他无法掩饰。

我看着他，他全然若无其事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喝乾了杯中的酒：“是我自己不好。”

乔森道：“你在说甚么？”

好家伙，他反倒责问起我来了，我立时道：“是我自己不好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”

乔森笑了起来：“当然是，不然，我不会请你来帮忙。”

对于他这种假装，我真是反感到了极点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真正坦诚相对的少，互相欺骗的多。但是像这种公然当对方是白痴一样的欺骗，却也真是少见得很。

我气得讲不出话来，乔森倒很轻松：“你去见了那个珠宝窃贼？”

我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想：这个人已经无可药救了，就算我再将他当作朋友，也不行了。

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已有了主意。

我道：“是，见了，我转达了你的话，他提出了一个反要求。”

乔森的神情，立时充满了机警：“要求？他想勒索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他要一张这次展览会的请柬。”

乔森怔了一怔，一时之间，像是没有听懂我的话，我又重覆了一遍，我以为他一定会哈哈大笑，谁知他听清楚了之后，皱着眉，考虑得还很认真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就是这个要求？”

我真已忍不住了：“那还不够荒谬么？”

他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不要说话，然后，他又想了一会：“可以的，他要请柬，我就给他一张。”

我先是一呆，接着，伸手在自己的额角上拍了一下，我实在无法明白自己是和一些甚么人在打交道！

好在我已经决定不再理会这件事，所以我漠不关心地：“好，那是你的事。”

乔森望着我，想说甚么，但是我不等他开口，就道：“好了，这件事我已替你办妥了，别的事，我再也没有兴趣，包括参观那个珠览展览在内，明天一早，我就走了。”

乔森叹了一口气：“为甚么？”

我也学足了他，淡然笑着：“不为甚么，甚么事也没有。”

乔森在听了我的回答之后，陡然激动了起来，大喊道：“没有事，我知道，你是怪我有事瞒着你。是的，我有事情没对你说，那又怎么了？每一个人都有点事不想对人说，难道不可以吗？”

他越说越是激动，像是火山突然爆发。我也料不到他忽然会变成这样子，只好瞪着眼，听他说下去。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才停了一停，然后又道：“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——甚么人都帮不了我，我的外形看来很痛苦，很失

常？是的，我承认，我求求你，别试图帮我，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，任何人都没法帮我。”

他最后那几句话，声嘶力竭叫出来。我可以肯定，那两个年轻人虽然被他赶进了房间去，但一定无法睡得着。

我等他讲完，看着他急促地喘着气，脸色由红而青，我才叹了一口气：“谁都会有麻烦。”

你不想我帮助，我也决不会多加理会。可是我仍然要离去，而且建议你辞职，因为看来你的精神状态，不适宜担任重要工作。”

乔森走过去，喝了一大口酒：“没有甚么，我可以支持得住。”

我忍不住又说了一句话。

当时，我如果连这句话也不说，照我已决定了的行事，掉头就走，就算再发生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

可是我却偏偏又说了一句话，这怪我太喜欢说话。我道：“你刚才答应发请柬给珠宝窃贼，就不会有人说这是明智的决定。”

乔森立时道：“你去了？见到了那个人？”

我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真好笑，这个人，是我的一个熟人，我从来也不知道他是甚么超级珠宝大盗，只知道他是……”

乔森接了口：“——灵魂学专家。”

乔森竟然早就知道金特是一个灵魂学专家！那他怎么又说金特是珠宝大盗？我又想起金特的言词也是那么闪烁，他们两个人究竟在捣甚么鬼？

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，我看着乔森：“原来你早知道了？”

乔森道：“是的，他第一次来见我，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就这样说。这个人，不很喜欢讲话——坐下来，听我说说我和他打交道的经过，我一直不知道他目的是甚么，或许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。”

这时，就算他不讲我坐下，我也要逼他说出和金特相识的经过。所以，我坐了下来，等他说。

乔森想了一想：“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忙着，开完了一个会，会场要绝对按照计划来布置，秘书说有一个人要见我，未经预约，说有十分重要的事。”

我摇着头：“你完全可以不见这个人。”

乔森道：“当然，我立即说不见，可是秘书递给了我一张纸条。”

乔森低叹了一口气，停了片刻。我不知道他有甚么要沉吟思索。他先低声说了一句：“那纸条是另一个人写的，介绍金特先生来见我，叫我务必和他见一见面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我明白了。写这纸条的人，你不能拒绝。”

乔森道：“是，所以我……”

他急于向下讲去，我却打断了他的话头，说道：“等一等，你还没有说，写纸条给你的，是甚么人？”

乔森有点恼怒：“你别打岔好不好，是谁写的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这个人要我那么做，我就不能拒绝。”

我看得出，乔森的恼怒，是老羞成怒，他一定又在隐瞒着甚么。不过我倒也同意他的话，纸条是谁写的，并不重要。

当然，等到知道纸条是谁写的，原来极其重要，已是以后的事了。

和金特见面的情形，后来我又向其他的人了解过，当时的实在情形如下：

秘书用疑惑的神情望着乔森，因为前十秒钟，乔森先生连眼都不望她一下，就大声吼叫：“叫他走，我甚么人也不见。”可是，他看了那纸条，就连声说道：“请他进来，请这位金特先生进来！”

秘书走了出去，带着金特进来。乔森的工作又重要又繁忙，秘书带着金特进来之际，有两个职员也趁机走了进来，乔森立时指着那两个人：“请在外面等我。”

同时，他又向秘书道：“我甚么人也不见，记得，任何人，任何电话，都别来打扰我，直到我取消这个命令为止，要绝对执行。”

秘书感到事态严重，连声答应，那两个想进来的职员，也连忙退了回去。

当职员和秘书退了回去之后，乔森的办公室中发生了一些甚么事，他们就知道了。两个职员之中，有一个职位相当高，给乔森这样赶走，不禁有点挂不住。所以当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，他就问秘书：“那个秃子，是甚么大人物？”

那职员这样问，当然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在这间酒店中，大人物实在太多了，国王、公爵、将军、公主、王子，甚么样的大人物都有。

秘书耸了一下肩：“不知道，乔森先生好像从来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，本来不想见他的。”

那职员道：“为甚么又改变了主意？”

秘书道：“不知道，或许他是甚么重要人物介绍来的，他有一封介绍信。”

办公室中，乔森和金特见面的情形，由于当时并没有第三者在场，因此情形是乔森说的。

乔森望着金特，神情有点疑惑：“金特先生？”

金特道：“是，我是一个灵魂学专家。”

乔森有点啼笑皆非：“你找错了人吧？我正在筹备一个大规模的珠宝展览，不是要进行一个降灵会。”

金特并不解释，他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，所以只是直接提出了他的要求：“我要参加，并且要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。”

乔森笑了起来：“这没有可能。”

金特坚持着：“我一定要。”

乔森有点恼怒：“绝无可能。”

金特甚至没有再说甚么，只是盯着乔森看，眼神有着强迫之意。

乔森当然不会因为金特的这种眼光而屈服，他又重覆了一遍：“绝无可能，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。”

金特没有说甚么，打开门，走出去，秘书正在工作，抬头向他看了一眼，乔森则自办公室中传出了语声：“刚才的命令取消，开始恢复工作。”

秘书不知道办公室中发生了甚么事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她印象十分深刻。那就是，在那两个职员离去，到金特出来之际，她一直在打字，一共打了五封信。每封信的字数，是一百字左右。

秘书说她打字的速度不是很快，一分钟大约只有五十个字，那么，她打那五封信，至少花去十分钟。

而乔森所说的，他和金特会面经过，只是讲了几句话，无论如何要不了十分钟！

乔森向我说他和金特会面的情形时，我未曾想到这点，那是以后的事，在叙述的次序上，提前了一步。

而且，当我知道乔森另外还隐瞒了甚么，再忆起乔森的叙述，发现另有一点，就是乔森绝口不再提及那张纸条。

当时，我听到乔森讲到这里，就道：“就是这样？”

乔森“唔”了一声。我对他讲的经过很不满，但是为何不满，也不讲出来，我只是道：“那么，你又怎么知道他是超级珠宝大盗呢？”

乔森笑了一下：“当时，他走了，我以为事情过去，谁知道过了几天，他派人送了一封信来，肩上，列举了七个人的名字。这七个人的名字，旁人或许不怎样，但是我看了，却不免有点心惊。”

我有点不明白，乔森立时解释道：“这七个人，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珠宝盗贼，金特在信上说，只要他下令，这七个人，会为他做任何事。那显然是在威胁我。而他又给了我地址，说是如果我有决定，就可以通知他。”

我问：“那张照片……”

乔森道：“既然有了地址，他又提出了威胁，我就派人去跟踪他，他一直在屋子里，没有离开过，那张照片，是在对面的大厦，用远距离摄影隔着窗子拍下来的。”

我迅速地想了一下：“你要我去见他，是几时决定的？”

乔森道：“是他说那七名大盗可以听令于他时，本来我想自己找他的，你来了，当然你是代表我的最好人选。”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：“很怪，他好像料定了你不会亲自去一样。”

乔森神情愕然，我道：“他住的那大厦的司阎，见了我就问是不是你派来的。那当然是金特交代他的。”

乔奈半转过头去，对我这句话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但是我却看得出，他连望也不敢望我，这种神态，是故意做作出来的。

乔森的态度十分暧昧。尽管他掩饰得很好，但看出他一直在掩饰。

我表示了明显的不满：“他要参加，你准备答应他？”

乔森有点无可奈何：“虽然那七个人就算来生事，也不见得会怎样，但总是麻烦。而且我也有向有关方面查过，金特这人的身分极神秘……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我对他也很了解，但却不知道他从事珠宝盗窃工作。”

乔森道：“他自己从来也没有偷过东西，但是那七个大盗，却真的曾和他有过联络。一个月前，在日内瓦。你知道，那七个大盗，每一个都是国际刑警注意的目标，七个人忽然同时在日内瓦出现，国际刑警总部的紧张，可想而知。当时，正有一个油国高峰会议在日内瓦举行，国际警方以为这七个人是在打阿拉伯人的主意，可是调查下来，却不是，这七个人到日内瓦去，只是为了和一个叫金特的人见面。”

我觉得奇怪之极：“倒真看不出金特这样神通广大。”

### 第三部：没落王朝末代王孙

乔森又道：“国际警方在这一个月来，动员了许多人力，调查金特这个人，可是却查不出甚么，只知道他用的是以色列护照，可能是犹太人，行踪

诡秘，全然没有犯罪的记录。我就把他当超级珠宝窃贼，索性让他来参加，加强监视，他也不能有所行动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明天，你肯替我送请柬去？”

我的好奇心被勾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，再也不想回去，一口答应：“好。你也该早休息了，听说你睡得不好，当做恶梦，讲梦话讲得非常大声？”

我只不过是随便说一句，可是乔森在刹那之间的反应之强烈，无出其右，他先是陡然间满脸通红，连耳根子都红了，接着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多嘴的人，天下最可恶。”

他说的时候，双手紧握着拳，那两个年轻人如果这时在他身边的话，我敢担保，他一定会挥拳相向。

我倒要为那两个年轻人辩护一下：“都要怪你自己的行动太怪异。”

乔森转过身去：“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。”

当时，我也不以为这个问题有甚么大不了，他这种样子，分明是内心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痛，不讨论就不讨论好了。我离开了他的房间。

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，我不觉得疲倦，没有甚么可做，稍为休息了一会，就又出了房间，到酒店的酒吧中去坐坐。

我并无特殊目的，只不过是消磨一下时间。进酒吧之前，我已经皱眉不已。酒店为了保安的理由，除了酒店的嘉宾之外，不再接待外来的客人。酒吧的门口，站着好几个警卫，金睛火眼，盯着进去的人。像阿伦狄龙，人人都认得他，自然不必受甚么盘问，我就被问了足足一分钟，虽然询问的人，态度十分恭敬，但是那种冷漠的语气，真叫人受不了。

酒吧中没有闹哄哄的气氛。偌大的酒吧，只有七八个人，酒保苦着脸，连那队四人的一流爵士乐队，也显得无精打采。

我在长柜前坐下，要了一份酒，转着酒杯。酒保是一个身形十分高大的黑人，正无聊地在抹着酒杯，我转过身来，看看乐队演奏。酒吧中那七八个客人，看来很脸熟，多半是曾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他们的照片。

我喝完了一杯酒，实在觉得无趣，正想离开，忽然看到一个角落处，有一个人，站起身，摇摇晃晃，向我走来。

那人相当瘦削，约莫三十上下，衣着随便，但即使灯光不够明亮，也可以看出，他身上的一切，没有一件不是精品。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才使他看来，随便得那么舒服。他来到了长柜之前，离我并不远，用极其纯正的法语，叫了一种相当冷门的酒。

那身形高大的黑人酒保没有听懂，问了一声，那人现出了一种含蓄的不耐烦的神色来，又重覆了一遍，那酒保仍然没有听懂，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。我向酒保道：“这位先生要的是茴香酒加两块冰，冰块一定要立方形。”

酒保连声答应着，那人向我咧嘴笑了一笑，又用极纯正的日语道：“我以为他听得懂法语的。”

我实在无聊，对他的搭讪倒也不反对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
那人向我伸出手来，一开口，居然又是字正腔圆的京片子：“您好。”

我和他握手，一面打量他，我不想猜测他的身分，而是想弄清楚他是甚么地方人，可是即使是这一点，也很难做得到。他看来像是一个欧亚混血儿，虽然瘦，可是一脸精悍之色，已经有了五六分酒意，仍然保持清醒，这种人的内心，多半极其镇定，充满了自信，也一定是个成功人物。

当我在打量他的时候，他同时也在打量我，两人的手松开之后，他笑

了笑：“在这酒店中，两个人相遇，而完全不知对方来历，机会真不多。”

我喜欢他的幽默感：“我是无名小卒，我叫卫斯理。”

这时，酒保已经将酒送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也已经拿起了酒杯来，可是一听到我自我介绍，他手陡然一震，几乎连酒都洒了出来。

他立时回复了镇定，语调十分激动：“就是那个卫斯理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我不知道还有甚么别的卫斯理。”

那人喃喃地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应该就是你。”他一口喝乾了酒：“我是但丁。”

看他说自己的名字的样子，更是充满了自信，我只把但丁这个名字和文学作品连在一起，所以我表现并不热切。

但丁显然有点失望，再以充满自信的语气道：“但丁·鄂斯曼。”

我只好抱歉地笑了一笑，因为但丁和但丁·鄂斯曼，对我来说，完全一样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我道：“你好，鄂斯曼先生。”

那人忽然激动了起来：“你对鄂斯曼这个姓，好像没有甚么特别的印象？”

听得他这样讲，我知道我应该对这个姓氏有印象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姓氏代表了甚么，我只好把我笑容中的抱歉成分，加深了几分：“听起来，好像是中亚细亚一带的姓氏。

阁下是……”

那人挺了挺胸：“但丁·鄂斯曼。”

他再一次重覆他的名字，那表示我无论如何应该知道他是甚么人。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，而且我也不准备再表示抱歉了。我准备出言讥讽他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脑中起了对鄂斯曼这个姓氏的一个印象，是以我用相当冷漠的语气道：“自从鄂斯曼王朝在土耳其烟消云散之后，这个姓少见得很。”

我本来是出言在讥讽他的，以为他听了之后，一定会生气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他突然之间，双眼之中，射出异样的光采，张开双手，神情又高兴又激动：“真了不起，我早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所以我早就要来找你了。唉，鄂斯曼，现在又有谁能将这个姓氏，和宣赫了将近七百年的王朝联系在一起？历史湮没了一个王朝，甚至也湮没了一个姓氏。”

他说得极其伤感，那不禁使我发怔，我道：“阁下是鄂斯曼王朝的……”

但丁·鄂斯曼立时点了点头：“到目今为止，最后的一个传人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，一时之间，不知是放声大笑好，还是同情他的好。土耳其的鄂斯曼王朝，在历史上的确曾宣赫一时，但是自从一九二二年，土耳其革命成功之后，这个王朝已经覆亡，从来也未曾听说过还有甚么传人。眼前这个人，却自称是这个王朝的末代王孙。

我实在不明白他何以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个身分，这个身分，对他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
或许，他揽镜自照，可以称自己一声“王子”，甚至于封自己为“皇帝”。

然而，世上不会有人承认他的地位。俄国沙皇的小女儿的真假问题，曾经引起争论，那是因为俄国沙皇在国外的巨额财产的承继权，冒充者有实质利益可得之故。而冒充鄂斯曼王朝的末代王孙，真不知道会有甚么好处。

本来，我对这个人相当欣赏，因为他外表上看来，那种冷漠的、傲然的自信，很给人好感，可是这时听得他这么说，不论是真是假，却都叫人鄙

夷。

我还算是厚道的了。不忍心太伤对方的自尊。所以，我在听得他这样说之后，只是“哦”地一声：“那你得快点结婚生子才对，要不然，就没有传人接替你这个王朝了。”

这句话中的讽刺意味，是谁都听得出来的。我一面说，一面已作了一些防备，怕他突然翻脸，老羞成怒，兜心口打我一拳，或是将酒向我脸上泼过来。谁知道他听了之后，竟然对我大生知己之感，长叹一声：“说得是，只是可惜，虽然每一个人都在做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却并不容易。”

但丁的这种反应，令得我不能取笑他，我也不想再在他的身世上纠缠下去，只好转移话题：“你刚才好像说过，你有事情要找我？”

但丁点点头：“是。”

我向他举了举杯：“请问，有甚么事情？”

但丁的神情变得严肃而神秘，他的身子向前俯来，直视着我，一副将有重大事件宣布的样子，声音也压得十分低，保证除了我之外，再也不会再有第三者听到：“我知道你的一些经历，对应付特别的事故能力十分强，所以你是我合作的对象。”

对他的这种态度，我觉得好笑：“合作甚么？抢劫这个珠宝展览会中的陈列品？”

我这句话一出口，但丁陡然之间，爆出一阵轰笑声来。他刚才还鬼头鬼脑，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，突然那么大声笑，而且他还是和我相隔得如此之近，那不禁令我吓了一跳。

酒吧中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是他的轰笑声来得实在太突兀，不但令得酒吧中所有人都向他望来，连在酒吧门口经过的几个人，也错愕地探进头来，想知道究竟发生了甚么好笑的事情。一时之间，场面变得十分尴尬，我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自己刚才那一句话，究竟有甚么值得大笑之处。

但丁笑了一阵，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，止住了笑声，又压低了声音：“这里——好像不是很方便说话，而且我还有一点东西给你看，换一个地方？”我心急想知道这个自称为末代王孙的人，究竟一早就想找我，是为了甚么，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，要送请柬给金特，又是明天的事，是以我无可不可地点了点头。但丁道：“你的房间还是我的房间？”

我不禁苦笑，这句话，在酒吧之中说，通常是男女之间勾搭用的；而但丁却一本正经地这样问我，我只好答道：“你不是说还有东西给我看么？那么，就到你的房间去好了。”

但丁笑了一下：“东西我带在身上，就到你的房间去。”

我向他身上看了一眼，他穿着剪裁十分合体的衣服，质地也相当名贵，可以看得出他的生活并不坏。自然，我看不出他身上有甚么特别的东西在。

我在账单上签了字，和但丁一起离开，来到了我的房间中，才一进房间，但丁就向我做了一个相当古怪的手势。

一时之间，还不知道他这个手势是甚么意思，只好傻瓜一样地瞪着他。他又做了一遍，我还是不明白，只好道：“请你说，我不明白你的手势。”

但丁将声音压得极低道：“你房间里会不会有偷听设备？”

我给他问得啼笑皆非。难怪我刚才看不懂他的手势，原来他的手势，代表了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。

我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当然不会有。”

但丁却还不识趣地钉了一句：“你肯定？”

我实在有忍无可忍之感，大声道：“你有话要说，就说。没有话要说，就请！”

我心中暗忖，自己不知道倒了甚么楣，碰到了这样的三个人：金特根本不讲话，就算说了，也只是几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字，还得花一番心思去猜他想表达甚么。乔森呢，语无伦次。而这个但丁，却棉唆得连脾气再好的人，都无法忍受。

但丁不以为忤，笑了一下，还在四面张望，察看是不是有窃听设备。总算，他感到满意了：“卫先生，刚才我听你说，抢劫这个珠宝展览中的陈列品，我实在忍不住发笑。”

我翻着眼：“那有甚么好笑的？”

但丁挥着手，又现出了好笑的神情来：“这个展览会中的陈列品，算得了甚么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，但丁说得认真，口气之大，难以形容。珠宝展览的展品，还从未陈列，放在银行的保险库中，如何从保险库运到会场来，已经使得乔森伤透了脑筋，而各参展的珠宝，从世界各地集中到纽约来的时候，保安工作的阵仗之大，史无前例。

参展品的目录，用最高级的印刷技术，印成了厚厚的一本书，我约略翻过这本书，几百件珠宝珍饰之中，没有一件不是精品。世界豪富阶层，已经在争相猜测，那串毫无瑕疵的，由十二块、每块十七克拉的红宝石组成的项链，会归谁所有；或是估计杜拜的酋长，是不是会将那七粒一套，独一无二的天然粉红钻石钮扣买下来，钉在他的衬衣之上。

而但丁却说：“算得了甚么。”

我没有反驳他的话，因为世上有许多话，根本不值得反驳。我只是道：“好，那不算甚么，请问，甚么才算得了甚么？”

但丁听得我这样问，陡然之间兴奋起来，眼睛射出光采，双颊也有点发红，这次，他的回答，倒十分直截了当：“我所拥有的那个宝藏。”

一听得但丁这样回答，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我曾经盘算过但丁这个人的真正身分，但是天地良心，在听他这样回答之前，我没有想到，他是一个骗子。

一点也不错，这时，我肯定他是一个骗子。

“一个宝藏！”这种话，只好去骗骗无知小儿，难怪他要自称是鄂斯曼王朝的最后传人，他的所谓“宝藏”，当然和这个王朝有关。或许他还能够拿出“藏宝地图”来，再加上一些看来残旧得发了黄的“史料”，来证明确有其事。

然后，去发掘那宝藏。当然要有一笔资金，他有一个价值超过三亿英镑的宝藏，偏偏就缺少二万英镑的发掘经费。于是，顺理成章，他的合伙人，就应该拿这笔钱出来。而这笔钱一到了他的手里，他就会去如黄鹤，再去找另外一个合伙人。

我在听了他这句话之后，迅速地想着，然后，学他所说的那样，我实在忍不住，陡然之间，轰笑了起来。我笑得如此之欢畅，尤其当我看到，我一开始笑，他就瞪大了眼，不知所措的那种样子之后，我笑得更是开心。

我足足笑了好几分钟，才算是停了下来，一面抹着眼角笑出来的眼泪，一面道：“但丁·鄂斯曼先生，算了吧，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”

他仍然不知所措地望着我，我这时心中只有一个疑问，就是：像他这样的八流骗子，不知是通过甚么手法，弄到了这个展览会的请柬的。

我友好地拍着他的肩，真的十分友好，同时道：“你肯听忠告？你这种行骗的手法，太陈旧了，放在八百年前，或者有点用处。”

我这两句话一出口，但丁的反应，奇怪到了极点，开始，他表情十足，像是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些甚么。听到了一半，他像是明白了。突然之间，满脸通红，面上肌肉抽搐，眼中充满了愤怒，一伸手，抓住了我胸口的衣服，声音嘶哑：“甚么？你把我当作一个骗子？”

我仍然笑着，伸手在他的手肘处，弹了一下。那一下刚好弹在他的麻筋之上，令得他的手松开。我同情地摇着头：“或许，你也可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演员。”

但丁仍然狠狠瞪着我，我作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请他离开我的房间，但丁立时转身，走向门口，这倒在我的意料之中，骗子被戳穿了而又有机会溜走，还有不走的么？可是意外的是，他到了门口，突然又转回身来，狠狠地瞪着我。

我双臂交叉在胸前，神态悠闲，想看看他还有甚么花样。

但丁瞪了我一会，突然伸手，解开了他裤子上皮带的扣子，一面解，一面手在发抖，显得他真的极度发怒。

我不禁愕然，不明白他何以忽然解起皮带来，我揭穿了他的伎俩，他为甚么要脱裤子？

我正想再出言讥嘲他几句，他已经解开了皮带的扣子，那皮带扣，看来是金的，然后，他用力一抽，将整条皮带，抽了出来。

他双手拉住了皮带的两端，将皮带拉得笔直，然后，陡然将整条皮带翻了过来。

在那一刹那之间，我只觉得眼前泛起了一阵炫目的光彩。那种光彩，不是强烈，但真正炫目。

在那条皮带的背面，镶着许多钻石和宝石。或者说，不是许多，也不不过十五六块左右，但是每一块发出来的光彩，都是这样夺目，叫人叹为观止。

房间中的光线不是很强烈，可是那几块方型的钻石，却还是将光线折射得幻起一团彩晕。

这绝对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所以我不知道该说甚么才好。

但丁发出了一下冷笑声，将皮带翻了过去，钻石和宝石反射出来的光彩，反映在他的脸上，看来十分奇特。他翻过皮带之后，将皮带穿进裤耳，再扣上扣子。

一直到这时候，我仍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而他也甚么都不说，结好皮带之后，转过身，拉开门，一出门，就将门关上。

我真不知道刚才那半分钟之间发生了甚么事，脑筋一下子转不过来。

直到呆了一分钟之久，我才摇了摇头，揉了揉眼，恢复了镇定。同时，也想起过但丁曾说，他有点东西要给我看，而东西他就带在身边。当然，他要给我看的東西，就是那些钻石和宝石。

虽然我只是在相隔好几公尺的距离下看了几秒钟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说那是假的。

那一定是品质极高的钻石和宝石，不然，不会有这样炫目的，使人进入梦幻境界的色彩。

一个我认定了是骗子的人，身边竟然随随便便带着那么多奇珍异宝！这时，我当然不好意思追出去，请他回来，我立时想到了乔森。我连忙一转身，来到电话前，拨了乔森房间的号码。

电话响了又响，响了将近三分钟，才有人接听，乔森发出极愤怒的声音：“到地狱去！”

你知道现在是甚么时候？你知道我在干甚么？”

我怔了一怔，他最后那句话，听得我莫名其妙，凌晨两点，除了睡觉之外，还能干甚么？

我立时道：“对不起，乔森，你和金发女郎在幽会？我打扰你了？”

乔森停了片刻。我听到他在发出喘息声，心中多少有点抱歉，但乔森立时用听来相当疲倦的声音回答我：“别胡说八道。卫斯理，究竟有甚么事？”

我又向他道歉，然后道：“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乔森的声音苦涩：“一定要在这时候？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反正你已经被吵醒了……”

我讲到这里，陡地顿了一顿，觉得我这样说不是很妥当。因为乔森刚才还会生气地说：“你知道我在干甚么？”由此可知，他并不是在睡觉，而是正在做着甚么事，那么，我的电话就只是“打扰了”他，而不可能是“吵醒了”他。

所以，我忙更正道：“反正你在做的事，已经被我打断了……”

谁知道，我还没有讲完，乔森突然用十分紧张的声调道：“我没有在做甚么，我正在睡觉，是被你吵醒的。”

我又呆了一呆，乔森在地自己的房间里做甚么，那是他的自由，他为甚么要掩饰？而且，掩饰伎俩拙劣，使我想起乔森的言词闪烁，行动神秘的种种情形来。

我可以肯定，在乔森的身上，一定有极不寻常的事情在发生。我心中在盘算着，不知道那是甚么性质的事情。

（这时，无论我怎么想，都想那一定是和这个大规模的珠宝展览有关联。再也想不到这时，随便我怎么设想，事实竟会和我的设想，相去如此之远，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。）

当时，我没有揭穿乔森刻意掩饰，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有关但丁的事。我道：“要知道一个人的底细，这个人的名字，叫但丁·鄂斯曼，他现在也是这间酒店的住客。”

我的话才一出口，乔森的声音就紧张了起来：“你为甚么要打听他？他做了些甚么？”

我倒被乔森这种紧张的声音吓了一跳：“没有甚么，你不必紧张，我只想知道……”

乔森不等我讲完，就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这个人的背景复杂极了，电话里讲不明白……”他略顿了一顿：“我立刻到你房间里来。”

我答应了一声，已经准备放下电话，突然听到电话之中，又传来乔森的声音。我听见的乔森的声音，只从电话中传过来，并不是他对我说的。我猜测，情形应该是这样：乔森说了要到我这里来，我也答应了，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已经结束了，我准备放下电话，他也准备放下电话来。

可是，就在他放下电话之际，他已经急不及待地对他身边的一个人讲

起话来，所以我才会在慢了一步的情形下，又听到了他的声音。

我听得乔森用几乎求饶的口气在说：“求求你，别再来麻烦我了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我并没有能听完乔森的全部话，因为他是一面讲着，一面将电话听筒放回电话机上去的，那一个动作所需时间极短。

当他将电话听筒放回去之后，他又讲了些甚么，我自然听不到了。

我感到震动：乔森在对甚么人说话？他说的那几句话，又是甚么意思？听起来，像是有人正在向他逼问甚么，或者是要他拿出甚么东西来，所以他才会那样说。照这情形看来，在我打电话给他之前，他正受着逼问，并不是在睡觉。

这真是怪不可言，乔森的能力我知道，有甚么人能够对付他？当年，整个纳粹德国的情报机构，也拿他无可奈何，如今有甚么人能够令得他哀求“别再来麻烦我”？

我思绪紊乱之极，在那一霎间，我也想到乔森的两个手下，那两个年轻人说乔森曾不断地“讲梦话”，他所讲的“梦话”中，似乎也有一句是“我没有”。而所谓“梦话”，当然不是真的梦话，真的梦话不会喊叫出来！

我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个究竟，门上已传来了敲门声，我知道，直接向乔森询问，如果他有心隐瞒不说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事实上，我已经用相当强烈的方法去逼问过他，结果是不得要领，我决定仔细观察。看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正令他感到极度的困扰，作为好朋友，自然要尽我一切力量去帮助他。

打开门，乔森腋下，夹着一苹文件夹，走了进来。我看出他根本没有睡过，双眼之中，布满了红丝。

他坐下，用手抚着脸：“这里面是但丁·鄂斯曼的全部资料，这个人，你怎么认识的？”

他说着，指着文件夹子，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，取过文件夹，打开。里面的资料并不多，包括了一份世界珠宝商协会的内部年报，一些表格，一些调查访问的谈话记录，和一些照片。

乔森道：“等你看完了他的资料，我们再来详细讨论，先让我休息一会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一面看着有关但丁·鄂斯曼的资料，不时向乔森看一眼。乔森以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坐着，看起来他并不是休息，而是在沉思。

他将身子尽量倾斜，坐在沙发上，头靠在沙发的背上，脸向上，双眼睁得很大，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上悬下来的那盏水晶灯。

我既然知道他有心事，也就不以为异，由得他去，自顾自看他带来的资料。

乔森曾说但丁这个人的背景，十分复杂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从所有的资料，综合起来，简略地介绍一下但丁·鄂斯曼这个人，也饶有趣味。

但丁·鄂斯曼自称土耳其鄂斯曼王朝的最后传人，可是根据记录，他却在保加利亚出世。在鄂斯曼王朝的全盛时期，保加利亚曾是土耳其的附属，两地的关系，本来就很密切。

但丁的父亲，是土耳其民主革命时期，在政局混乱中逃出来的一个宫中女子所生，出生地点，是在保加利亚皇族的一个古堡之中。说起来真是复杂，这个女子，逃出土耳其时，已经怀孕，她坚称孩子是土耳其皇帝的。而

当时，她一定也持有一定的皇族信物，所以才使保加利亚的贵族收留了她。至于她所持的信物是甚么，没有人知道。这个女子在保加利亚，生下了但丁的父亲，但丁的父亲长大之后，娶了一个保加利亚女子为妻，但丁的父亲相当短命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，但丁也是遗腹子，出生于一九四四年。

谁都知道，一九四五年，大战结束，保加利亚落入了苏联的掌握。那时，但丁的父亲死了，可是他的祖母却还健在，那女人十分有办法，在大战结束的第二天，就将但丁从保加利亚，带到了瑞士。而但丁的母亲，那个保加利亚女子，从此下落不明。

从这里起，情形比较简单，但丁和他的祖母在一起生活。必须一提的是：但丁的祖母，就是当年自土耳其皇宫中逃出来的那个宫女。

但丁在瑞士受初级和中等教育，在法国、德国和英国，受高等教育，精通好几国的语言。而他最特出的才能是珠宝鉴定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。有一则传奇性的记载是：当他十二岁的那年，在一次的社交场合中，他就当众指出，当时参加宴会的一个公爵夫人所佩戴的珍饰，其中有一半是假的。公爵夫人当时勃然大怒，还曾掌掴这个说话不知轻重的少年。

可是一个月后，这位公爵夫人却亲自登门，向这个少年道歉，因为她发现她的珍饰，的确有一半是假的。她的丈夫，那个落魄公爵将她的珍饰的一半拿去卖掉了，换了假的宝石来骗她。

但丁·鄂斯曼的这份本领，在他进入社会后，迅速为世界各地的大珠宝商所赏识。当一块宝石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只要凝视上三五分钟，就能够说出这块宝石的来历，包括曾为甚么人拥有过，是在甚么地方开采出来，用甚么方法琢磨过。有时，甚至还能指出这块宝石的原石应该有多大，和这块宝石原石琢成的其他宝石，应该是甚么形状，等等。

他对宝石、钻石质量的鉴定能力更强，一直到电脑鉴定系统出现之前，他的鉴定是最后的权威。甚至一直到现在，还有很多人，宁愿相信他的鉴定，而不相信精密仪器。

令人迷惑的是，但丁本身，从未以拥有任何珠宝出名。但是接近他的人，都一致相信，在他的祖母手里，有着一批稀世奇珍。因为这位老夫人来自鄂斯曼王室。而且，她十分富有，大战结束后，她带着但丁到了瑞士，一下子就买下了日内瓦湖边一幢有十六间卧室的大别墅。但丁本身也有着花不完的钱，经济来源自然是他祖母的支持。

令人相信但丁祖母手中，有着一批稀世奇珍的经过，也很偶然。有一次，一个法国珠宝商，买进了一套蓝宝石首饰，质量之佳，无出其右，镶工极其精致，而有着明显的中东风格。珠宝商通过律师买入，律师决不肯透露卖家的来历。珠宝商请但丁来鉴定，当时在场的人不少，人人都可以看到但丁在看到了这套珍饰之后的震动，他当时只说了两句话，一句对珠宝商说：“这些蓝宝石的真正价值，是你付出的价钱的十倍！”另一句，是他喃喃自语，给人家听到的，他低叹着：“祖母，你不该将这套蓝宝石卖掉的。”这两句话，引起了两个后果。第一个后果是这套蓝宝石珍饰，后来在拍卖之中，果然以比珠宝商收购价格的十倍转手。

第二个后果是人家相信，这珍饰的卖主，是但丁的祖母，也相信但丁祖母手上，还有着其他珍宝。

但丁一直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，在珠宝界和上层社会中，受到尊敬。珠宝界尊敬他的理由和上层社会尊敬他的理由一样，全是由于他的特殊才

能，几乎每一个认识他的豪富，都想把自己的珍藏拿出来给他鉴定一下。

看完了但丁的资料，我不禁苦笑。

虽然他比普通人古怪，但是和“骗子”绝对搭不上关系。可是我却偏偏把他当作了骗子！难怪他当时恼怒程度如此之甚。我吸了一口气，合上了文件夹，去看乔森时，只见他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不时眨一下眼。

我道：“这个人，比我想像中还要不简单，他参加这次展览……”

乔森欠了一下身子：“展品若被人看中，买主多半会要求由他来鉴定，所以他是大会的特级贵宾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古里古怪的，你和他之间，有甚么纠缠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我们在酒吧中偶遇，他向我提及了一个宝藏，我把他当骗子轰了出去。”

乔森听了，先是一呆，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笑得很开心，这是这次我见到他之后，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开心，但是他笑了几声，立时又回复了沉郁道：“他绝不会是骗子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”

我又道：“他随身所带着的钻石和宝石，我看比这个展览会中的任何一件珍宝更好。”

#### 第四部：我们的灵魂在哪里？

乔森听得我这样说，不禁呆了一呆，像是不明白我在说甚么。我就把但丁解下皮带，将皮带的反面对着我，而在他的皮带的反面，有着许多钻石的经过，向乔森讲述了一遍。

乔森静静地听着，并没有表示甚么意见。等到我讲完，他才“嗯”地一声：“看来，传说是真的。人家早就传说，但丁的祖母，当年离开君士坦丁堡，带走了一批奇珍异宝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照你看来，他向我提及的那个宝藏，是不是……”

我想听听乔森的意见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好端端在和我讲话的乔森，一听得我这样问，不等我讲完话，陡然跳了起来。

接下来的一分钟之内，乔森的行动之怪异，当真是奇特到了极点。

当然他的行动和言语，并不是怪诞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而只是一个人在暴怒之后的正常反应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：他绝对没有理由暴怒，我甚么也没有说，只不过提及了但丁所说的那个宝藏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

乔森自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先是发出了一下如同夜梟被人烧了尾巴一样的怪叫声，然后，双手紧握着拳，右拳挥舞着，看来像是要向我打来。

他的这种行动，已经将我吓了一大跳，不但立即后退了一步，而且立时拿起一革沙发垫子来，以防他万一挥拳相向，我可以抵挡。

可是他却只是挥着拳，而他的脸色，变成了可怕的铁青色，额上青筋绽起，声嘶力竭叫道：“你，甚么宝藏？说来说去，就是宝藏，珍宝，金钱！”

他叫得极大声，我相信和我同楼的根德公爵、泰国公主他们，一定也可以听到他的怪叫声。

一时之间，实在不知道该做甚么才好，我只好道：“冷静点，乔森，冷静点。”

由于我根本不知道他为甚么要激动，所以也无从劝起，乔森继续暴跳如雷：“钱、珍宝、权位，这些就是我们的灵魂？连你，卫斯理也真的这样想，认为我们的灵魂，就是亮晶晶的石头？”

不是看他说得那么认真，我真将他当作神经病。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，睁得老大，瞪着我，由他的眼中所射出来的那种光芒，充满怀疑、怨恨、不平。

这时，我真不知道是发笑好，还是生气好，只好也提高了声音：“你他妈的胡说八道些甚么？”

乔森伸出手来，直指着我的鼻子：“你，你的灵魂在哪里？”

他突然之间，从语无伦次变成问出了这样严肃玄妙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别说我没有准备，绝无法回答，就算在最冷静的环境之下，给我充分的时间，我也一样回答不出来。

所以，我只好张口结舌地望着他，而乔森神态转变突兀，他问那句话的时候，声势汹汹，但我还没有回答，他已经变得极度的悲哀，用近乎哭音问：“你的灵魂在哪里？我的灵魂在哪里？我们的灵魂在哪里？卫斯理，你甚么都知道，求求你告诉我。”

他说到最后，双手紧握着，手指和手指紧紧地扭在一起，扭得那么用力，以致指节发白，而且发出“格格”的声响。

照乔森这种情形看来，他实在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而且像是对这人类自从有了文明以来，就不断有人思考的问题，立刻就希望获得答案。

我不禁十分同情他。普通人情绪不稳定十分寻常。但是乔森，这种情形实在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，如今既然发生，一定有极其重大的原因。

我迅速地转着念，想先令他冷静下来，他又在哑着声叫道：“你是甚么都知道的人……”

我也必须大声叫喊，才能令他听到我。而且这种接近疯狂的情绪会传染，我自己也觉得渐渐有点不可克制起来。

我叫道：“我绝不是甚么都知道的人，世界上也没有人甚么都知道。”

乔森的声音更高，又伸手指着我：“你刚才提到了宝藏，我就像看到了你的灵魂。”

我真是啼笑皆非：“你才在问我的灵魂在甚么地方，又说看到了我的灵魂，既然看到了，又何必问我？”

这两句话，我才一讲出口，就非常后悔，因为我这两句话有逻辑，因为，既然，何必，等等。而乔森这时，根本半疯狂，和他去讲道理，那有甚么用处？

果然，我的话才一出口，他就吼叫道：“你的灵魂，就在那些珍宝里面，所谓宝藏，藏的不是其他，就是人的灵魂，我们的灵魂。”

我疾转过身去，拿起酒瓶，对准瓶口，“咕嘟”喝了一大口酒。

酒有时能令人兴奋，有时也会使人镇定。我感到酒的暖流在身体之中流转，我已经感到，从他自沙发上忽然跳起，倒并不是全部语无伦次，而有一定目的。不知道由于他的表达能力差，还是我的领悟力差，我没法子弄得明白他究竟想表达甚么。

我转回身，乔森又坐了下来，双手捧着头，身子微微发抖，看来正十分痛苦。

我向他走过去，手按在他的肩上，他立时又将手按在我的手背上，我

道：“乔森，我不知道你究竟想表达些甚么，真的不明白。”

乔森呆了片刻，才抬起头，向我望来，神情苦涩。他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内，神情变化之大、之多，真是难以描述。

这时，他说：“算了，算我刚才甚么都没有说过。对不起，我只是一时冲动。”

我皱着眉：“乔森，你在承受着甚么压力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”

乔森转过头去，不望向我：“你在胡说些甚么？谁会加压力给我？”

我真是很生气，冷笑一声：“那么，在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谁在你的房间里？”

乔森陡然震动了一下，但他真是一个杰出的情报人员，那一下震动，如此之短暂，不是我早留了意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接着，他就打了一个哈哈：“甚么人在我房间？你这鬼灵精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房间里收留了一个女人？”

我替他感到悲哀，他以为自己承认风流，就可以将我骗过去，我本来不想太过问人家的事，如果这个人存心不告诉我。可是想用如此拙劣的手法来骗我，那可不成。

我立时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和那女人的对话，倒相当出众。”接着，我就将在电话里听到的，乔森不是对我讲的那句话，学了出来：“求求你，别再来麻烦我了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我学着 he 讲话的腔调，自度学得十分像。自然也是由于学得像的缘故，所以他一听就知道我在说些甚么，他的脸色变得煞白。

乔森发出了一下怒吼声，瞪着我：“我不知道你有偷听人讲话的习惯。”

我直指着 he：“你的脑筋怎么乱成这样子，我有甚么可能偷听到你的讲话？是你自己性太急，还没有放下电话听筒，就急不及待地对另一个人讲话，我才听到了那几句。”

乔森将双手掩着脸，过了一会才放下来，道：“我们别再讨论这些事了好不好？”

我用十分诚恳的声音道：“乔森，我们是朋友，我想帮你。”

乔森忽然笑了起来，充满嘲弄，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说我大言不惭，我说要帮他，而他则认定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得了！

我了解乔森这个人，要在他的口中问出他不愿说的事情来，那是极困难的事。

我大可以舍难求易，另外找寻途径，去了解整个事实的真相。

所以，我摊了摊手，也不再表示甚么：“真对不起，耽搁了你的时间。”

乔森知道我在讽刺他，只是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再接下去，他站了起来。

乔森道：“但丁向你提及的宝藏，可能是真有的，他是鄂斯曼王朝的最后传人，或许知道他祖上的一个秘密宝藏地点。”

我和他客客气气：“多谢你提醒我这一点，有适当的机会，我会向他道歉。”

乔森向外走去，到了门口，他又道：“给金特的请柬已经准备好了，要再麻烦你一次。”

想到要去见金特这个怪人，心中实在不是怎么舒服，可是那既然是答应过的事，倒也不便反悔。

乔森打开门，走了出去，我看到门外走廊上的保安人员，在向他行礼。

乔森走了之后，我又将但丁的资料翻了一遍，没有甚么新的发现。然后，我躺了下来，细细想着刚才乔森突然之际大失常态的那一段，回想着乔森所说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。

他所说的话不连贯，听来毫无意义。乍一听来，像是甚么道德学家在大声疾呼，要重振世道人心。

他提到了人的灵魂，又说到了人的灵魂和钻石珍宝的一些关系，不明白他想表达甚么，再加上逼问，哀求，想知道人的灵魂在哪里。

我翻来覆去想着，除了“这是一个精神失常者讲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话”这个结论，想不出还有甚么别的可能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决定从明天起，要做一番工作，去查一查乔森的身上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。

第二天醒得相当迟，当我到楼下去进食之际，一个女职员拿了一个极精致的大信封，来到我的面前：“卫先生，这是乔森先生吩咐交给你的，是给金特先生的一份请柬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顺口问：“乔森先生呢？”

女职员道：“我没有看到他。”

到了金特所住的那幢大厦，两个司阍一看到我，极其恭敬，瞎七搭八讲了很多应酬话，我也不去理会他们。

司阍在我一进电梯就通知了金特，所以，我一走出电梯，居然看到这位神秘的、不爱讲话的金特先生，当门而立，向我作了一个手势，邀请我去。我跟着他走进去，将请柬交给他。

我没有和金特寒暄说话的准备，已经转身过去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金特居然叫住了我。叫住一个人，最简单的叫法，应该是“等一等”，可是他只说了一个字：“等。”

我站在电梯门口，并不转回身，等他再开口。金特却没有再出声，我等了片刻，电梯门打开，他既然不出声，我也没有必要再等下去，所以电梯门一打开，就向前跨出了一步。就在这时候，金特才又算是开了金口，这一次，他总算讲了两个字：“请等。”

我转过身来，望着他，一字一顿：“如果你有甚么话要对我讲，我必须以正常人的方式和我讲话。像你这种讲话方式，我实在受不了，也无法和你作正常的交谈。”

金特皱着眉，我提出是最起码的要求，可是从他的神情看来，却像那是最难做到的事，他倒真是在认真考虑，而且考虑了好几分钟之久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不爱讲话，是我的习惯，因为我认为人与人之间，重要的是思想交流。”

他讲了这几句话之后，又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语言交流可以作伪，思想交流不能。”

我道：“我同意你的说法，可是恕我愚鲁，我没有法子和你作思想交流。”

金特又望了我半天，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：“是的，你很出色，但是思想交流，不行。”

我可以承认自己一点也不出色，可是他讲话的这种神情语气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冷笑道：“请举出一个例子来：谁能和你作思想交流？”

金特像是想不到我会这样问他一样，睁大了眼望着我，过了一会，才

摇着头：“没有。”

我不肯放过他：“没有人？这是甚么意思？如果没有人可以和你作思想交流，那就等于说，根本就没有思想交流这回事。”

金特听得我这样说，只是淡然笑了一下，并不和我争辩。我也故意笑了起来：“对，普索利爵士第一次介绍我和你认识之际，曾提及你的专长，或许，你指的思想交流，和灵魂一起进行，哈哈。”

我自以为说了一些他无法反驳的幽默话，但是金特却仍然是淡然一笑，一点也不想和我争辩。我倒也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问：“你叫住了我，有甚么事？”

金特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告诉乔森，我要请柬，受人所托，那个——人对我说，他曾见过乔森，选择了他做——对象，想——寻找搜索——唉，算了，我很久没有讲那么多话了，有点词不达意。”

金特非但讲得词不达意，而且断断续续，我要十分用心，才能将他讲的话听完，可是听完之后，一点不明白他讲甚么。

我还在等他讲下去，可是他却挥着手，表示他的话已经讲完了。

那时，我真不知道应该生气还是笑，心里想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乔森和金特的话，都是那么怪，那么无法理解？

（后来，我才知道乔森和金特两个人所讲的根本是同一件事。这件事，的确不容易理解，难怪我一点也听不懂。）

我又问道：“没有别的话了？”

金特再想了一想：“乔森很受困扰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我就陡然一震，金特怎么知道乔森很受困扰？

乔森这两天的情形，用“精神受到困扰”来形容，再恰当也没有。而且，我也正试图要找出他为甚么会这样的原因。所以，我忙道：“你知道他为甚么会这样子？”

金特皱着眉：“他受一个问题的困扰，这个问题，唉，他回答不出，你可以对他说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你可以提议他，用‘天国号’事件，作为回答。”

一听得金特这样讲，我心中的疑惑，真是至于极点。

一时之间，我盯着金特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

我可以肯定，乔森对金特并不是十分了解。可是这时，听金特的话，他对乔森，却极其了解。他知道乔森近来精神受到困扰，那还不算是稀奇，可是连“天国号”的事情他也知道，那就有点不可思议。

所谓“天国号”事件，我在前面已经提及过，那是乔森在充当“沉船资料搜集员”期间的事。我听乔森提起过这件事之后，根本无法证实实际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艘日本军舰。

金特看到我望着他不说话，又再次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他没有话说了。

我呆了片刻：“你对乔森的了解，倒相当深。”

金特只是摊了摊手，我又道：“连‘天国号’的事，你也知道？”

金特总算有了回答：“我也不很详细，是……人家告诉我的。”

我还想问下去，金特已经下了逐客令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有点事，不能陪你闲谈了。”

我不禁叫了起来：“不是闲谈！乔森的精神受到困扰，极度不安，有时

还会突然之间，接近疯狂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要找出原因来。”

金特不耐烦地说：“问他。”

我怒道：“他不肯说。”

金特叹了一口气：“他可以说，一定说了。他不能说，我也不能说。”

我真想伸出手去，一把抓住他胸前的衣服，把他拉过来，重重打他一个耳光。这家伙，他不说他不知道，而说他不能说。

这就是说，他知道乔森精神受困扰的原因，可是不告诉我！我闷哼一声，掉头就走。闷了一肚子的气，回到酒店，就冲进了乔森的办公室。

乔森正在忙着，和几个人在争辩着甚么，我一进去，就对那几个人大声呼喝：“出去，我和乔森有话要说。”讲完之后，我就用力向其中的一个人，推了一下，那人被我推得踉跄跌出了三步。

其余的人一看到我来势汹汹，一时之间，也吃不准我是甚么来路，忙不迭地退了出去。

乔森对我的行为不以为然：“卫，你发甚么疯？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一个人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，才会这样。”

乔森皱着眉，我又道：“我见到了金特，他又向我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，他说你正受着一个问题的困扰，无法回答。”

乔森陡然一震，神情看来有点失魂落魄，喃喃自语：“他怎么知道，他怎么知道。”

我来到他的面前：“他不单知道，而且还告诉了我一个你可以答覆这个问题的方法。”

乔森更大受震动，双眼惘然：“能够回答？怎么回答？回答有？在哪里？回答没有？怎么会没有？”

我真是听得呆住了。乔森自问自答，提供了他受到困扰的那个问题究竟是甚么！

问题问他“是不是有着甚么东西”。

可是我不明白有甚么难回答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么，究竟有还是没有？”

乔森神情惘然之极。

他望着我，其实他根本看不到我，原因是他的思绪，正深深受着这个问题的困扰。他仍然在自言自语：“连你也这样来问我，你也……”

他没有讲出第二遍来，门陡然打开，一个一望而知是大亨型的人物，怒气冲冲走了进来：“乔森，你究竟在干甚么？这是工作时间。”

这个人这样讲，我立时可以知道两件事：一件是这个人可能是乔森的上司——我在一分钟之后，就证实了这一点。

这个人是乔森工作的那个保险联盟的董事会主席，是世界著名的保险业钜子。第二件事，我可以肯定，这个大亨型的人要倒霉了，乔森绝不会容忍任何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他说话。

果然，那人的话日一出口，乔森的神情，就回复了常态，他先是冷冷地盯着那个大亨，盯得那大亨认为自己的脸上，爬满了毛毛虫。然后，他道：“对，工作时间不应该谈私人的事。”

那大亨还有余怒：“当然是。”

我已经忍不住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乔森在我发出笑声的同时：“那就算现在不是我的工作时间好了，主席先生，再见。”

他说着，就向外走了出去，我立时跟了出去，因为这是我早已料到的结果，所以，我和乔森几乎是同时走出去的。那大亨僵在那里，一时之间不知怎样才好，我在他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半秃的脑袋上，已经隐隐有汗珠在冒出来。

走出了办公室，我推了乔森一下：“真不好意思，累你失掉了工作。”

乔森道：“见他妈的鬼工作，卫，你也不能在这酒店住下去了，快搬走吧，我去处理一些事，就会来找你。”

乔森这时候，才算是我认识的乔森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，身边的人都莫名其妙望着我们。

乔森说不干就不干，这真是痛快之极，他吩咐我搬出去，我当然从命，我拍了拍他的肩道：“如果你所受的那种困扰，是由工作而来……”

乔森不等我讲完，就道：“绝不是。”

我道：“那好，金特说，你可以用‘天国号’的事，来作回答。”

乔森呆了一呆，摇着头：“行吗？”

我有点啼笑皆非：“我根本不知道你的问题是甚么，怎么知道行不行？”

乔森道：“对，我会和你详细说……”他说了这一句，就对两个站在他面前的工作人员叫道：“我已经不干了，有甚么问题，请在工作时间中的董事会主席自己去解决。”

那两个工作人员本来大概是有甚么事要向他请示的，给他这样吼叫了一下，吓得不知怎样才好。他又转过头来向我道：“你等我，我会向你详说一切经过。”

他说着，就匆匆向前，走了出去。这时，走廊中来往的人相当多，等他走了开去之后，我才陡地想起一件事来，他叫我搬出这家酒店，他不再为这个珠宝展览工作，我再住下去，自然无趣。可是，搬离了这家酒店之后，住到甚么地方去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又怎么和我联络？

一想到那一点，我立时叫道：“乔森，乔森。”

当我这样叫的时候，他正转过走廊，并没有转过身来。我忙向前奔去，当我转了弯，不见乔森。那里有好几个出口，我正想找人问，看到了但丁·鄂斯曼带着一副傲然的神情，迎面走来。

他一看到了我，立时十分愤怒。这是一个我向他表示歉意的好机会。我现出友好的笑容，向他迎了上去：“请问，有没有看到乔森？”

但丁闷哼了一声：“没有。”

看来他有点不怎么想理我，但是我却看出，他其实很想和我讲话。我忙道：“由于一点意外，我会搬出这家酒店，你有甚么好的酒店可以推荐？”

我知道豪华享受是他的特长，所以我才这样问他。果然，他的神情好看多了，立时背出了一连串一流酒店的名字，然后肯定了其中的一家：“我建议住这一家，经理是我的好朋友，要是他回答你没有空房间，你提我的名字。”

我道：“谢谢你，如果你有事情，可以到那里来找我。”

但丁的自尊性相当强，他立时道：“我不会有甚么事找你。”

可是他在这样说了之后，样子又有点后悔，欲语又止，我笑着，向他眨着眼，指着腰际的皮带：“如果你不怕我将你身上所带的珠宝抢走，你就应该有勇气来见我。”

但丁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：“你这……”他本来不知道想骂我甚么，后来大概是怕得罪我，所以陡地住了口，随即道：“这些，实在算不了甚么，据我的祖母说，我们家族的珍宝，是世界之最。”

我道：“关于这一点，我没有疑问，鄂斯曼王朝统治欧亚两洲大片土地达七百年之久。”

但丁高兴了起来，主动伸出手来和我相握：“我会来找你，和你详谈。”

我忙道：“欢迎，欢迎。如果你见到乔森，请告诉他我住在你推荐的那家酒店。”

但丁听得我这样说，略皱了皱眉：“卫，话说在前头，我要对你说的一切，不想有任何第三者参与。”

我立时道：“那当然，我不会广作宣传。”

但丁的样子很高兴，和刚才充满敌意，大不相同。我和他分了手，去找乔森，问了几个人，都说没见到他，只好放弃了。

我虽然没能告知乔森我将搬到哪里去，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我素知乔森的能力，纽约虽大，我深信就算我躲在一条小巷子中，他也一样可以找到我的。

我回到大堂，向酒店经理表示我要迁出。经理先是大为错愕，接着却高兴莫名，立时转头吩咐一个职员：“快去通知哈逊亲王，我们有一间一流套房，请他搬进来。”

我回到房中，收拾行李离开，搬进了但丁所推荐的那家酒店。

我知道很快就会有更多事做。第一，乔森会把他为甚么受到困扰的经过告诉我。我感到事情极其神秘，连乔森这样出色，都会如此失常，可知事情绝不单纯。

其次，但丁还会来向我提及他的那个“宝藏”，这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略为休息一下之后，我离开酒店，到处逛逛，离开时吩咐了酒店，如果有人来找我，请他稍等，有电话来的话，记下打电话者的姓名和联络地址。

我逛了大约一小时，就回到了酒店，才回房间，就有人敲门，一个侍应生，用一苹纯银的盘子，托着一张纸条：“先生，你的信。”

我心中想，乔森果然了不起，一下子就查到我住在甚么地方了。可是当我向那张纸看去时，我不禁呆了一呆，纸摺成四方形，上面有我的英文名字，但也有几个汉字：卫斯理先生启。

这不是乔森给我的信，难道是但丁给的？我知道但丁会好几国语言，但是我不认为他会写这样端正的汉字。

我拿起了那张纸，发了一会怔，才给了小账，打开那张纸，更出乎意料之外，那是一封短信，而竟然是用日文写的：

“卫先生，乔森先生吩咐我先来见你，我来的时候，适逢阁下外出，我会在一小时之后再回来。青木归一谨上。”

我心里十分纳闷。乔森果然已经知道我住到这家酒店，可是他为甚么自己不来，却派了一个日本人来？这个叫青木归一的日本人，又是何方神圣？乔森行事有点神出鬼没。

大约过了不到半小时，敲门声传来，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人站在门口。

他看来已有将近六十岁。头发乱，双手搓弄着一顶旧帽子，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，有着好几个洞的蓝色旧毛衣，裤子皱得像麻花。最惹眼的是他赤着脚，拖着一双旧皮鞋改成的拖鞋。

那日本人的衣着虽然破烂，但是气度倒还可称轩昂；他一看到了我，就鞠躬，行礼：“卫先生？我就是青木归一。”

我也忙鞠躬还礼，我虽然不知道他的身分，但乔森要他来见我，一定有重大的原因。

## 第五部：“天国号”上不可思议的事

青木进来之后，神态有点拘束，我道：“请坐，青木先生是……”

青木的身子挺直：“日本海军中尉。”

我有点觉得好笑，那个军衔，当然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事。他看到我对他身分，没有甚么反应，又道：“我最后的职位，是‘天国号’通讯室主任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“天国号”！我对“天国号”这个名字并不陌生，但我也曾对这艘所谓日本最大的军舰作过调查：这艘军舰根本不存在。

青木归一曾在这艘军舰上服役，似乎可以证明这艘军舰存在？

即使这艘军舰在极度的秘密之下存在，据乔森说，“天国号”上全体官兵，在知道了日本战败，无条件投降之后，已经全部因为主动沉舰而死亡，如何还会有一个生存者？

我十分疑惑，“嗯嗯”地答应着，青木伸手在他那件残旧的毛衣内，取出了一个胶袋，再从胶袋之中，取出了一份证件，郑而重之地交给了我。

证件打开，有他的照片，看起来极年轻，轮廓依稀，名字和军衔、职位，也正如他所说。

这份证件极特别：在封底上注明：凡持有本证件之人员，必须明白本证件绝对机密，即使明知对方也持有同类证件，也决不能在他面前展示。持有本证件人员，必须严格遵守，若有违法，严厉惩处。

我看着这几行说明，青木现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：“那是当时的事，现在，连军法都不存在了，当然不会……有甚么惩处了。”

青木不解释倒还好，他这样一解释，我倒有点吃惊。因为事情已经相隔超过了三十年，青木仍然有犯罪感。可知当时的告诫，何等严厉。

我为了尊重对方，把证件双手还了给他，他又郑而重之收起，我道：“这艘‘天国号’，好像十分神秘，世人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。”

青木道：“是的，它在建造的时候，已经严守秘密，在各地船厂造了零件，又运到琉球群岛的一个小岛上装配，当时除了主持其事的几个海军将领，谁也不知道有这样一艘超级军舰在建造。等到军舰建成，调到舰上服役的，全是最优秀的海军官兵，我们的舰长，是山本五十六大将……”

我一直在用心听着青木的叙述，可是听到他这一句话，就忍不住脸上变色：“青木先生，请你讲事实，我不要听神话。”

青木霍然站直了身子，看他的样子，是尽量在抑制着激动，维持礼貌。以一种相当宏亮的声音道：“卫先生，我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：乔森先生。乔森先生对我说，要我对你讲出事实来，我现在讲的是事实，不是神话。”

他的态度是如此严肃，倒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没

有听错？你说的‘天国号’的指挥官，是山本五十六大将？”

青木用极恭敬的语调大声答道：“是。”

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刚才我其实已经听得很明白，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，在日语的发音上有点古怪，其中“五十”，和作为数字的“五十”发音不同，另外有一个读法，不可能听错。

我也用认真的语气道：“青木先生，世界上人人都知道，山本大将，死在他的座驾机上，他驾机被击落，还能当甚么指挥官？”

青木压低了声音：“这是一个大秘密，卫先生，当我们获知指挥官是山本大将时，我们也不能置信，当我们看到大将时才知道这个秘密。”

我不明白他说的“秘密”是甚么，瞪着眼看他，青木道：“所谓山本上将座驾机被击落的经过，你知道？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，点了点头。当年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的座驾机，由于密码被盟军情报人员截获，盟军飞机，在太平洋上空，进行截击，将座驾机击落，日本方面，也正式宣布了他的死亡。简单的经过，就是这样，难道……我正在疑惑着，青木已经道：“一切经过，全是刻意安排的。故意露密码，让美军以为大将在那架飞机上，使美军将那架飞机击落，然后，大本营方面，就宣布大将死亡，而实际上，山本大将就是‘天国号’计画的主持人。”

青木的这一番话，将我听得目瞪口呆。山本五十六的死，盟军方面，有把他座驾机击落的纪录片，可是纪录片所记录的，只不过是飞机中弹后散成碎片的镜头。要是山本五十六根本不在那架飞机上？

而事实上，山本五十六的尸体，一直没有被发现。一般人都相信飞机在高空中被击成碎片之后，机内人员的尸体，绝不可能再保持完整，当然找不到。但这也是山本用来掩饰他死亡的最好办法。

青木一直望着我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事情很难令人相信，而且知道的人极少，到现在为止，只有我可以绝对肯定这件事是事实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我本来就可以接受任何不可思议的事，而且，青木所说的，也不算是荒谬透顶。假定在大战后期，日本海军有这样一个秘密的计画，玩了这样的把戏，也不算特别不可想像。

假定青木所说的是事实，他刚才所讲的最后一句话，我却还有不明白之处，所以我问道：“怎么会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？当年‘天国号’上，据说有接近两千名官兵，他们……”

青木的神情，古怪而难以形容，像是疑惑，也像是恐惧。

我忙道：“对不起，听说，‘天国号’上全体官兵，都自杀了？”

青木喃喃地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不过……不过当年发生在‘天国号’上的事，实在很怪，怪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，真是……怪极了。”

青木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疑惑和惊恐交集的神情更甚。我对于“不可思议”、“实在很怪”的事，一直有莫大的兴趣，尤其“天国号”充满了神秘，再加上有山本五十六大将这一段戏剧化的事做引子，我相信发生在“天国号”上的事，一定极其有趣。

但是我也想到，我身上悬而未决的事够多了，有乔森的事，有但丁的事，是不是还需要节外生枝，加上青木的事呢？

我迟疑了一下，决定放弃。

（我这时，当然不知道青木的故事，和整件事有关联的，甚至于是整

件事的关键。就像我这时，也不知道但丁的事和乔森的事有关联。)

我用很委婉的语气道：“青木先生，我对于你所说的事，有极度的兴趣。可是最近我很忙，恐怕没有余暇去兼顾，所以……”

青木陡然瞪大了眼：“你不想听我叙述当年的事？”

我十分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青木现出不知所措的神情来，而且带着点恼怒：“这……是甚么意思，乔森先生没有对你说过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说过甚么？你来看我，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。”青木显得极其懊丧：“可是……可是乔森说，他要我先把当年在‘天国号’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，他还要我越详细越好。”

我知道乔森不会做没有作用的事，所以问道：“他没有说是为了甚么？”

青木道：“没有，他只是说，要我把一切经过告诉你，因为由我来说，细节比较详尽，由他来转述，或许会有错漏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。乔森要青木来对我讲这件事，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作用。

我倒了一杯酒给他，他一口喝乾。我再倒了一杯给他：“对不起，我一定会仔细听你的叙述。”

青木又将杯中的酒，一口喝乾：“我会讲得十分详细，但是请你不要发问。因为其中有一些事，我只是把事实的经过讲出来，究竟为甚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多少年来，我怎么想，也想不明白。不单是我，我曾和乔森先生共同研究过，也一样不明白。”

我道：“好的，请你说。”

于是，当年“天国号”上的海军中尉，负责电讯室工作的青木归一，就讲出了那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他讲得极详细，也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在他开始讲述的时候，还不到中午。到了将近下午两点的时候，我曾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。

青木摇着头说不要，我也没有坚持。因为他所说的事，将我带入了一个极其迷离的境界之中，使我一点也不觉得饥饿。

等到他讲完，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在他的声音静下来之后，我们两人好久不出声，天色已黑，我也不去着灯，由得房间中的光线越来越暗，我们两个人，就像是在黑暗中静止的幽灵。

以下，就是青木归一所讲的事。由于这件事，才产生了整个故事，所以我必须详细记载，将时间拉到三十多年前，暂时抛开珠宝展览会，乔森、金特和但丁·鄂斯曼等人。

青木中尉坐在电讯室的控制台前，注视着有各种各样刻度的仪表，全神贯注，丝毫不懈。

电讯室中还有三个工作人员，四个年轻军官的军衔，全是中尉，可是上级却指定他作为电讯室的负责人，这使得青木中尉分外感到骄傲，也特别感到责任重大。

青木几乎每天在进入电讯室之前，都将上级把这个责任交给他时的训话，重复一遍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，他进入了司令官室，那是整艘军舰中最神圣的地方，全舰官兵，不论军阶多高，即使在经过距离司令官室还有二十公尺处，都会肃然起敬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在司令官室中的他们的司令官，

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，是一位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伟大军人。

青木在司令官室的门上敲了门，就笔挺地站着。在来之前，他已经仔细检查过他身上的制服，没有丝毫不符合规定。

他站了没有多久，就听到一个很庄严的声音道：“请进来。”

青木中尉推开门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山本司令，山本司令的目光向他射来，他挺胸而立，大声道：“海军中尉青木归一。”

山本司令打量了他约有半分钟，就向身边其他几个高级军官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很好，我初加入海军的时候，年纪比他还轻……”

山本司令又讲了些甚么，青木完全没有听进去，他只听到山本司令在夸奖他，这令得他的心情激奋到了沸点。一个高级军官向他做了一个手势，令他走前几步：“青木中尉，现在，委派你负责电讯室的工作，其余军官，在职务上，归你指挥。”

青木大声答应着，身子仍然笔挺。那高级军官又道：“电讯室工作，极其重要，可以说是军舰的五官，尤其是‘天国号’的存在，几乎不为世人所知，但是我们却要知道世上发生的一切。我们必须通过电讯室来听、说、闻，青木中尉，希望你尽力。”

青木大声答应着，在高级军官的示意下，立正敬礼，然后告退。

从那天起，青木中尉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在电讯室中，他的工作表现，令上级感到很满意，几次提出来表扬。可是，却令他自己感到极度的沮丧。

“天国号”在太平洋中游荡，并没有参加实际战役。“天国号”的官兵，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正明白，都知道这艘军舰所担负的任务，并不是战斗，而是替帝国的复兴作准备。那也就是说，帝国这一次的失败，已经不可挽回，他们要将“天国号”保留下来，等待复兴。

“天国号”将来的任务如何，官兵也不担心，那是高级将领的事。大战的进展过程如何，普通官兵也无由得知，因为自从军舰秘密自琉球群岛的久未岛启航之后，就消失在浩淼无涯的海洋中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。舰上的官兵，和外界隔绝。

青木不同，他负责电讯室工作，是“天国号”和外界的唯一联络。

每天，他收到的电讯，送到上级的办公桌上的报告，他都要先过目。几乎没有一件是好消息，太平洋战争，日本节节失利，盟军逐步反攻，每天都有日军“放弃”太平洋中岛屿的电讯传来。

青木中尉有时沮丧得双手紧抱着头，不知该如何对自己解释，神圣的太平洋之战，如何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？

问题在他脑际萦回的次数，也越来越多：一旦日本势力，被逐出整个太平洋，一艘军舰，能起甚么作用？到那时候，“天国号”将如同孤魂野鬼，在浩淼的海洋上游荡。游荡到哪一年？哪一天？

海洋极其辽阔，一艘军舰再大，和海洋相比，也显得微不足道。但是，总有被发现的一天吧？到那时候，又怎么样？

青木虽然想到这些问题，但是绝对不能和任何人讨论。电讯室中四个人，都默默工作着。

情形越来越坏。

最坏的两日是电讯传来了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，青木将报告送上去，

高级将领正在开会，他听得山本司令用一种几乎绝望的声音问道：“原子弹？原子弹是甚么东西？”

青木也不知道原子弹是甚么东西，山本司令的那种声音，令他心碎。他心目中的偶像，应该是胜利象征，竟然发出了这样绝望的声音。

当青木回到电讯室之后，他用双手抱住了头，感到了绝望。他所想到的只有两个字：“完了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电讯又发出了声响，青木抬起头来，抛开了心中的念头，将讯号记下。青木太熟悉他的工作，各种各样的密码，他都可以随手翻译。可是这时候，他却呆住了。

他记下的讯号，看来完全没有意义。青木立刻又检查了一下，更是吃惊，讯号使用了一个极度机密的调频发出。

这个调频的来源是甚么机构，连青木也不知道。上级曾经吩咐过：有这个调频的讯号传来，立刻送上。

这是第一次收到来自这个调频的讯号。

青木想到：这是超级密码，只有长官才知道。一般来说，军事机构内，电讯工作人员，都值得信任，但是为了预防万一，也有的密码，只有长官才知道。

青木记录那些讯号，心中十分紧张，他知道那一定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消息。

他接收这种讯息，才告一段落，电讯室中其余两个军官，突然发出了一下惨叫声，青木转过身去，那两个人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，面色灰败，身子在发抖，双手紧握着拳，在他们的面前，是电讯纸。

那两人发出惨叫声：“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。”

青木陡地震动，抢向前去，看着电讯，刹那之间，在他的额上，也冒出汗来，喉际发出怪异的声响，天旋地转，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，用一种听来极其嘶哑的声音道：“请注意，电讯员不能私下讨论电讯内容。”

那两个人瞪着青木，像是一时之间，不知道青木在讲些甚么，接着，两个人忽然狂笑。

看到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如此失常，青木陡然扬起了手，在他们的脸上重重掌掴着。

然后，青木又和他们拥在一起失声痛哭。

日本天皇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，这个消息，对日本人打击之大，无以复加。青木自他的同僚手中接过电讯稿来，他是电讯室的负责人，他觉得这个如同雷劈一样的消息，应该由他送到长官那里去。

由于这个消息实在太使人震惊，所以青木一时之间，忘记了他自己收到的那个他所看不懂密码的电讯，将之留在他的桌上。

青木拿着电讯稿，不断抹着一直在涌出来的眼泪，脚步踉跄，不顾一路上遇到的官兵向他投以奇讶的眼光，一直来到了司令官室前，大声叫了报告，得到了回答，推门进去。

青木才一推开门，就发现司令官室内，几乎集中了舰上所有的高级官员。那些将军和佐官，挺直着身子，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之旁，个个神情肃穆，像是早已料到了会有极严重的事情发生。

青木尽量使自己维持着军人应有的步伐，向前走着，直来到山本司令官的面前，双手将电讯稿送了上去，然后退了一步，笔挺地站立着。

他注意到，山本司令官在看着电讯稿的时候，双手在微微发着抖。也许是他不想自己在众多军官面前太失态，所以他立时将双手用力地按在桌面上。然后，他才低着头，用一种十分嘶哑的声音道：“各位，请记得今天这个日子，八月十日。日本天皇陛下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。”

山本本来是挺直身子坐着的，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，忍不住身子伏向桌上。

作为一个通讯室的负责人，青木中尉送达了通讯稿，应该立即退出司令官室的，但是由于他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，实在太甚，所以他站着没有离开。

而当山本司令宣布了电讯的内容后，先是一阵静寂，静到了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接着，便是一下嚎叫声，一个穿着少将制服的将军，突然站起。

青木认得他是脾气出名暴烈的作战参谋长。他一站起，又发出了一下呼叫声，陡然转身，向司令官室的门口走去。

山本司令官在这时候，陡然直起身来，大声呼喝：“等一等！”

可是那位少将，已经来到了司令官室的门口，身子挺得笔直，拔出佩枪来，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，扳动了枪机，身子缓缓倒了下去。

枪声令得司令官室中所有的人全站起，山本司令官面肉抽搐，声音嘶哑，神情激动，陡然之间，破口大骂了起来：“蠢材！这早已预料得到。我们预料了帝国的灭亡，所以才建造了这艘可以长期在海上生存的舰艇，我们怀有复兴帝国的任务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！”

山本司令官越说越是激昂，可是在一旁的青木，却看到他双腿在剧烈发抖，而且，在他颤动的面肉上，泪珠随面肉的抖动而散开。

就在这时候，青木中尉陡然冲动了起来，做了一件他千不该做下万不该做的事。或者说，做了一件使他和全舰官兵有了不同命运的事。

青木全然未曾经过任何思考，在冲动之下那样做的。他会有这样的冲动，是由于他在电讯室工作，知道更多的战况，知道日军的失败全然无可挽回。

他当时，陡然之间，大声道：“司令，你相信你自已所说的话？凭一艘军舰，能够复兴帝国？”

青木的口齿，并不是怎么伶俐，但这时那两句话却说得清晰无比。

他的话才一出口，就知道自己闯了大祸。山本司令官猛地一震，像是遭到了雷殛，一动不动，然后，慢慢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。

当山本司令官转过身来之际，青木中尉害怕到了极点，他心中只在想：当司令官望向我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支持不住。

可是，当山本司令官面向他，望着他，青木中尉还是笔直挺着，而且，直视着山本司令官，因为他看到山本司令官的神情，比他更害怕。

山本司令官的双眼之中，充满了恐惧。那种恐惧是经过竭力掩饰之后的结果。正因为经过掩饰，所以更可以使人看出他内心真正的恐惧如何之甚。

山本司令官虽然流露出极度的恐惧，动作还是极快，他陡地取了佩用的手枪在手，举了起来，直指着青木。

山本司令官由于早期受过伤，丧失了半截手指，所以在习惯上一一直戴着白手套。青木在那一霎间，只觉得山本司令官的手套，闪动着一片夺目的白。他的脑中也变得一片空白，他甚至未曾想到自己会死在司令官的枪下。

他知道，刚才对司令官的这样不敬，在这种非常时期，司令官绝对有权开枪将他打死。

但是也就在那一霎间，他却想起了那则神秘的电讯，就在枪口之下，他陡地大声道：“报告司令官，从绝密的电台调频，有一则电讯！”

他在这样叫的时候，视线已经模糊，看不到司令官的反应。

过了半分钟，发现自己仍然站立着，这才知道山本司令官并没有开枪。然后，他再定了定神，发觉司令官的手慢慢垂了下来，厉声道：“为甚么不拿来？训令说，来自这个调频的电讯，要以最快的时间送给长官过目！”

青木并没有解释，只是大声答应着，立时返身奔了出去。

他跨过那个自杀了的少将的尸体，直奔向电讯室。他感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死气，笼罩着整个舰苹，所见到的官兵，都大失常态，不是呆若木鸡，就是像疯子一样，团团乱转，在快到电讯室之前，他还看到两个佐级军官，正狠狠地在打着对方的耳光，脸早就红肿了，可是他们还是一下又一下地打。

青木进了电讯室，他的两个同僚，倒在椅子上，血流披面，已经死了，看来是自杀的。

青木也早已麻木。他知道，消息一定已经传出，所以舰上的官兵，才会有那么反常的行动。

青木取过了那份他所看不懂密码通讯稿，又奔回司令官室。

他一来一去，大约花了五分钟的时间。他发现所有的人，包括山本司令官员在内，都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，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动过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五分钟之内，所有的高级军官，也因为极度的震惊，而变得像是木头人。

青木也顾不得礼节了，他来到山本司令官前，甚至没有立正，就将电讯稿交了给他。山本司令官接过了稿来，迅速地看，口唇抖动，没有出声。从他的动作，青木可以肯定，他完全看得懂这份电讯的内容。那果然是高级军官才看得懂密码，可能看得懂这种密码的，只有山本司令官一个人。

山本司令官看电讯的时间极短。但在那短短的数十秒之间，他的神情却发生了许多变化，先是惊讶，恼怒，接着，变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，然后，当他看完之后，他抬头向天，神情变得极度的茫然。

这种茫然的神情，并没有维持了多久，他又低下头来，看了那份电讯一眼。然后道：“各位，这是一则秘密命令，命令是要我们……不，是请求我们……请求我们全体……”

他接连重复了好几次，无法继续念下去，然后，他陡地一偏头，看到了站在一旁的青木。当他一看到青木的时候，他吼叫了起来：“你还站在这里干甚么？向宪兵组去报到，在单独禁闭室中，等候发落。”

青木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他走向宪兵组，发现舰苹上的情形更加反常，碰到的人，全都险如死灰，显然，无条件投降的消息，已经传遍了全舰。

他来到了宪兵组，说明来意，宪兵组长只是随便指着一个柜子：“钥匙在这里，你自己开门，进禁闭室去吧。”

青木苦笑，他自己取钥匙，走向禁闭室，打开了门，进去，将门关上，在小小的禁闭室的角落，双手捧着头，慢慢地蹲了下来。

这里，值得注意，必须说明的是，舰上的禁闭室，面积十分小，空无一物。禁闭室的门，本来要在外面上锁。但由于青木自己进来，根本没有人

在门外再将门锁上。所以青木虽然在禁闭室中，他随时可以走出去。

不过，他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官，司令官亲自下令要他在禁闭室中等候发落，若不是有非常事故，他不会走出去。

他心中所想到的只是一点，这也是舰上的官兵每一个人都在想的事：他们完了。日军战败了，亡国了，甚么都没有了，一艘军舰设备再好，斗志再强，也绝对不能使历史改写。

青木蹲了不知道多久，才听到了一阵“呜呜”声响，那是最紧急的全体官兵集合令，舰上的人，一听到这紧急集合令，都会跳起来，奔到甲板上，青木也不例外，他立时站起，向外奔去。他才奔出一步，就几乎直撞在门上，他也想起自己在禁闭室中，可以不必参加紧急集合。

他呆呆地站在门后，听到许多杂沓的脚步声在门外传过，由急急去甲板集合的官兵所发出。

呜呜的响号声持续了五分钟，比平时实习的时候长了一倍，可知秩序有点混乱。等到响号声停了下来之后，青木只觉得异乎寻常的沉寂。然后，又过了大约一分钟，才听到了山本司令官的声音。

声音通过了扩音器传出，听起来有着回响。青木也可以清楚地听到山本司令官的话。

山本司令官宣布了日本的战败，天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接着，他用一种听来十分刺耳、高亢的声音又道：“全体官兵，我接到最新秘密指令，我们全体官兵，要一体殉国！”

青木震动了一下，没有出声，只是呆立着。

他看不到甲板上近千名官兵的反应，但是猜想起来，应该和他一样，那是一种绝望的麻木。精选出来的军人不会反对殉国，但是生命毕竟是自己的，在纪律和军令下要结束生命，只怕人人都会同样麻木。

山本司令官的声音听来也变得平板，他在继续着：“主机械舱上，已经装好了炸药，我们的舰艙，曾在十分钟之后，开始下沉。在爆炸发生之前，上司的密令说，会有使者，来视察我们的灵魂！”

青木听不懂这句话是甚么意思，也不明白山本司令官何以忽然讲了这样一句话。

战败了，要殉国，军人早已有思想准备。在一阵麻木之后，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个事实，只要山本司令官宣布一声，就不会有人逃避。

察看灵魂，这有点近乎滑稽了？

青木正想着，山本司令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在我讲完话之后，到爆炸发生之前，使者就会来到，大家请静候。”

山本司令官的话到这里为止，接着另一个将军，领导着叫了十来句口号，全体官兵跟着叫喊。连在禁闭室中的青木，也受到这种群体意识感染，起劲地叫着。

在这一刻，生命的结束与否，反倒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自己是不是跟着大家一起行动。

如果自己一个人偷生，那就是背叛。在集体生活中，个人意识被削弱到最低程度，更何况是在这样悲愤的时刻。

青木仍然不了解甚么叫作“使者会来到”。“天国号”和外界完全隔绝，根本不可能有甚么使者来到舰上。青木也没有去深一层想，他只是想到，爆炸一发生，舰艙下沉，舰上的官兵，自然全体遇难，不会有一个幸存。

而这时，大家都在甲板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禁闭室中，他可不愿意当海水涌进禁闭室的时候，死在禁闭室中，他必须出去，到甲板上去，和其他所有的官兵在一起。

他强烈地有着这个愿望，他并没有立即开始行动，而还在犹豫，因为没有上级的命令，要他推开禁闭室的门走出去，在他的意识中，那是大逆不道的事。他希望在这几分钟之内，山本司令官会突然记起了他，把他从禁闭室中放出来，让他和舰上其他的官兵在一起。

他等着，时间飞快地过去，大约等了三分钟。在这段时间内，舰上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然后，是一阵奇异的“劈劈拍拍”声响。

他立时想：啊，爆炸就快开始，我不能再等了。

一有了这样的念头，他立时打开门，向外疾奔出去。到甲板，要经过一条走廊和几道梯级。那种“劈拍”的、如同电花在连续爆炸一样的声响听来更清晰。

青木奔出了走廊，正准备冲上一道梯级，他陡地呆住了。

他看到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奇异现象：在舰艙上空，约莫两百尺高，有一个看来相当巨大的光环，这个光环，发出强烈的光芒，以致青木在一看之下，第一个感觉是：太阳坠下来了。然而那并不是太阳，那是一个巨大的光环。光环在缓缓转动着，自光环之中，射出许多细小的，笔直的光线，射向甲板。

青木还看不到甲板上的情形，只看到那无数股光线，射向甲板，那些光线发自缓缓转动的光环，发出声响，沿着光线，可以看到不断在闪耀着爆裂的耀目火花。他完全无法想像这究竟是甚么现象。

前后只不过极短的时间，所有自光环中射下来的光线，陡然消失，在那无数股细光线消失之后，大光环却忽然闪了一闪，以极高的速度——简直不是速度，只不过闪了两闪，就消失了。

那大光环在连闪两闪之际，所发出的光芒之强烈，令得青木在一刹那之间，甚么也看不见，他定了定神，开始奔上梯级，那个留在他视网膜上的红色环形虚影，一直在他的眼前。

青木只用了极短的时间，就奔上了梯级，可以看到甲板上的情形。甲板上满满是人，所有的人，全倒在甲板上，景象恐怖到了极点。

青木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，继续向上奔去，然后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甲板。他可以看到，众多的将领，倒在司令台上。只有山本司令官例外，他的身子靠在栏杆上，头向下垂，连帽子也跌了下来。

青木立即发现，所有的人全死了，毫无疑问，所有的人全死了。

整艘军舰上，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。

他像疯了一样，去推甲板上的死人，他只推了不到十个，爆炸已经发生，爆炸是如此之强烈，令得甲板上的死人，大都弹跳起来，看起来就像是所有的死人，在一刹那间，都变成了僵尸。

强烈的爆炸一下接一下，足足维持了三分钟。青木被抛向东又抛向西，不断跌落在已死去的官兵的尸体上。

爆炸停止，青木第一个感觉是海变成了斜面，当然，海不会倾斜，倾斜的是船身：军舰很快就会沉没了。

在那一霎间，青木的求生意志，油然而生，他向前奔，奔到了救生艇旁，解下了一艘，他从已倾斜了的舰身，向海中跳去，游着，登上了救生艇。

青木眼看着“天国号”沉进了水中。虽然全体官兵都在甲板上，但是青木却未曾看到一个人浮起来，因为舰艙下沉之际所扯起的巨大漩涡，将人全都卷进了海底。

当然，尸体有机会浮起来。但是，海洋中有那么多水族在等着啃吃尸体！

青木在海上飘流了两天，才登上了一个小岛。那个小岛在几个月前，曾经过美军和日军激烈的争夺，双方的炮火，将之轰成了一片焦土。青木在上岸之后，一个人也没有遇到，只看到许多白骨，和东倒西歪的树木。

## 第六部：不知大光环是甚么

海上飘流两天，青木脑中浑浑噩噩，根本无法去细想。他一闭上眼，就看到那个高悬在空中的大光环，和自大光环中射出来的无数迸射着火花的光线。他完全不知道那是甚么。但是他却可以肯定，“天国号”上近两千官兵，全被那个大光环中射下来的光线杀死。青木在上岸之后，找到了一些美军补给品赖以维生。

青木只能想像这样的大光环，这样的光线，是盟军方面的一种新武器，说不定就是“原子弹”，才会有那么巨大的杀伤力，令得“天国号”全舰官兵，除了他一个人之外，全部死亡。

而他，青木归一中尉，因为事先在禁闭室中，而不是在甲板上，所以发自大光环的光线就没有射中他，他才是唯一的幸存者。

在小岛上住了几天，一小队美军来清理战场，发现了他。青木会讲英语，自称是岛上日军的唯一残存，就被当作战俘，没有隔多久，经由琉球遣回日本本土。

青木在回到日本之后，遭遇也相当奇特，可以简单地叙述一下。战败之后的日本，陷入一片绝望和混乱。青木是长崎人，那是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地方，他根本无法在废墟之中找到他的任何亲人。

他想以军人的身分去登记，可是却发现，有关他的纪录，完全不存在，也就是说，海军中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的任何纪录。

青木知道，这是“天国号”上所有官兵同样的遭遇，连山本五十六大将也不能例外。

青木归一全然没有社会依据，他开始在日本各地流浪，做一点低微的工作。幸而战后日本工业迅速复兴，他在一家电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。

对于别的军人来说，战争是一场恶梦，对于青木来说，战争更是恶梦中的恶梦。当他回到日本之后，他很快就知道了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，也可以肯定，他看到的那个光环，不是原子弹。

那大光环是甚么武器，青木一直不知道。搜集武器新知，成了他的业余嗜好，经过了二十年之后，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。但是，他却仍然无法知道那大光环是甚么。

青木如果不是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之中认识了乔森，他的一生，可能就比度过，他心中的秘密，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

他一直不甘心海军军官的身分被抹杀。所以，一有空，就奔走有关机关，想得到身分的承认。

可是，不论在哪一个机关，当他说到最后的服役船名叫作“天国号”时，一定被人轰了出来，骂他是神经病。

青木曾利用过他的积蓄，在报纸上登广告，征求当年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同学，出来证明他的身分。他一共收到了七封信，一致指斥他是一个冒充者。据这七位来信者所说，他们的同学，青木归一中尉，早已在战争中英勇殉国。

青木还是不甘心，他知道海上防卫厅有一个专门处理战时失踪官兵的部门，一有空，就向这个部门跑，而且几乎每次，都和这个部门的办事人员吵架，吵得很凶，以致那个部门的人一见到他，就向他敬礼，称他为“天国号”舰长。

而青木也照例以十分严肃的神情道：“胡说，‘天国号’舰长，是山本五十六大将。”

每次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听到的人，都免不了要捧腹大笑，那一次，也不例外，但是他却发现其中有一个没有笑。

被人笑惯了，有一人居然不笑，青木反倒感到意外，他瞪着那人道：“你为甚么不笑？”

那人的回答很妙：“我不觉得好笑。我叫乔森，专门调查世上失踪、沉没的船名，你自称曾在一艘叫‘天国号’的军舰上服役？”

青木大声道：“是。”

旁边的人又笑了起来，那个叫乔森的人，仍然不笑：“青木先生，你可以和我谈谈有关‘天国号’的事？”

青木脸上变色：“那怎么可以？这是国家最高度的机密。”

旁边的人到这时，更笑得直不起身子来，有一个胖子，捧着肚子，直叫“哎呀”。

而乔森的态度，和青木一样严肃：“事实上，你刚才已经露了秘密，你曾说‘天国号’上的司令官，是山本五十六大将。”

青木的脸色变了，喃喃地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。”

乔森拍了拍青木的肩头：“是啊，既然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，还有甚么秘密可言？”

他说着，就抓着青木的手臂，走了出去，在一家酒吧之中，几杯酒下肚，青木的话就多了，终于，他将“天国号”的事，原原本本告诉了乔森。

乔森在调查战时日本海军舰名沉没的资料时，发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，就是在原来海军部的旧档案之中，有一份文件，提及首相府和海军之间的一个特别调频通讯。他知道所有日本海军舰名，一来，都不和首相府作直接通讯，能和海军大臣作直接通讯的也寥寥可数。

二来，这个调频十分古怪，只宜作长距离的传播。

乔森脑筋灵活，想像力丰富，他立时想到，日本海军方面，是不是曾秘密建造过一艘军舰呢？他一直在调查这件事，可是不论他如何努力，一无所得。直到他听说有一个“怪人”，不时到海上防卫厅去吵，自称曾在一艘根本不存在的兵舰“天国号”上服役过，他才开始留意。

青木对乔森的叙述，乔森听了大喜过望。当时，乔森就要求青木和他

一起到南太平洋去找寻沉在海底的“天国号”，青木一口答应。

虽然乔森追查沉没船苹，已经建立了极良好的信誉，但是这艘“天国号”，实在太无稽，以致完全没有人肯出钱来支持。乔森却深信青木的叙述，把他所有的积蓄，全部拿了出来，而且还借了一大笔债，要来作打捞之用。

他们先到了青木在海上飘流两天后到达的那个小岛，然后，根据当时的气象资料，研究、确定了风向和水流方向，判定“天国号”沉没时所在的位置，就在那里进行探测。

现代的海底金属探测仪器，对于打捞沉船有很大的帮助。然而，一艘船沉在汪洋大海之中，和一枚针沉在海中没有甚么分别，海洋实在太辽阔，就像“无穷大”，加上任何数位，依然是“无穷大”。

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也花完了乔森所能动用的每一分钱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所以，只好放弃了搜索行动。

乔森花完了最后一分钱，那并不夸张，而是实在的情形。他们回程的时候，偷上了一艘小货船，然后，不断利用同样的方法，才能够回到日本。

在日本上岸，青木向乔森表示了极度的歉意，因为若不是他说有“天国号”的存在，乔森不会有这样金钱和时间上的损失。

但是乔森却十分看得开，他只“哈哈”一笑：“青木老兄，别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我相信‘天国号’一定静静地躺在海底，不过我们运气不够好，所以才未曾发现它。”

青木感动莫名，当时就涌出了眼泪：“多谢你相信我。”

乔森想了片刻：“青木老兄，我不但相信有‘天国号’的存在，而且，也相信你所说的在‘天国号’上最后发生的事，这件事，十分怪异，我会继续调查。现在，我们不得不分手，请你给我一个固定地址，事情一有发展，我就和你联络。”

青木想了一想，想起了他工作的那家工厂附近，有一家小杂货店，店主是一对老年夫妇，和他很谈得来，青木就将那家杂货店的地址给了乔森。

分手之后，乔森神通广大，要解决自己的生活，并不是难事。青木却潦倒得可以，原来的工厂，因为他无缘无故辞职，已不再用他，这些日子来，他是怎么过日子的，连他自己都不敢想。

不论日子如何困苦，每隔一个时期，有时是一个月，有时是两三个月，总要设法到那家小杂货店去一次，问问是不是有乔森给他的信息。每次他都失望，令得那对老夫妇代他难过。一直到大半个月之前，青木才一出现，杂货店老板就奔了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青木先生，有你的信，从美国寄来的，好像还附有汇票。”

青木激动得发抖起来。信是乔森给他的，很简单，附上一笔可观的旅费，请他马上到美国来。

青木立时办手续，到了美国，见到了乔森。

青木所讲的全部经过，就是这样。

在青木讲述他的经历之际，我一直极用心地听看。可是等他讲完之后，老实说，我真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乔森要我听青木的叙述，有甚么作用。难道他又掌握了“天国号”的新资料，要再去打捞，希望我参加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不禁好笑，一个但丁·鄂斯曼的宝藏还不够，又来了一艘神秘的“天国号”，看来我变成发掘宝藏的热门合伙人了。

我忍不住问道：“青木先生，你的故事很动人……”

青木的神情很恼怒：“我不是在讲故事，我所讲的，全部是事实。”

我摊着手：“好，全部是事实，我可以接受，包括有关山本五十六大将和那个大光环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乔森要你将这件事详细讲给我听，是为了甚么？”

青木怔了一怔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我道：“不知道，所以才问你。”

青木扭着他手中的帽子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要我来告诉你，我就照他的话做。”

我不禁心中暗骂了乔森不知在闹甚么玄虚。我又问道：“你见到乔森，他难道没有说为甚么叫你来？”

青木大口喝着酒：“我四天前到，和他见了面。”

青木和乔森见面的情形，青木也讲得十分详细，在叙述中，可以看出乔森态度怪异，他一定有甚么事隐瞒着青木，就像他有事隐瞒着我。所以我也有必要，将他和青木见面的情形，详细地记述出来

青木到了四天，和乔森一共见了三次面。

青木到的第一天，就去见乔森，被那家大酒店的职员赶了出来。

青木找到了一家低级旅馆住下来，用电话和乔森联络，终于听到了乔森的声音。乔森一听到是他，立时问了他住的地方：“在旅馆等我，我立刻来。”

乔森说是“立刻来”，但是事实上，青木却等了他足足二小时，而且，当青木打开门，乔森站在门口，神态疲倦到极，像是他才跑完了马拉松。

乔森想走进房间，可是才跨了一步，就站立不稳，青木忙扶住了他，乔森指着房间中的洗脸盆，张大口，连发出声音的气力也没有。

青木半扶半拖着他，来到了洗脸盆前，乔森低下头，用发颤的手，扭了好久，也扭不开水掣，还是青木帮他开了水掣，乔森就让他水淋在他自己的头上。淋了好久，才听得他长长吁出了一口气。

青木料不到乔森会这样子，也慌了手脚，一直等到乔森吁了一口气，他才道：“天，乔森，你怎么啦？”

乔森抬起头来，满面全是水，他努力想睁开眼，一把拉住青木的手臂：“青木，把‘天国号’上……最后发生的事，再……向我讲一遍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就在床上坐了下来。床发出了一阵吱吱的声响。

青木道：“乔森先生，为甚么……”

乔森立时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求求你别说废话，快说当时的情形。”

青木只好答应了一声，把当时的情形，说了一遍。乔森在听的时候，却又心不在焉，只是用一种极茫然的神色，望着天花板。

（乔森的这种神情，我也“领教”过，当我在看但丁的资料时，他也一直看天花板，神色茫然。）

青木讲完，乔森现出十分苦涩的神情，用手抹乾了脸上的水。

他问道：“司令官说甚么？会有使者来视察灵魂？”青木道：“是的，他是这么说。”

乔森又沉思了片刻，在突然之间，他的神情已恢复了常态，站了起来，塞了一点钱给青木，一言不发，向外走去。

青木像是受了侮辱一样叫了起来：“你叫我来，就是为了施舍我这点钱？”

乔森道：“当然不是，老朋友，我现在非常忙，也……极度困惑，想要你帮忙。现在我没有时间，明天这时候，再来看你。”

青木还想讲甚么，乔森的体力看来完全恢复，他像一阵风一样，卷了出去。

第二次见面的情形，比较正常，乔森先生来到旅馆，和青木一起到了附近的一家小餐室。

（从青木讲他和乔森见面的日子、时间，我可以知道他和青木的三次见面，我都在纽约，但是乔森却从来也未曾告诉过我，也没有提起过青木这个人，直到今天，才突然叫青木来见我。那是他故作神秘？还是他真有难言苦衷？）

在饱餐了一顿之后，他们又找了一处幽静的咖啡室，乔森一直显得精神恍惚，欲言又止。但是他终于开了口：“青木，要把三十年前的事的每一个细节都记起来，相当困难，但是我想……”

青木讶然道：“乔森先生，我已经甚么都讲给你听了，已经甚么都讲了。”

乔森作了一个手势：“请你再想一想，把你听到的，山本司令官讲的话，每一个字都记起来。”

青木认真地想着，把当时听到的话，又讲了一遍。青木用心听着，乔森问道：“肯定是，有使者来视察灵魂？”

青木皱着眉：“是的，等一等，我当时的心绪很乱，但是，他是这样说。”

在乔森的一再追问之下，青木变得有点犹豫不决，好像又不能肯定了。乔森又问道：“会不会司令官是说：来视察是不是有灵魂？”

青木呆了半晌，道：“或者有这个可能，扩音机中传来的声音有回响，有这个可能，我不敢肯定。”

青木一面回答着乔森的问题，一面忍不住好奇，又问道：“乔森先生，你问这个干甚么？”

乔森并没有回答，神情沉思，过了一会，他站了起来，付了账：“明天我再来看你。”

第二次见面的情形就是这样，乔森的问题，集中在“天国号”沉没之前那几分钟的事，而且特别注意山本司令官的讲话。

青木已经说了是“有使者来视察灵魂”，可是乔森却问青木，会是“有使者来视察有没有灵魂”？他为甚么要知道当时山本司令官的话？那看来没有任何意义。

我听了青木叙述他和乔森第二次见面的情形，心中十分疑惑。照我的想法，当时山本已决定沉船殉国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提及灵魂，是很自然的事。任何人，不管他信仰的是甚么，在面临生死大关之际，想到灵魂，讲出来，这很自然。乔森拚命去追究这一点，又有甚么意义？

我最感疑惑的，是青木提到的那个“大光环”，和无数发自光环的光线。在青木的叙述中，可以肯定全船官兵都为这种光线所杀。

那大光环又是甚么怪物？乔森何以不注意这点？

乔森和青木见面的第三次，就在昨天。

乔森冲进了青木的房间，急速地喘着气：“青木，那封电讯，你还记得接收时的调频？”

青木搔着头，虽然事隔多年，但由于这个调频给他印象十分深刻所以

他一想之后，立时想了起来。他说出了那调频的数字。

乔森立时取出了一份影印的文件来：“你看，这是海军部的绝密文件，这个调频，就是你所说的那个，是首相府直接通讯所用的。”

青木呆了一呆：“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这一点，首相府？”

乔森道：“是的，你是电讯室的负责人，难道没有接到过训令？”

青木摇着头：“关于这个调频，我接到的命令是，只要一有电讯来，必须立即呈给上司。”

乔森思索着：“有趣的是，我曾详细地查过，自这个调频确定以来，首相府绝没有使用过，尤其在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，首相府一共发出了八十七通密电，每一道都有案可稽，其中根本没有一道，命令‘天国号’全体官兵殉国。”

青木惊讶得张大了眼：“乔森先生，你……你是在指责我说谎？”

乔森神情肃穆：“决不是，青木老兄，我完全相信你说的话！”

青木十分感动，喃喃地道：“我说的全是事宜。电讯是我接收的，是我看不懂密码。”

乔森想了一想：“山本司令官一看到密码，就知道了电讯的内容？”

青木再一次回想当时的情形，肯定地道：“是，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念完，就被他赶了出来，我只知道电讯是请求全体官兵……”

乔森道：“殉国？”

青木道：“我没有听完，但是从当时山本司令官的神情和以后发生的事来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乔森喃喃地道：“要是能得到这份电讯就好了。”

青木苦笑：“那没有可能，我也无法记得住那些密码。”

乔森思索：“事情真怪，山本司令官以为那是从首相府发来的电讯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

而甚么有使者来察视灵魂的说法，可能也是电讯上说的，这通电讯……”

青木问道：“究竟是来自甚么人的呢？”

乔森陡地震动了一下，没有回答，忽然改变了话题：“青木老兄，有一个人，我要你去见他，把‘天国号’上发生的事，详细告诉他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卫斯理。”

青木没有问为甚么，只是答应着。

“我在旅馆，一接到他的电话，告诉了我你的住址，我就来了。”青木结束了他的全部谈话。

我仔细思索着青木的话。

我承认当年发生在“天国号”的事，极之怪异，无法确定属于甚么性质。“天国号”本身神秘之极，但是还可以想像。至于甚么“使者来察视灵魂”，全体官兵突然一起死亡，全不可思议之极，看来乔森着重的就是这些怪事。

这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对青木道：“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想，等乔森来了，我们一定会研究出一个眉目来。”

青木再度用力扭着他那顶帽子，显而易见，当年他亲历的不可思议的恐怖怪事，事隔多年，仍然给他极度的震动。

我和他又谈了一回，问了一些我没有听明白的细节问题，时间慢慢过

去，乔森却还没有来。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打电话回原来的酒店去问，叫了乔森的助手，和他同房的那两个年轻人之一来听电话。那年轻人道：“乔森先生已经辞职，没有人见过他。”

没有乔森的下落：我只好再等。青木不断自己斟酒饮，已经有了五六分酒意，歪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房间中的光线，渐渐黑下来，我等得坐立不安了。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六时，乔森还是没有来。这真令人心焦。

我又耐着性子等了半小时，青木还在睡，这时，叩门声响了起来，我奔过去，陡然拉开门，大声道：“你究竟到甚么地方去了？”

我的话陡然停住，只是错愕地望着门外那个人。门外那个人的神情比我更惊愕，那是但丁·鄂斯曼，不是乔森。

但丁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来之前没有通知你，你不欢迎我？”

我忙道：“不是，当然欢迎，只不过我正在等一个人，你也认识的，乔森。”

但丁“嗯”地一声：“听说他今天上午突然辞职，保险公司的首脑正在大伤脑筋，不过照我看，他并不是保安主任的好人选，我每次遇到他，总觉得他精神恍惚。”

但丁的形容词用得相当恰当。我又徒然想起，有一个人，曾说过乔森“精神上受着困扰”，这个人那个神秘人物金特。

金特不但身分神秘，所说的话也极其神秘，他也知道“天国号”的事，甚至提议乔森可以用“天国号”的事，去回答困扰他的那个问题。

刚才我打了许多电话去找乔森，就是没有想到金特，这时，我又连带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，忙去摇醒在沙发上的青木。

但丁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我推醒了青木，在青木还在揉着眼睛之际，我问他：“‘天国号’的事，你还对谁讲过？”

青木怔了一怔：“我对不少人讲过，但是根本没有人相信我。”

我道：“有一个人，叫金特，你认识他？”

青木摇头道：“金特？从来也没有听说过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，虽然我没有望向但丁，但是也可以感到他正注视着青木。我想，金特知道“天国号”的事，可能是乔森告诉他的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青木先生，乔森还没有来，而我又有了一个客人……”

青木十分识相，“哦”地一声，立时站了起来。我倒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不是赶你走……”

青木忙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在酒店大门口等乔森先生，他来了我一定可以看得见他，我们再一起上来找你。”

## 第七部：老祖母的奇遇

我拍了拍他的肩，表示同意，青木向外走去，但丁故意转过头去，当作看不见他。青木打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我只是淡然一笑，没有说甚么，心中却在想：你可别看不起他，他对我说的，一定比你要对我说的有趣得多。我走前几步，在他对面坐了下来，

和他寒暄了几句，才道：“你来看我，是为了……”

但丁挪动了一下身子：“我要说的，只是你和我两人之间的事。”

我道：“好，请说。”

但丁搓了一下手，然后，又将他所系着的那条皮带，取了下来，向我递了过来：“请在灯光下，好好看一下这些珍宝。”

我走向桌子，着亮了灯，看看皮带背面的那些钻石和宝石。以我对珠宝的常识而论，这些精品，真是叹为观止。

我看了好一会，抬起头来：“我一生之中，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精品在一起。”

但丁对我的评语，感到十分高兴。他走了过来：“如果我说有一处地方，其中的珍宝，百倍于此，甚至千倍于此，你会怎么说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就是你提及过的那个宝藏？”

但丁的神情有点恼怒：“你还不相信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你太敏感了，不是不相信。事实上，看了这些珍宝，没有人会怀疑你还有更多。”

但丁神情高兴：“我如今携带的珠宝，是我祖母当年从土耳其带出来的。我的祖母是……”

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在搜索词句，如何介绍他的祖母才好。我接了上去：“鄂斯曼先生，你富于传奇性，所以在上次我们见过面，发生了一些误会之后，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少事，包括更富传奇性的令祖母。”

但丁“哦”地一声：“你对我的一切，已经十分了解，我不必再作自我介绍了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，可以这样说。”

但丁又“嗯”地一声，接着，他的神情陡然紧张起来，向前挪了挪身子，凑近了我。虽然房间中明显地只有我和他两个人，可是看他的神情，却像是很多人等着要偷听他的话。

他在凑近了我之后，才说道：“卫先生，我的祖母，到过那个宝库。”

但丁显然已被他自己将要说的话弄得十分兴奋，他甚至在喘着气：“我二十岁生日那一年，她讲给我听，她说，这个秘密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而我只可以告诉另一个人，绝不能再有任何其他人知道。”

我大是好奇：“为甚么选中了我？”

但丁吸了一口气：“要事情进行得顺利，必须得帮助，从知道了这个秘密开始，我就一直物色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人，几年前，我开始听到有关你的一些事，搜集你的资料，这次能见到你，真巧，不然，这个珠宝展览会之后，我也会专程去找你。”

我道：“如果令祖母曾进过那个宝库，你再进去，不应该是难事……”

我在委婉地拒绝作他的伙伴，但丁也听出了我的意思，不等我讲完，就急急地道：“不，不，其中还有一点很奇怪的事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你要不要听听我祖母的叙述？”

我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令祖母在瑞士？我怕抽不出时间……”

但丁又一次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不，她的讲述进行了录音。她知道我必然需要将这个经过讲给另一个人听，又怕转述会漏去了一些重要的部分，所以才这样安排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已经从上衣袋中，取出了一苹扁平的金质盒子。这

苹果盒子一角，用小粒的钻石和红宝石，镶出一个图案，整苹果盒子，十分精致。

他取出了盒子之后，将盒子打开，其面是两卷卡式录音带。我一看到录音带竟然有两卷之多，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
但丁十分敏感，他立时觉察到了我的反应：“卫先生，我祖母的叙述，一共是八十七分钟……时间虽然长了一点，但是你听了之后，一定不会后悔。”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我必须弄清楚一点事。”

但丁直视着我。我指著录音带：“令祖母的话，只有一个人能听？”

但丁道：“是的，当你听过之后，我就会将录音带毁去，而我祖母也不会再对任何人说起她的经历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我想明白的就是这一点：这是不是说，如果我听了之后，我一定要成为你的伙伴？”

但丁呆了半晌：“是不是成为我的伙伴，这……自然在听了之后，由你来决定。”

我道：“如果我拒绝，你再找另外的伙伴时，又必然要讲给他听一遍，那岂不是多一个人知道了？”

但丁的神情，恼怒而坚决：“不，你是我选定的唯一伙伴，只有你！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整件事情就此算数，终我一生，不会再对任何人提起。”

他说得这么坚决，倒使我十分感动。但丁高傲，他只选中了我，我真的应该听一听他祖母讲的话。

反正，我已经听过青木归一所讲的有关山本五十六和“天国号”的事，何妨再听一听一个老妇人讲述她和土耳其鄂斯曼王朝的藏宝库的事！

转换了一下坐的姿态，全神贯注：“我正在等一个朋友，要是他来了，可能会中断一下，你不介意？”

但丁的神情很不愿意，我解释道：“我们早约好了，我不知道你会来。是不是我们改天再听令祖母的叙述？”

但丁摇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的朋友一来，我们就停止。”

他取出了一苹小型录音机，放进了录音带，按下了放音掣，双手交叉着放在膝上，坐了下来。

录音机中，传出了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讲的是并不很纯正，但是极其流利的法语。

才一开始之际，但丁望向我，扬了扬眉，询问我对于法语的了解能力，我又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没有问题。

在我还没有听但丁祖母的录音带之前，我心中在想：今天不知道交了甚么运，一天要听两个故事，一个故事来自一个旧日海军军官，个故事来自一个据称是土耳其皇宫的老妇人。

这两个人虽然同生活在地球上，但是两人相去太远了，他们所讲的故事，一定毫无相同之处。

可是当我听到一半时，我已经讶异得说不出话来。等到听完，我更是呆了不知多久，直到但丁叫了我几次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定过神来。

两个生活背景截然不同的人，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，竟然有着相同的不可思议之处，这是我绝想不到的事！

虽然我听完了两个故事，仍然不明白其中的秘奥，但是我却至少知道了一点：两件事之间，有着关联。

现在，我这样分析，没有作用，因为但丁的祖母究竟说了些甚么，别人还不知道，等到知道了之后，自然会同意我的说法。

在但丁祖母的叙述过程中，但丁曾有好几次插言，我也照录下来。老妇人的叙述相当长，但丁一定曾听过不止一遍，所以知道全部时间是八十七分钟。

附带说一句，在这八十七分钟之中，我没有受到任何打扰，乔森一直没有出

但丁的祖母究竟叫甚么名字，我不知道，但丁也没有告诉我，我听得到的故事，全是这位老妇人用第一人称叙述的，我保留了她的叙述的形式。

以下，就是但丁祖母的故事：

“孩子，今天是你二十岁的生日。二十岁，成人了，我要向你讲一些事。你或许不信，但是，你对我所讲的事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绝对不能，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，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大人，我可以对你作这样的要求。我等了好多年，才等到你二十岁的生日，可以向你讲这番话。

“你听了我的话，不但要牢记在心，而且，你会需要一个真正可以帮助你同伴，这件事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只能向这个同伴提及。为了你的转述可能有错漏，所以现在在录音，将我的声音记录下来，好让你找的同伴，和你一样，听到我的声音。你要小心保留录音带，因为你找到同伴，可能我已不在人世，就不能再讲一遍了。

“唉，多年之前，你的父亲二十岁生日，我也曾向他讲述这件事，要他绝对相信，牢牢记住，只可惜你父亲死得早，根本没有机会做甚么，就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愿他安息。我现在还能够对自己的孙儿再叙述这件事，算是十分幸运了。孩子，你听着，你，是宣赫的鄂斯曼帝国的最后传人，公元一二九一年，你的祖上，鄂斯曼一世，创立了鄂斯曼帝国。

“你生来就有鉴别珠宝的本领，旁人会引以为奇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那是意料中事：自从鄂斯曼帝国建立以来，属于皇室的珠宝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未曾有过的大搜集，你的身体之中，流着鄂斯曼王族的血，珠宝对你，就像是小麦和小麦对世代务农的农家孩子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

“鄂斯曼帝国的珠宝搜集，早在十三世纪就开始，十五世纪时，鄂斯曼帝国的军队，征灭了东罗马帝国。原来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宝藏，也并入了搜集之中。接下来的岁月中，帝国的版图曾包括了巴尔干半岛、叙利亚、巴勒斯坦、埃及。各地的奇珍异宝，百川归海，流进宫廷之中。

“唉，多年之前，你的父亲二十岁生日，我也曾向他讲述这件事，要他绝对相信，牢牢记住，只可惜你父亲死得早，根本没有机会做甚么，就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愿他安息。我现在还能够对自己的孙儿再叙述这件事，算是十分幸运了。孩子，你听着，你，是宣赫的鄂斯曼帝国的最后传人，公元一二九一年，你的祖上，鄂斯曼一世，创立了鄂斯曼帝国。

“你生来就有鉴别珠宝的本领，旁人会引以为奇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那是意料中事：自从鄂斯曼帝国建立以来，属于皇室的珠宝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未曾有过的大搜集，你的身体之中，流着鄂斯曼王族的血，珠宝对你，就像是小麦和小麦对世代务农的农家孩子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

“鄂斯曼帝国的珠宝搜集，早在十三世纪就开始，十五世纪时，鄂斯曼帝国的军队，征灭了东罗马帝国。原来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宝藏，也并入了搜集之中。接下来的岁月中，帝国的版图曾包括了巴尔干半岛、叙利亚、巴勒

斯坦、埃及。各地的奇珍异宝，百川归海，流进宫廷之中。

“他一说完，拉了我向外就走，一面走，一面又告诫我道：‘在未曾安全到达保加利亚之前，你千万别表露自己的身分，绝对不能，他们一知道了你的身分，就会把你杀死。这革盒子，据说是苏里曼一世传下来的，是鄂斯曼王朝的重要宝物之一，时间太仓猝了，我没有甚么可以给你，只好给你这革盒子。’

“我也不知道这革盒子有甚么用，更不知盒子中放的是甚么东西，只觉得拿在手里，十分沉重，我哭了起来，抱着他：‘你自己为甚么不逃到保加利亚去？’他一听得我这样问，陡然发起怒来，大声道：‘我是君主，怎可以临阵脱逃？’

“我见他发怒，吓得一声也不敢出，由得他拉了我向外走。

“一面走，一面他又道：‘这革盒子，叫作打不开盒子，据说自从制成之后，我根本没有人打开过，也没有人知道作用是甚么，但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宝物，我交给了你，你要小心保管。’

“我答应着，当时心慌意乱，只是随便向盒子看了一眼，盒子看来是金质的，上面也没有甚么花纹，只是十分光滑。我在向盒子看的时候，平滑的盒面上，映出了我充满泪痕的脸，像是一面镜子。

“我抽噎着，问道：‘是不是我们分别了之后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？’他一声不出，样子十分难过。我想起他在软弱的时候的情形，心里也极难过：‘你在需要安慰的时候，谁来安慰你呢？’

“他陡然变得焦躁起来，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‘别废话了，以后，我再也不会有需要人家安慰的日子。’

“我忍着悲痛，既然他这样郑重地将那革盒子交给我，又告诉我这盒子叫作‘打不开盒子’，当时我心中只是想，我要好好保护这盒子。我拉下了头巾，将盒子包住，紧紧捏在手中。

“这时，我只觉得他粗大的手，手心全是汗，又冷又湿的汗。

“他拉着我，一直来到了一处门外才停下。门前早有两个人在，全是他的侍卫官，我见过他们，两个人的身形都很高大，可是这时，他们都穿着便服。他推了我一下，将我推向那两个人，又叫着我的小名：‘快照我的话去做。’

“我回头再看他时，只见他挺直着身，已经转身走了回去，他高大的背影，到现在我闭上眼还可以看得到，唉，他真不愧是一个勇敢的君主。

“当时，我想追上去，伏在他宽大的背上，可是我才奔出了一步，那两个侍卫就阻住了我，其中一个留着子的道：‘请别耽搁时间，城里已经乱了。’

“我还是挣扎着不肯走，但扭不过那两个侍卫，只好离开了皇宫。”

（但丁在这里插问：“祖母，你离开了皇宫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？”）

“是的，孩子，没有再回去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走了之后不久，造反者的军队，就冲进了皇宫……”

（一阵啜泣声音，但丁在问：“祖母，这就不很对了，你走得这样仓猝，根本没有机会收拾东西。而祖父给你的那革盒子，你又说不是很大……对了，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这革“打不开盒子”？可是你却有很多珠宝，多年来我们的生活，全是靠变卖珠宝维持，你是怎么把这些珠宝从宫中带出来

的？”)

(老妇人的声音，打断了但丁的话，先是一下长长的叹息，接着才说话。)

“孩子，我说下去，你自然会知道，现在先别发问。

“离开了皇宫，城里的确已经很混乱，店铺全关上了门，大街上有许多人和士兵，在奔来奔去，那两个侍卫带着我，穿过小巷，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，我们在混乱之中，渐渐离开了市区，到了一处相当静僻的地方，歇了歇脚，两个侍卫取出了一块饼来，分了一点给我，令我坐在树下不要乱走，他们两人走开去，离我不是很远。

“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想做甚么，只是想，我一个人，没有可能到达保加利亚，一定要靠他们的保护。他们既然是你祖父在这样危难时候挑选出来，一定是忠心耿耿的好人。

“我这样想着，一直望着他们两人，他们一直在交谈着，好像在争甚么，声音很低，我一个字也听不见。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多分钟，就互相伸出手来，拍了拍手掌，转过身，向我望过来。

“当时的天色已十分黑，远处有爆炸声，也有几处隔老远都可以望见的火头，显然是城里有几处地方，正在着火燃烧。他们两人正好背着火光而立，火光虽然远，但是在他们的背后闪动着，看来也十分诡异。

“那两人站着，看了我一会之后，就一直向我走了过来，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“他们一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一开口，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。

“他们不照宫中的称呼叫我，只是叫道：‘女士，请你站起来！’

“我吃了一惊，站了起来，其中一个一伸手，我一个不防，已经被他将我紧捏在手中的那苹果盒子，夺了过去。当时我真的急了，立时叫了起来：‘还给我，这是皇帝给我的。’那个留子的，恶狠狠向我狞笑：‘就是因为这样，才抢你的。’

“他一面说，一面将包在盒子外的丝巾抛去，另一个道：‘盒子那么小，不会多值钱。’留子的道：‘你懂甚么，珍宝要多大？够你我用一辈子的了。’他说着，就想打开盒子，可是打来打去打不开。

“另一个自他手中接过盒子来，先看了一会，再去打开盒子，但是一样打不开，两个人立时凶狠地向我望来，喝道：‘打开它！’

“我又怒又急：‘打不开的，这苹果盒子，就叫“打不开的盒子”’。那两个侍卫却不肯相信，留子的那个，一步跨过来，揪住了我的头发，将我的头按低，推着我，要将我的头向树上撞去，我拚命挣扎，可是无法敌得过他，被他推着，在树上重重地撞了一下，痛得我叫起来。孩子，你看，我前额上的这个疤，就是叫那一撞形成的。”

(但丁愤怒的声音：“那两个畜牲，太可恶了，简直是没有灵魂。”在但丁这样说了之后，老妇人的声音，惊讶到了极点。)

“孩子，你觉得这两个人没有灵魂？你为甚么会这样说？”

(但丁声音仍然愤怒：“他们趁你在危难中欺侮你，这种人，就算有灵魂，他们的灵魂，也早就叫魔鬼收买去了。”) )

“唉，孩子，当时，我也是一面挣扎，一面就这样骂他们道：‘你们的灵魂在哪里？一定是叫魔鬼收买去了，一定卖给魔鬼了。’那留子的仍然将我的头向树身上撞，另一个狞笑着：“我们的灵魂？哈哈，不是叫魔鬼收买

了，是被你带着的珠宝收买了。”

“我喊道：‘你们误会了，我走得这样匆忙，根本没有带甚么珠宝。’

“那留子的放开了我，狠狠地道：‘鬼才相信奶的话，快将盒子打开来。’

“我哭了起来：‘几百年都没有人可以打开，我有甚么办法？’那密子的抬脚向我踢来，我又惊叫了起来。孩子，就在这时候，怪事情出现了，奇迹出现了……”

（老妇人的声音，在这时，激动得在发颤。）

“孩子，真神降临了，一定是真神降临了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光环，出现在眼前，在我伸手可碰及的地方出现了。”

（但丁迟疑的声音：“祖母，你能不能说得比较明白一点？”）

“我还说不够明白么？一个光环，孩子，一个闪亮的光环，突然出现在眼前。”

（但丁悲哼了一声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）

“那光环一出现，那两个侍卫也呆住了。怔立着，盯着那个光环。他们的脸，在青白色闪亮的光芒的照耀之下，青白得异样可怕。我在不知不觉之中，跪了下来，那两个侍卫仍然站立着。突然之间，自光环之中，射出了两股光线，那两股光线，射向两个侍卫。”

（又是但丁的声音：“祖母，你在说甚么，我真的不明白。”）

“孩子，你不需要明白，只要听我说。那两股光线，发出一阵劈拍的声音，闪耀着蓝色的光花。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奇异的景象。这种情形，到现在，我还可以极清楚地记得。我不但跪着，而且膜拜。

“就在这时，我听到那两个侍卫一起叫了起来：‘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’他们这样叫，好像有甚么人在问他们话。可是除了他们的声音之外，我听不到有别的人在问他们甚么。

“他们叫了几声之后，又道：‘真的不知道。’那另一个道：‘我只是这样说，我没有见到珠宝，收买我……我不过是这样说说，我……不知道。’那留子的也在叫着：‘没有甚么收买，我……没有……我没有……’

“孩子，你要记得他们两个这时叫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们为甚么这样叫，但是他们叫的话，我每一个字全记得，现在照样说给你听。

“光环中射出来的那两股劈拍作声、有火花的光线，突然闪了一闪就不见，光环依然在。我还跪在地上，看到那两个侍卫的身子，慢慢向下倒去，倒地之后，一动也不动，看来已经死了。

“这时，我又是吃惊，又是高兴。”

（老妇人的声音讲到这时，兴奋激动得异常。）

“光环缓缓转动了一下，我在这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对我讲话，真的，那是一个十分柔和的声音，在对我讲话，我听到那声音在问：‘你刚才说，他们两个人的灵魂被魔鬼收买去了，真有收买灵魂的魔鬼吗？’

“这时，我心中只是惊讶，并不害怕，声音是不是从那光环中发出来的，我也不敢肯定，但是神迹在光环出现之后发生，所以，我在回答的时候，望着那个光环：‘我不知道。’”

（但丁发出了一下类似抽噎的声音。）

（在听录音带听到这里时，我也跟着发出了一下类似抽噎的声音。但丁祖母的回答“我不知道”，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回答，几乎每个人每天都

可以听到。可是这个答案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之后，就令人吃惊之极。）

（那两个侍卫回答过“我不知道”。乔森也在不知和谁对话之际，回答过“我不知道”，是不是他们得到的问题，和但丁祖母得到的问题一样？）

“那声音在我回答之后，忽然提高了很多，又问道：‘为甚么你们对自己灵魂的去向都回答说不知道？还是你们根本没有灵魂？’孩子，你知道，我自一出生开始，就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。那声音居然说可能根本没有灵魂，这使得我又是着急，又是难过，我忙答道：‘不！我有，一定有！’

“那声音又问道：‘如果有，在哪里？’我急得几乎哭了出来：‘我不知道，我……想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在哪里。’我的回答很正常，孩子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，可是，有谁知道自己的灵魂在哪里？孩子，我仍然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”

（但丁很低沉的声音：“祖母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老妇人再度长长地叹息着。）

“那声音就静了下来，我仍然注视着那个光环，看到那光环在急速地旋转，颜色也在变幻。我不知道将会有甚么事发生，只好战战兢兢地等着。过了极短的时间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‘刚才那人说他的灵魂被珍宝收买了，是不是你们的灵魂，全在珍宝中？’我呆了一呆，根本不知道这声音如此问，是甚么意思，也无从回答起。

“我没有回答。那声音继续道：‘如果你有很多珍宝，你会怎样？’这时候，我不知道为甚么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泪水涌出，哭了起来：‘我已经甚么都没有了，还说甚么有很多珍宝。’

“那声音继续问：‘如果你有的话，是不是会好一些？’我也无暇细想：‘当然是。’孩子，我的回答错了么？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回答。”

（但丁只是发出了“哼”的一声，没有进一步的反应。）

“在我回答了之后，那声音又停了片刻，每当声音停止之际，光环的旋转就急速。然后，那声音又道：‘你可以得到很多珍宝，你可以根据宝藏的地图，去找寻那些藏起来的珍宝。’我全然不知道那声音这样说是甚么意思。当时我只是想，或许那是真神在指点我，可以使我得到甚么珍藏，可是真神所说的‘宝藏地图’在甚么地方呢？

“正当我在这样想之际，自光环之中。又射出了一股光线来，射向那个有子的侍卫手上，光线一射了过去，在那侍卫手中的那匣盒子，陡然之间，跳了起来，落在我的面前。

“孩子，你切切不可以为我接下去所说的话是胡言乱语，那全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，不可思议的事实。

“盒子落在我面前之后，光线又继续射向那盒子。怪事接着发生，那盒子打了开来。盒子打了开来之后，根本不是盒子……”

（但丁急切的声音：“祖母，你要我相信你的话，你就必须把话说得合理一些。甚么叫盒子打开之后，就根本不是盒子，我不明白。”）

“孩子，你听我解释。盒子本来是一匣盒子，或者说，看起来，就是方方扁扁的一匣盒子。但是，当它一打开来之后，原来是连在一起的许多薄片，拉长成了一长条。难怪这盒子根本打不开，原来它并不是盒子，而是许多叠在一起的薄片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匣盒子。”

（当中有一段时间，完全没有声音。）

“孩子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（但丁的声音：“我还不是很明白。祖母，如果这苹果盒子还在，你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我就会明白。”）

“我会的，但不是现在，你如果还不是十分明白也不要紧，听下去就好了。”

“盒子变成了一长条，在光环光芒的照映下，我清楚地看到，在连成了一长条的金片上，有着地形图，地形图的中心，是一个圆点。”

“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甚么意思。那声音又叫了起来：‘照着这地图去找，你会找到大批珍宝。不过你别取太多，珍宝和你们的生命，好像有一种极其神奇的关系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它，但是当有了太多的时候，反而会惹来祸事。’

“我那时，也没有心绪去仔细想那几句的含意，只是又膜拜了起来：‘谢谢真神的指点。我虔诚的信仰，有了结果。’那声音却道：‘我们不是你心目中的真神，你弄错了！’我在错愕间，一抬头，看到自出现之后，就一直悬在我面前的那个光环，闪了一闪，陡然之间，消失不见。”

“眼前一阵漆黑。我呆了极短的时间，就扑向前去，将那一长条金片，抓在手中，将它们又叠了起来，成为一苹果盒子模样，也不再理会那两个侍卫是死是活，就一直向前奔了出去。”

“一直到了第二天天明，我才找了一处偏僻的所在，再把那一叠金片摊开来，仔细研究着上面的地形图，地形图上有一个湖，那个湖的形状，我在地图上见到过，我认得出是甚么湖。”

（但丁的声音：“祖母，你在说甚么？那盒子是……祖父说它是苏里曼一世时的东西，就算上面刻有地形图，当时也没有准确的测量，你无法一看到形状就认出它是甚么湖。”）

“孩子，我不和你争辩，总之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甚么湖。而那个圆点，就在那个湖的旁边。于是，我就遵照真神的指示，同那个湖走去。尽管那声音曾否认他是真神，但是我还是坚信，那是真神的指引，一路上历尽了艰辛，来到那湖边，在靠近那圆点的所在，彷徨了十天，也找不到甚么藏宝所在，一直到了第十天傍晚时分，在荒凉的湖边，我看到了一连串铺向前的石块。”

“那些石块看来很整齐，向前伸展着。我一看，就觉得它们恰像那一条摊开来的金片。”

“于是，我顺着这些石块向前走，来到了那一连串石块的尽头，在我面前，是一座石崖。石崖有一条十分狭窄的石缝。”

“接下来的事就像神话一样。我从这山缝中挤进去，一直向前挤，山缝越来越窄。”

“等到我挤到筋疲力尽，连再进一步的气力也没有时，我就向前爬，用手和脚，向前爬，等到实在爬不动了，我伏在地上喘气，突然有清新的风，吹向我脸。”

“眼前一片漆黑，甚么也看不见，但是那股清凉的风却告诉我，前面一定有出路。这使得我精神大振，又向前爬出了几步，觉出四周围空了许多。我仍然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伏在地上喘息，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向前走出了一步，被一件东西绊跌。我跌向地上，身子被许多硬而尖锐的东西，弄得极痛。”

“我呻吟着，用手在地上撑着，手心着地时，地上仍然有许多硬而尖的东西。很奇怪，我当时立即就觉出，那些又尖又硬的东西，并不是小石块，”

一定是宝石，是各种各样的宝石。我喘着气，抓了满满的两把。我竟然傻得不知道将抓在手里的东西放进袋里，喃喃地向真神祷告，转身向外走，由于走得太急，在石头上撞了两下，才找到了那条窄缝，向外挤。

“当我挤出了狭窄的山缝之后，天色早已全黑了。但是在星月的微光之下，我看到我两手所抓着的，是两团各种色彩交织而成的光团。各种各样的钻石、宝石，有的镶成了一大串，有的没有镶过，满满的两把，我无法估计它们的价值……”

（老妇人的喘息声，和但丁的声音：“祖母，你说跌倒在地时，地上全是……珍宝？”）

“是的，我可以肯定，那里面是一个山洞，我不知那山洞有多大，但是整个山洞的地上，一定散满了各种各样的珍宝，我只是顺手抓了两把，孩子，那两把珍宝，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生活的来源，是真神赐给我们的。”

（但丁的声音有点发颤：“祖母，你没有再进去？”）

“没有，孩子，真神曾吩咐过我，不能多拿。虽然我曾在皇宫中生活了几年，但是也从来未曾见过那么多珍宝，我呆了不知道多久，才撕开了上衣，将那些珍宝，包了起来。

“转身向那个山缝望去，回想看山洞中的情形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到整个大地，都在震动，隆隆作响。当时，我曾起了贪念，想再进那山洞，取更多的珍宝。我知道，一定是我的贪念触怒了天神，要降祸于我。我吓得忙俯伏在地上，不住叫唤着真神的名字，求真神原谅我。

“震动立即停止，在震动发生的时候，真像是世界末日。震动停止，我又俯伏了好久，才抬起头来。我是对准了那个山缝的，所以，一抬起头来，我就看到，那个狭窄的山缝，已经被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塞满。那些石块，自然是震动跌下来的。

“我呆了一会，才开始离开。路途艰难。虽然我满怀珠宝，但是在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珠宝的价值，还不如一块饼乾和一碗羊奶。

“好不容易，我到了保加利亚，得到了保加利亚皇室的收留，生下你的父亲。

“再接下来的事，你也全知道的了。孩子，这就我要对你讲的事。”

（沉默了一会，是但丁的声音：“祖母，你说我需要一个同伴，那是甚么意思？”）

“这，你还不明白？那山洞中满是珍宝，我相信满那是鄂斯曼王朝全盛时期，苏里曼一世收藏起来的宝物。孩子，你是鄂斯曼王朝的唯一传人，山洞中的珍宝，全应该归你所有。”

（但丁的声音：“是，我仍然不明白，可靠的同伴有甚么用。”）

“唉，孩子，进山洞去的那个狭缝，已经塞满了大小石块，决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弄开。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去，那太困难，也太危险，可能送了性命，而如果有太多的人帮你，一进山洞之后，人会因为满洞的珍宝而发狂。所以，你必须有帮手，只能是一个，不能多。这个人，要真诚、忠实，又要能应付一切非常事故。这样的同伴不好找，当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之后，我就会将那盒子给你，不然，我宁愿那些珠宝，永远埋在那个山洞之中。

“或许你会问，要是你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伙伴，我就死了呢？”

“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，那么，就让那些珍宝，永远藏在那山洞之中吧。

“你的父亲死得早，没有机会找到这样可靠的伙伴，现在，就靠你了。”

(一阵歔歔声。)  
(录音带到这里结束了。)

## 第八部：“他们”的问题

当听完了录音带之后，令我呆住了的，倒不是甚么苏里曼一世的宝藏，而是那种奇幻现象：一个光环，有光线从光环中射出来。

这种情形，和青木叙述他在“天国号”甲板上看到的情形一样！虽然出现在“天国号”甲板上的光环，据青木的叙述，极大，但却可以肯定是同类的东西。

而更玄妙的是，但丁祖母当时听到那个声音，所发出的那些问题。

那些问题，乍一听来，全然没有意义。那声音像是正在急切地找寻人类的灵魂，所以才会发出那样的问题。

这真是奇幻不可思议之极，甚么人在寻找人的灵魂？

我怔怔地坐着。但丁一直在等我先开口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说甚么才好，我只是发出了一下奇异而模糊的声音。

但丁道：“卫先生，你就是我选定的伙伴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。”

但丁道：“你相信我祖母所说的整件事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如果不是我先听青木提起过那个光环，我可能认为这一切，全是一个老妇人的幻想，但如今我不会那样想。

所以我道：“没有理由不相信。”

但丁的神情极兴奋，站了起来，挥着手：“你和我一起去见我祖母，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，把比所罗门王宝藏更丰富的宝藏发掘出来。”

我也站了起来，不论怎样，和当年曾有那样奇异遭遇的一位老妇人见见面，也是很有趣的事。可是如今我实在没有时间到瑞士去。

我略为犹豫了一下，但丁就急急地道：“如今我随身带着的珍宝，就是我祖母当年在那山洞中，在黑暗之中，顺手抓了两把抓来的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但丁，我相信你选择我做你的伙伴，就是你知道我并不是任何珠宝能打动的人。”

但丁的脸红了一红，立即正色道：“是的，卫先生，我相信你高尚的人格，请原谅我刚才的话。但是我实在十分急切，祖母的年纪大了，健康又不好，万一她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我对宝石十分在乎。或者很难解释，我不在乎它们的价值，而是我爱它们，我对宝石有一种天然的爱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它们不单是矿物，简直有生命！”

我笑道：“人的灵魂就在宝石中？”

但丁听了之后，呆了一呆：“甚么意思？”

我挥了挥手：“没有意思，忘记它算了。但丁，在纽约，我有点事……”

但丁道：“甚么事？我们立刻起程到瑞士去！”

我忙道：“我必须处理了先发生的事……”

我讲到这里，陡然停了下来。刹那之间，我心中像闪电一样，掠过一

个念头。

我在那一刹间想到的是，但丁祖母的故事，和青木的故事，有某些相同之处，假设它们之间，有某种联系。而青木之所以讲“天国号”的故事给我听，是由于乔森的授意。金特又曾将乔森的“精神困扰”和“天国号”联在一起，那么，是不是目前发生在乔森身上的事，也和但丁祖母所叙述的有联系呢？

甲事和乙事有关，乙事又和丙事有关，照最简单的几何定理来推论。也可以知道甲事和丙事有关联。

看来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件事，可能有联系！

这三件事，从表面上看来，全然不相关。

第一件：一个保险公司的安全主任，基于不明的原因，行动怪异，语无伦次，显然受着严重的精神困扰。

第二件：一个自称曾在一艘无任何记录可以追寻，全体官兵都已神秘死亡的军舰上服过役的日本海军军官。

第三件则是一个老妇人讲的故事，这个老妇人曾是土耳其皇宫中的宫女。

不但时间不同，而且地点、人物也不同，三件事主要联系是甚么？

我感到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开端，极想再捕捉多一点，所以紧蹙着眉头，思索着。

但丁以为我是在思索是不是答应去，神态显得很焦急。我也知道我在未曾和乔森进一步交谈之前，不可能有甚么结果，是以我道：“但丁，我答应到瑞士去，但是不是能在后天就动身，我不能肯定。”

但丁用力搓着双手，苦笑道：“那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尽快好了。我怎样和你联络？”

我道：“我会一直住在这里。”

但丁道：“好，我每天和你联络。”他说着，指了指他腰际的皮带：“这里是十二颗出类拔萃的宝石，不论将来的事情怎么样，你都可以先选择六颗，作为一个纪念。”

我对他的慷慨，十分感激，而那些宝石，也的确诱人至极，以致令得我听到了之后，也不由自主，起了一种想吞咽口水之可。

但是我还是道：“谢谢你，真的，很谢谢你，我想我还是暂时不选择，等到进了那个山洞之后，学你的祖母那样，闭着眼睛随便抓两把！”

但丁笑了起来，神情极其满意，而且一副一口答应的样子。

看到他这样的神情，我也不禁觉得好笑，因为他好像是那个山洞中珍宝的法定主人。

但丁道：“好，那我告辞了。”

他向门口走去，在门口停了一停：“乔森还没有来，他好像并不守时？”

我早已在暗暗发急，皱了皱眉：“真的，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。”

但丁没有再说甚么，走了出去。

我在但丁走了之后，又打了几个电话，查问乔森的下落，没有结果。我觉得至少要到金特那里去走一遭。离开了房间，先到大堂留了话，要职员告诉乔森（如果他来了的话），我到金特那里去，很快回来，请他务必在酒店等我。

我才走出酒店的大门，就看到青木站在一根电灯柱下，样子很瑟缩。

青木离开的时候，曾对我说过，他会在酒店门口等乔森，真想不到他一直等到现在。

我想起了金特曾提及过“天国号”的事，心中一动：“青木，我要去见一个人，知道‘天国号’的事。”

青木震动了一下，瞪大眼睛望着我。我又道：“这个人的名字叫金特，十分神秘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见他？”

这时，恰好有一辆计程车经过，我招停了车，打开车门，让青木先上车。青木没有再犹豫，上了车，我和他坐在一起。

青木在沉思，在车中，他一直没有开口，直到车子停下，他才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再有人知道‘天国号’的事。”

我没有理会他的自言自语，和他一起下车，两个司阍还认得我，忙打开了门。

电梯停下，我和青木走了出来，青木在那个放在川堂的佛像前，双手合十，口唇在颤抖着，我走向那两扇橡木门，和首次来的时候一样，才一来到门前，门就打了开来。那自然是司阍通知了金特，他有客人来。金特就打开了电源控制的门。

我和青木走了进去，书房的门也打开，金特自一张转椅中，转过身子来。

他才转过身子时，脸上的神情，是绝不欢迎有人打扰的神气，可是当他看到青木之后，神情立刻变得讶异绝伦，竟然从椅子上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我不知道何以青木会受到金特这个怪人这样的厚道。因为我见他几次，他就未曾对我这样客气过。

他一站了起来之后，伸手指向青木：“你……”

他不喜欢讲话，所以只讲了一个“你”字就住了口，等人家接下去。

青木瞠目不知所对，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

青木既然是我带来的，我自然要作介绍，我指着青木道：“这位是青木归一先生，以前的日本海军军官。”

金特吞了一口口水，盯着青木，双眼之中的那种光采，看来令人害怕，青木也明显地感觉到了，所以他不由自主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金特一直盯着青木，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天国号的？”

（在这里，我要作一个说明。金特真是不喜欢讲话，他所说的话，都是简单之极的几个字，如果不是曾和他有过多交谈的经验，是根本听不懂他的话的。像这时，他问青木的话，实际上，他只讲了“天国号”三个字，而在尾音上略为拖长，表示这是一个问题。以后，遇有他说话的场合，我都会再加上几个简单的字，使他的话容易明白，而不记述他原来所说的更简单的用语。）

金特说话的声音并不是太大，可是这一句话，给予青木归一的震动，无可比拟，他陡然之间，失去了支持身体直立的力量，摇晃着，张大了口，面色青白。我未曾来得及赶过去扶住他，他已经跌坐在一张椅子上。

青木跌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喘着气，然后，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内，陡然发出了一声呼叫声，又直立了起来，伸手指着金特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金特的口唇掀动了一下，想讲甚么，但是却没有讲出来，隔过头去，像是不愿意再讨论这个问题。

青木见他没有回答，神情变得十分激动，连声音听来也显得嘶哑，叫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金特皱了皱眉，看来像是对青木这种起码的礼貌也没有的逼问，感到了厌恶，他仍然不出声。

青木的脸色，由白而红，看来要和金特作进一步的逼问。我忙向他作了一个手势，转向金特：“由于青木先生昔年的经历，十分怪异，所以他对于你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曾天国号上服役，表示惊讶，想知道你从何得知。”

金特挥了一下手，道：“有人告诉我的。”

青木气咻咻地问：“谁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金特又向青木望来，忽然现出了一副深切同情，摇了摇头。青木显得极不耐烦，本来青木一直很有礼，这时焦急得大失常态。

金特道：“你不会知道，他们告诉了我一切。”

我和青木异口同声：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

金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紧抿着嘴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，我和青木，不断向他发出问题，可是金特始终坚持着这个姿态不变。像是下定了决心，纵使有人撬开他的嘴，他也不会再说甚么。

青木越来越焦躁，我向青木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一切由我来应付。然后，我向金特道：“好，我们不再讨论天国号，虽然事实上，天国号的事，还有许多是你不知道的……”

我讲到这里，用手直指着金特：“他们，并不是如你想像那样，告诉你一切。”

我这样说，完全是一种取巧的手段。

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告诉了金特关于天国号的事，也不知道告诉金特的人，究竟说了多少。

从逻辑上来说，青木是天国号上唯一的生还者，当时他亲身经历了一切怪异的事，他所知道的一定比任何人更多，我这样说会引起金特的好奇。果然，当我这样说了之后，金特怔了一怔，想问甚么而又不知如何问才好。

我心中自庆得计，装着真的不再讨论天国号事件：“真对不起，我来看你，是为了乔森。”

金特扬了扬眉，代替了询问，我道：“我和他有约，可是他一直未曾出现，你知道在甚么地方可以找到他？”

金特吸了一口气，看来正在思索着，但是过了一会，他却摇了摇头。

青木仍然是一副焦急的神情。我一看到金特摇头，就道：“那么，请原谅我的打扰，告辞了。”

说着，我已拉着青木，向门口走去。青木老大不愿，硬被我拖走。到了门口，金特终于开了金口：“等！”

我缓缓地吁了一口气，站定了身子，并不转过身，只是向青木眨了两下眼睛。

又过了片刻，才又听得金特道：“告诉我。”

一听得他这样说，我又好气又好笑，疾转过身来：“最好你是皇帝，人家问你的事，你只是摇头，你要问人家的事，就告诉你。”

金特眨着眼，我道：“你要知道全部详细的经过，青木先生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必须先告诉我们，天国号的事，谁告诉你的。”

金特考虑了一下，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青木不等我开口，已急不及待地问：“是谁？”

金特道：“他们。”

我和青木都呆了一呆，这算是甚么回答？这家伙，就算再不喜欢讲话，也不能这样回答就算数。

我和青木齐声说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金特现出十分为难的神色，不知道该如何讲才好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总算又开了口：“他们，就是他们。”

我忍住了怒意，直来到他的身前，用手指点着他的胸口：“听着，如果你想知道进一步的详情，就爽爽快快地说出来。”

金特居然愤怒了起来：“他们，就是他们。”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双手作了一个我看不懂的怪异手势。他在这时，做这个手势，显然是为了说明“他们”是甚么人。可是我却完全看不懂他做这样的手势，是代表了甚么。

他的双手高举着，比着一个圆圈形，忽大忽小。这算是甚么呢？

我瞪着眼，他双手比着的圆圈越来越大，直到他的双臂完全张开，然后，又缩小，到他的手指互相可以碰得到，在这时候，他又道：“他们。”

我真想重重给他一拳，因为我实在无法明白，他这样解释“他们”，究竟是甚么意思。

可是在这时，我忽然听得在我身边的青木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我忙转头向青木看去，不禁呆住了。

青木仰着头，也高举着双手，在做和金特所做的手势。他也双手比着圆圈，所不同的是，他比的圆圈，是他手臂可以伸展的最大极限了。

同时，青木也在道：“他们？”

我心中真是生气，金特一个人莫名其妙还不够，又加上青木，我正想责叱他们，可是在那一霎间，我脑际闪电也似想起一件事来。我也不由自主，学着青木，双臂高举，双手比着圆圈：“他们？”

我学着他们这样做，是因为突然想到了青木的叙述，也想到了但丁祖母的叙述。

他们两人的叙述中，都提到了一个“光环”，虽然大小不同，但总是一个圆形的光环。

青木比我先一步明白了金特的手势，金特双手在比着的，在青木看来，是一个光环。所以他也跟着比。而他见过的那个光环十分巨大，所以他的双臂，也在尽量张开。

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自然也比着同样的手势，而且问：“你说的他们，是一个光环？”

金特松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我心中的疑惑，也达到了顶点。在但丁祖母的叙述中，这位老妇人说，她曾听到一种极其柔和的声音，发自光环。那么，光环若也曾向金特“说”了些甚么，“告诉”了他一些事，虽然怪诞，倒还不是绝对不可想像。

可是，金特将那光环称为“他们”，这就真有点匪夷所思。

我仍然比着手势：“那种光环，你为甚么称它为它们？那是甚么东西？”

金特仍然很固执地回答道：“他们。”

青木已在急速地喘着气，我再问：“他们？是人？会讲话，告诉过你天

国号上的事？”

金特摇着头：“他们，就是他们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放下手来：“他们告诉过你一些甚么？”

金特道：“没有找到。”

我真的发起怒来：“甚么没有找到？他们在找寻甚么？”

金特的声音变得很低沉：“找他们要找的。”

青木忽然道：“他们就是他们！我明白了！”

我竭力使自己不发怒：“青木先生，同样的话，我不明白，你明白了，这说明在你的经历中，有一些事，你隐了没有对我说。”

同样的情形下，青木懂了的事，而我不懂，只有两个可能。一个可能就是我对青木的指责，另一个可能就是比青木笨。

我当然选择前一个可能。

青木现出十分惭愧的神情，低下头，一声不出。这证明了我的指责，我立时理直气壮，大声道：“我以为你甚么都对我说了。”

青木的神情极内疚：“……我只保留了一点点……真只是一点点，连乔森先生，我也没有对他说起过，请原谅，请原谅。”

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那么，现在你就告诉我，隐瞒的是甚么？”

青木神情犹豫，我用严厉的眼光瞪着他：“要是不说，我们就当没有认识过。”

青木张大了口，我一看他这种神情，就知道他准备说了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平时三拳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金特开了口：“可以不说。”

青木一听，张大了的口，立时闭上。

我心中真是恼怒之极，可是看起来，再加压力也没有用。在恼怒之余，我连声冷笑：“那光环，其实也没有甚么神秘，不过会射出一种光线杀人之外，还会讲话而已。”

我这样说，全然是为了表示，我所知的并不比他们来得少。想不到我话一出口，青木和金特一起发出了“啊”一下惊叹声来。

他们一定是极其吃惊，所以反应都大失常态，应该讲话的青木，惊愕得发不出声来。而不应该讲话的金特，居然立即问：“你也遇到过？”

我心中暗骂了一声“见鬼”，我才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光环，但是我听过老妇人叙述她遇见光环时的情形。

这时，我也知道，只有我表示我也遇见过，使他们感到我是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，他们才不会对我有所隐瞒。所以我立时道：“当然。”

金特吸了一口气：“说谎。”

我有点老羞成怒，道：“为甚么要说谎，那光环，悬在半空，会大会小，发出声音，还会急速旋转，发出来的声音，十分柔和！”

青木又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双手抱着头，坐了下来。金特却盯着我。我已经将但丁祖母所说的情形，全都搬了出来，心中当然有恃无恐，可是金特仍然摇着头：“撒谎。”

我怒道：“遇上一个这样的光环，有甚么了不起？”

金特道：“如果你遇到过，他们是他们，你就懂。”

我当真有点啼笑皆非，“他们是他们”，这句话我真的没有法子懂，但是我也绝不投降，我道：“我当然懂，只不过想弄清楚一些。”

金特一点也不肯放过我：“他们向你问了甚么问题？”

我没有见过那种光环。

但是既然假充了，只好充下去，我想起了但丁祖母的叙述，连考虑也不考虑：“甚么问题？哼，无聊得很，他们问到了灵魂，问灵魂在哪里。”

金特的面色变了一变，后退了一步，神情仍然是充满了疑惑，可是至少他不能指责我说谎。在这时候，青木突然叫了起来：“是的，同样的问题，我不知道灵魂在哪里，可能我，我们，根本没有灵魂。”

我向青木望去，青木站了起来，团团转着，转了十来下，才停了下来。

他望着我：“我……的确瞒了一些事没有说。”

我作了一个“请现在说”的手势，青木道：“那是……那是当天国号发生了爆炸之后，我在救生艇上，所发生的事。”

我仍然不出声，以免打断他的叙述。

青木的神情很苦涩：“那时，我在惊轰骇浪之中，心中的惊异，至于极点。就在那时候，眼前一亮，那光环忽然又出现，就在我的面前，看来虽然小得多，但是我知道那是同样的光环，它们一样。”

他说着，又用手比了比出现在他面前的光环的大小，大约是直径五十公分的样子。

青木说：“这光环一出现，像是有一股奇异的力量，令得本来在波浪中快要倾覆的救生艇，变得平稳。这个光环的一种神奇力量救了我。不然，我一定葬身在大海之中了。”

我闷哼一声：“你告诉过我，你的经历是上了救生艇之后，眼看着天国号的沉没，然后你就漂流到了一个小岛上，找到一些美军遗留下来的补给品。”

青木胀红了脸：“我的确漂流了两天，到了那个小岛上，我宁愿那个光环没有救我。”

我有点诧异：“为甚么？”

青木的神情变得更苦涩：“在海上漂流的那两天中，那光环一直跟着我。”

我刚想说那有甚么不好，这个光环既然有那样奇异的力量，可以保证你在大海漂流时不遇险，它一直跟着你，不是很好么？

可是我的话题还未出口，突然听得金特在一旁，发出一下呻吟声。

我转头向金特望了一眼，只见这个怪人，十分苦恼困扰，同时，带有几分同情地望着青木；像是他很了解青木在那两天海上漂流时所遭遇的痛苦。

我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心中动了一动，又向青木望去。青木吁了一口气：“其实，也没有甚么重要的事，我在对乔森先生，对你讲述过去事情之际，略去了不说，实在是因为那……些经过并不重要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你口里说不重要，但是照我看来，你却一直放在心上，而且，觉得很困扰。”

青木再度低下头去，长叹一声：“是的，你说得对，我真的很困扰。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工程师，但是在我又回到日本之后，多少有点自暴自弃，就是因为，因为……”

青木讲到这里，不知如何讲下去才好，脸上一片迷惘之色。这种神情，绝不是假装出来的，证明在他心中，真有着不可解决的难题。

青木的口唇颤动着，并没有发出声音。这时，金特突然说道：“因为你

自己知道，你根本没有灵魂。”

青木陡地震动了一下，我也陡地震动了一下。

我心中刹那之间所想到的是：金特和青木，只是第一次见面，他怎么知道青木深藏在心底，连乔森都不肯讲的困扰？

一时之间，不知道该说甚么才好，青木却立时有了反应，他显得十分狼狈，十足是有一件不可告人的隐私，突然之间被人揭穿了一样。

在狼狈中，青木老羞成怒，胀红了脸，大声道：“是的，我没有，你有什么？”

这一切，从金特突然开口，到青木愤然的反应，接连发生，其间几乎没有间歇。我听了青木的责问，感到了更大的震动。

青木责问金特的话，我听来一点也不陌生，乔森的“梦话”，就是同样的两句话。

刹那之间，在杂乱无章中，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头绪，但是我的思绪还是很乱，我在不断地问自己：怎么一回事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我迅速转念，注意力高度集中，所以在身边的声音，感觉上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
不过，我还是断断续续，可以听到他们的交谈。

金特在说：“是的，我也没有，我们全都没有。”

青木的声音有点接近悲鸣：“为甚么会没有？应该有的，我们全是人，人有灵魂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！”

金特在说：“有？在哪里？”

青木的声音更接近悲鸣：“我要是知道，早就告诉他们了。”

金特说道：“如果有，一定知道。”

青木很固执：“一定有，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”

金特没有再说甚么，而青木则一直说着，他下面的话，我也没有留意去听，大抵还是重覆着那几句话。在他们交谈时，我迅速的思考，已经有了一定的结果，我挥着手，大声说道：“听我说。”

在我叫了一声之后，青木也住了口，和金特一起向我望了过来。

我已经有了了一定的概念，我就根据自己得到的结论，发出问题。

我首先问：“谁在寻找人的灵魂？”

从青木的叙述，青木的话，乔森的话，甚至但丁祖母的叙述中，我已经可以肯定一件事，那便是：有人在千方百计搜寻人的灵魂。

灵魂的搜寻者，似乎问过很多人：“你的灵魂在哪里”，或者“你有没有灵魂”。青木被问过，但丁的祖母被问过，金特也可能被问过，乔森被问过。

所以，我要问金特和青木，究竟灵魂的搜索者是甚么人，他们都遇到过，应该回答得出来。

当我的问题一出口之际，金特现出木然的神色来，青木苦笑了一下：“就是他们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他们是谁？就是那个光环？自始至终，就是那个光环？”

青木点了点头。我冷笑道：“你自己想想，那像话么？光环只是一个光环，不是生物，怎么会来搜索人类的灵魂？”

青木喃喃地道：“就是一个光环，一个奇妙而且具有神秘力量的光环。”

我还想再追问，因为我认为青木极可能还有别的事瞒着未说。但在这

时候，金特却开口：“你对生物知道多少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金特的这句话，分明针对“光环不是生物”而发。

这个问题，我一时之间，也的确答不上来。我对生物知道多少？生物常识，我有，对地球上的生物，我或者可以夸口说：知道很多，但是地球以外的生物呢？

外星生物的生命形态是怎样的？形状是怎样的？我半点也答不上来。

纵使我心中大大不服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是被金特的这个问题问倒了。所以，在呆了一呆之后，我道：“一种生物的形态，是一个光环，这无论如何，太古怪了。”

金特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为甚么非是生物不可？”

我又怔呆了，不明白金特的意思。但是，我却也隐隐感到，在金特的问题中，有极其深奥的道理在。

金特的问题，乍一听，不合逻辑。

“为甚么非是生物不可？”

## 第九部：生命和反生命

一些东西，不管它是甚么东西，如果不断向人发出问题，又能用行动达到某些目的，又在为某些目的而活动，例如搜寻人的灵魂，那么，在概念上，当然，应该是生物，就算他的形态再怪异和不可思议，他也应该是生物，不应该是别的。

我在仔细想了一下之后，就将以上的一番话，讲了出来，作为对金特这个问题的答覆。

金特望着我，他不喜欢多说话，可是眼前的事，却又不是简单的语言所能解决，他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在开口之前，神情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。

然后，他开口：“在概念上，你在概念上，只能这样设想。”我自然不服：“那么，在你的概念上，如何设想？”

金特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未曾接触过‘反物质’概念？”

我皱着眉。我听说过“反物质”，那是一些尖端科学家提出来的，理论十分深奥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对这种概念的理解，不可能太深入。

事实上，即使是提出这种概念的科学家，自己也还在摸索的阶段。有一段对话，我听人说起过，可以作为“反物质”概念的注脚。对话的双方，一方是提出这概念来的科学家，另一方是质难者。

科学家：物质的存在，大家都知道。有物质，一定有反物质。

质难者：科学重实践，你提出有反物质的存在，那只是一种假设，要等找到了反物质，才可肯定。

科学家：既然是反物质，“存在”这种字眼就不适用，反物质，根本不是一种存在，当然更不能“找到”这个词，要是能找得出来，供我们研究，那就是物质了。

质难者：哈哈，那算是甚么？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找不到，甚至不存在，那算是甚么？

科学家：一点也不好笑，那就是反物质。

这段断话，对于了解“反物质”，其实并没有甚么帮助。但是对于“反物质”概念的建立，却有一定的作用。

我不知道金特在这时，忽然提出了这个还只是被某些尖端科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，有甚么作用。所以我问道：“稍为接触过一点，反物质，那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，有甚么关系？”

金特用十分缓慢的语调道：“物质，反物质；生命，反生命！”

我望着金特，金特居然破例，将这十个字，又重覆了一遍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真的，我不是十分明白。物质和反物质的概念，已经是如此虚无缥缈，不可捉摸，何况是生命和反生命。

我在迟疑了片刻之后，才又问道：“反生命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金特道：“就是一切和生命全部相反。”

我再试探着问道：“你是指那个光环，那是反生命的……现象？”

金特点了点头，表示我说对了，我只好苦笑。老实说，我实在莫名其妙。

反生命！甚么叫反生命呢？反生命是甚么东西？错了，反生命当然不是“东西”，甚至不是一种存在，只是一种现象。用“现象”这个字眼，可能也不恰当。或者，人类的语言之中，根本没有一种词汇可以形容反生命或反物质，因为人类的语言，全是为物质或生命而创设的。

金特表示那光环，是一种“反生命”现象，这又是甚么意思？

我尽量使自己的思绪不那么紊乱，再道：“是生命也好，反生命也好，那光环，总会有一种行动，它会发出一种光线来，这种光线可以做很多事，包括杀人在内！”

金特皱着眉，对我的话，不置可否。

我继续道：“这个光环，还会发出声音，逼问人的灵魂在何处。”

金特却摇头，我刚想反驳，他已经道：“不是它在问，而是它使你感到它在问。”

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那有甚么不同？”

金特道：“不同。”

我先想了一想，想起但丁祖母的叙述，那两个护送她的侍卫，在光环之前，曾大声叫嚷，但当时但丁祖母，却并没有听到甚么声音，那的确不同，那光环可以使人感到它在发问。

这一点，倒还比较容易理解，如果那光环有一种力量，可以直接影响人脑部活动，那么，它就可以使人感到自己听到了某种声音，那是听神经的作用。

我同意了金特的话：“好，有不同。但无论怎样，他们——那种光环的目的，是在搜寻灵魂，人的灵魂，对不对？”

金特道：“看来是这样。”

他讲了这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，忽然又主动讲了一句：“我们，从人有思想开始，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灵魂。”

金特这两句话，听来很玄。但是想深一层，倒也大有道理。任何人，在一生之中，都会有找寻自己灵魂的想法。每一个人，都以为自己灵魂，可是自己的灵魂在哪里呢？

我感到有点明白金特所说的话的含义了，我道：“灵魂，就是反生命？”

金特摊着手，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知道，再和金特谈下去，也不会有甚么结果，金特回答“不知道”，那自然是他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他也是人，是一种生命形式的存在，无法作生命形式之外的任何突破。而反生命，全然是另外一种形式，是任何以生命形式作存在的人，所无法触及的现象。

我想了一会之后，转头向青木望去，青木也摇着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甚么叫反物质、反生命，我只是回答不出那个问题。”

我来回走了几步，坐了下来：“有一种现象，正在搜寻人的灵魂？”

金特点了点头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真奇怪，他们为甚么会对人的灵魂发生兴趣。”

金特说道：“你可以直接问他们。”

我有点恼怒：“他们在哪里？”

金特的双眼，看起来有点发呆，这显然又是一个他所回答不出的问题。

我又闷哼了一声：“好了，这一切全不再去理会它。如今，乔森所受的困扰，是不是也来自那个光环？”

金特想了一会：“可能是。”

我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。是，或者不是。甚么叫‘可能’？你曾建议他用天国号上的事来作为回答。而你，显然也被那光环问过同样的问题？”

金特这次，回答得很乾脆：“是。”

到这时，总算有了极大的收获。我不但知道了乔森精神困扰是怎么一回事，也把两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，结合了起来，知道了有那个神秘光环的存在——我不愿用“反生命”这个词，这太难以令人理解了，一个光环的存在，比较容易明白。

同时，我也知道了这个光环，正一直在做着一件事：搜寻人类的灵魂。

附带说一句，十分有趣的是，这个神秘光环搜寻人类灵魂的方法，十分幼稚。但丁祖母说“灵魂被魔鬼收买去了”，光环就追问是不是有收买灵魂的魔鬼，光环又以为人的灵魂，是在珍宝之中。人的灵魂被珍宝吸了去，被金钱买了去，这只不过是一种“说法”，并不是真有这样的事。

这种“说法”，在人类语言之中，流传了不知道多久，而那个神秘光环，居然根据这种“说法”，真想把人的灵魂找出来，幼稚可笑得很！

这个神秘光环，如今乔森正在受着它的困扰，只要找到乔森，就可以见到这个光环。

我不在乎被这个神秘光环困扰，很希望能见到它。它不过问我灵魂在哪里，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不知道，然而，在对答之间，我却可以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。

我站了起来，向金特道：“很多谢你的启示，我会去找乔森。青木先生，我们该告辞了。”青木站了起来，我和他一起走了出去，金特并没有说甚么。我和青木在离开了金特的住所之后，进了电梯。

当电梯开始向下降去之际，青木喃喃地道：“我不知道乔森先生……也遇见了那……种光环。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，青木这个人，窝窝囊囊，再加他叙述经历，隐瞒了一段，很令人反感。

听了他的自言自语，我忍不住道：“困扰？自己找的。”

青木听出我有责备的意思，低了头，可是从他的神情看来，他对我的

话，感到不服气。

我又道：“那个光环，动不动就杀人，我看一定是一种奇异的生命形式，侵入地球的异星生物。”

青木没有表示甚么意见，电梯门打开，他默默地走了出去。离开诞那幢大厦之后，深夜的街头上很寂静。我们都不出声，向前走着。

走了一段路之后，青木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卫先生，如果再也找不到乔森先生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你这样说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青木双手，又开始扭动他那顶破帽子，道：“我了解乔森先生，他是一个……一个……锲而不舍的人，一定要追寻问题的答案，不像我……”

他言词吞吞吐吐，令人冒火，我问道：“像你，又怎么样？”

青木的神情十分苦涩：“像我……在那种光环不断追问之下，你知道，他们对，于‘不知道’这个答案并不满意，会不断追问下去，直到我向他们承认了……我根本没有灵魂。”

青木的话，说到后来，声音越来越低，像是在说着甚么见不得人的丑事。而且，还现出极其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我感到十分奇怪：他对于自己是不是有灵魂，感到极端重视。而一般来说，除非是基于宗教上的理由。普通人对自己有没有灵魂，并不觉得如何重要。

我望了他一会：“据我所知，乔森先生，也已经承认了自己没有灵魂。他会在半夜大叫：‘我没有，你们有么？’这证明他已经承认。”

青木依然十分痛苦：“不，那是乔森先生的负气话，我恐怕他……他会尽一切可能，把自己的灵魂找出来，给他们看。”

青木的话，真可以说是荒唐到了极点。世界上任何人，不论他如何努力，只怕也绝对没有法子可以把自己的灵魂找出来让人家看看的。

听了青木这种荒唐话，我真想哈哈大笑。青木却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不懂得甚么生命、反生命的道理。但是我想，灵魂如果是反生命，那么，必须先突破生命——”

我是一直忍住笑，听到这里，我不再想笑，而代之以一种悚然。

青木的话，很有道理。

人对于“灵魂”的认识，一般来说，达到“生命”和“反生命”这种新概念的少，相信人死了之后，变成一种灵魂的多，这是很传统而且固执的想法，甚至在逻辑上不是很讲得通：灵魂若是存在，不管人活着或死了，都该存在。为甚么活的时候不存在，死了就存在呢？但是一般人都这样相信。

青木这时担心的是，乔森固执起来，是不是会去突破生命的形式，向那个神秘光环，展示他的“灵魂”？听来很荒唐。不过，我相当了解乔森为人，知道并不是没有可能。

我忙道：“快回酒店，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去了？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急步向前奔着。到了前面街口，截停了一辆计程车，和青木一起上车。

乔森根本没有来过。

他在一条陋巷中被人发现，已经死了。我再见到他，他在验房中，已经经过了法医的剖验。

法医剖验他尸体的结果，对他致死的原因，也感到了吃惊，法医的报

告是：“此人死于大量饮酒，在酒中有三种以上的致命毒药，再从至少十公尺以上的高处跃下而致死。”

那，是我在见到金特三天之后的事。

在这一天，那个珠宝展览会已成功地举行。我当然没有参加，只是在报上看大幅报导。

开幕那一天，冠盖云集，报导记述了一个“小插曲”，说是有一个怪人，在开幕典礼上，发表了一篇莫名其妙的演说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结果这个怪人，虽然持有大会的正式请帖，但是还是被保安人员赶了出去。

有的报纸上，还刊有这个“怪人”的照片。我一看，就认出那个“怪人”是金特。

真是怪异，金特那么不喜欢讲话，却跑到一个世界性的珠宝展览会上去“发表演说”！

报上没有记载金特讲了甚么。我想知道，只要去问问但丁就可以，但是我忙于寻找乔森，也没有和但丁见面。

我知道，但丁在开幕后的第二天，来找过我，但是我不在酒店。

我怕他要逼我去见他的祖母，所以虽然回了酒店之后，也不和他联络。

我在验房中看到了乔森的尸体，心情沉重，难过之至地离开，一个法医走过来：“刚才那具尸体，是你的朋友？”

我苦笑着，点了点头。那法医摇头道：“他为甚么非死不可？从来也没有人采取那么坚决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生命。”

我一直向外走去：“或许，他是为了追求反生命的出现。”

那法医本来是一直跟在我的后面的，当他听了我的话之后，陡然站定，我不必转过头去。也可以知道那法医看着我的眼光，一定古怪之极。

我心情苦涩，自己一再重覆着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。“追求反生命的出现”，这样说法是不是对？反生命既然是和生命完全相反，那么，“出现”这样的词，当然不恰当。

乔森的死，给我打击极大，思绪一片浑噩。

才走出验房，就听得一声怪叫，青木正跌跌撞撞地向我奔了过来。

我在赶来验房之前，曾和青木联络，叫他也来，他来迟了一些。我伸手扶住他。青木仍然在发出哭叫声：“乔森先生，乔森先生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他死了，自杀。”

青木剧烈地发抖，我要用双手重重地压在他的肩头上，好让他不再抖下去。青木一面发抖，一面还在挣扎讲话：“他……真的……是那样……我已经料到，他会那样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他的生命结束了，是不是生命结束，反生命就产生？”

青木双手掩着脸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由于我和青木两人的行动，十分怪异，所以有不少人在注意我们，我拉着青木，向前走着。漫无目的地向前走，全然没有留意已经到了何处。

等到心境较为平静，发觉我们来到了公园。我和青木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，公园中没有甚么人。坐定之后，我又叹了一口气，心中又是难过，又是气愤，恨恨地道：“那种光环，他其实是被那种光环杀死的。”

青木闷哼了一声，没有反应。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陡然之间，大声叫了起来：“我有灵魂！你们在寻找灵魂？我有，可以给你们看，快来，我

有灵魂，我有。”

乔森的死亡，使得我心情郁闷，所以才这样神经质地大叫。

青木因为我的失态，惊呆得站了起来，不知所措，我叫了两遍，停了下来。喘着气，又为我刚才的行为而感到幼稚可笑。

青木显然知道我这样高叫的用意，在我静了下来之后，他低声道：“如果他们找到了乔森先生的灵魂，应该满足，不会再出现了。”

我脑中乱成了一片，“灵魂”不可捉摸，它究竟是甚么，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说得土来。

有的人认为那是一组电波。但电波不是反物质，也不是反生命，灵魂和人类的知识、思想、言语，是全然不相干的一种现象，如果有存在，一定是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之中。

我无法继续想下去，只好双手握着拳，深深地吸着气：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青木想了一会：“当然只好回日本去。乔森先生给我的钱，还没有用完。唉，真是想不到，那么好的一个人。”

青木说到这里，又呜咽起来。我取出了一张名片，又塞了一卷钱在他的口袋中：“希望日后，我们保持联络。如果……如果……你又遇上了那个光环，不论你在甚么地方，多么困难，都要设法通知我。”

青木用力点着头，表示他一定会做到这一点。我道：“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，那光环在搜寻灵魂，我要搜寻他们，看看究竟是甚么东西。”

青木的神情有点骇然，但还是点着头。

我和青木一起向园外走去。一面走，一面在想，曾经见过那个光环的人，还活着的，据我所知，只有三个人：金特、但丁的祖母和青木。

其余见过光环的人全死了，这三个人中，最神秘的是金特。金特和那种光环之间，好像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。我如果要想那光环出现，弄清它是甚么东西，应该从金特那里下手才是。

出了公园之后，我决定再去看看金特。我已经想好了对付金特的办法，不论他多么固执和不爱说话，就算是动粗，我也要逼他说出一切来。

可是，我一切的盘算，全落了空，在那幢大厦前，才一下车，司阍就迎了出来：“卫先生？金特先生已经搬走了。”

我陡地惊动了一下，一股气被憋住了无处宣、极度苦闷。

那司阍又道：“他知道你会来找他，所以，有一封信和一包东西留给你。”

我忙问道：“他搬到哪里去了？他住所里东西很多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搬走了？”

那司阍一面取出一封信来给我，一面道：“他搬走已经两天了，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。”

我忍住心中的失望，接过信来，撕开，拉出信纸来。信上的字迹极潦草，乍一看，根本不能看得出那是甚么文字。

我定了定神，仔细看，才看出信居然是用中文写的。我倒未曾想到金特的中文如此娴熟。信的内容很简单：“卫先生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，但是我不想和你再交谈，因为那不会有结果。反生命不是寻常人所能理解。留给你的一包东西，是我所作的笔记的一部分，你如果有兴趣，可以看看。最后，我要告诉你一点，我本人，毕生都在追寻人类的灵魂，至今为止，没

有结果。”

看了金特这样的信，我只好苦笑，司阍又取出一个纸包来给我，我接了过来：也不知道那是甚么性质质的笔记，但是猜想起来，多半和他搜索灵魂的经历有关。给了司阍小费之后，和青木离开。

青木一直很忧伤，我也想不出甚么话来安慰他。我们又并肩步行了一程，他才说道：“我们该分手了。”

我和他握手，在岔路口分了手。自顾自回酒店去，才一进酒店，就听到但丁的声音，在大叫我的名字。我抬头向他看去，他已经急得全然不顾礼貌，向我奔过来，推开了两个阻住他去路的胖女人，直冲到我的面前。

他一来到我的面前，就一把抓住了我的上衣，叫道：“我终于等着你了，你可知道我等了多久？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还喘着气。酒店大堂中所有人，都以极奇异的眼光，向我望来。我对在我身边的一个老妇人道：“没办法，谁叫我欠他钱。”

那老妇人现出了一副爱莫能助的神情，摇摇头，走了开去。

但丁怒道：“你倒说得轻松，欠我钱？你欠我人。走，甚么都安排好了，上飞机场去。”

我叫了起来：“可是总得让我回房间去收拾一下。”

但丁现出凶恶而又狡狴的神情来：“不必了，行李已替你收拾好，在车上上了，快走吧。”

但丁说着，竟强推着我向外走去。我又好气又好笑。这时，我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打倒，但是我却并没有这样做。

他推着我，一直来到门口，才松开了我的衣服，挥了挥手。立时有一架大房车驶了过来，但丁直到这时，才恢复常态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急了，祖母的病很沉重，我们一定要在她还没有离去之前赶去看她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，本来，我早已准备出些花样，整治一下但丁，以惩罚他的无礼，例如到了飞机场突然溜走之类。但这时听得他这样说，可知他的焦急，并非没有理由。我只好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？”

但丁恼怒道：“早说？对谁说去，你连影子都不见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和他一起上车：“我不是故意躲你，我一直在找乔森。”

但丁挥手令司机开车，道：“快，尽快！”然后他转过头来问我：“找到了没有？”

我答道：“找到了，在验房。”

但丁陡然转过身，向我望来，神态极其惊讶，我摊了摊手：“为了某种极怪异的原因，他自杀死的，唉。”

但丁没有说甚么。我又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祖母的故事中的那个光环，我可以肯定有。”

但丁一听，神情变得极其兴奋：“怎么证明？我一直不敢完全相信。”

我道：“另外有人见过，那个日本人，你遇到过的，青木，他见过。还有一个十分怪异的人，名字叫金特，也见过；乔森，可能也见过。”

但丁的神情有点紧张：“那么，会不会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的事？”

但丁真是小心，他连“宝藏”两字也避免提，怕被前面的司机听到。

我摇头道：“我想不会。”

但丁皱着眉，但是忽然之间，他又笑了起来：“你说的哪个金特，在珠宝展览会开幕那天，做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。”

我想起了报纸所载的新闻：“是啊，报上说他发表了一篇演说？”

但丁道：“是，这个人，我看神经有问题。”

我十分严肃地道：“绝不！你可还记得他的演说？”

但丁瞪大了眼睛：“如同梦呓一样，你为甚么要听？”

我道：“你别管，将当时的情形详细告诉我。”

我想知道当时的情形，是因为我肯定金特决不会将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他发表演说，我更可以肯定，他经过长期计划，这就是他要请柬，参加开幕仪式的目的。

但丁看到我这样坚持，只好告诉了我当时的情形，他说得十分详细，好几次，车子在急转弯时，他身子倾侧，也没有中断叙述。

在严密的保安下，珠宝展览开幕。深紫色的帷幕缓缓拉开，高贵人士缓缓进入会场。

精心设计过的灯光，照耀在展出的珍宝上，令得珍宝的光彩，看来更加夺目。

所有柜子，全用不反光玻璃制成。以致看来，珍宝像是全然没有甚么东西遮盖着，一伸手就可以碰得到。有不少人，不由自主地伸手，想去抚摸一下光彩绚烂夺目、诱人至极的珍宝，等到手指碰到了玻璃，才知道一个事实，自己和那些美丽的东西之间，有阻隔，不可突破。所以，每一个伸出手去的人，缩回手来，都现出失望的神情。

当然，这种失望的神情要刻意掩饰，不能让人家看到。

但丁·鄂斯曼是全场最活跃的人物。并不是他自己想活跃，而是由于他对珠宝的非凡鉴赏能力，使得每一个有意购买珍品的人，都想先听听他的意见。

但丁忙于应酬各色人等，所以金特进来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注意。

事实上，金特进入会场，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，他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，看来虽然怪异，但是他有着正式的请柬——请柬上有一条磁性带，经过特殊仪器的检查以确定真伪，绝对无法伪造。

而且，当金特进来的时候，展览会的主席，正走上一个讲古，准备发表简短的谈话，是以每一个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去。

主席的讲话十分简短，在这种场合下，谁要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，那么谁就是标准的傻瓜。主席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现在请大家……”

他本来要讲的是“现在请大家仔细欣赏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奇珍异宝吧。”

可是，他话才请到一半，金特不知在甚么时候，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，就着扩音器，接了下去：“现在，请大家听我说几句话。”

主席陡地一怔，那是不应该有的程序。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作任何抗议，就感到腰际，有一个管状的硬物，顶住了他。

主席的脸色，在刹那之间，变得极其难看。他无法知道顶住他腰际的是甚么东西，因为金特身上所穿的那件黑色衣服，式样十分奇特，有宽大的衣袖，将他的手完全掩遮住，看不到他手中所握的是甚么。

金特向主席眨了眨眼：“主席先生，我的话，大家都有兴趣。”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主席要考虑到他自身的安全，除了点头之外，似乎没有别的办法。金特突然出现，人丛中也引起了一些惊讶，但是每个人都看到主席点了头，所以，也很快静了下来。

金特就着扩音器：“各位：现在在各位面前的，是许多美丽的珍宝，它的价值，并不在于它们的美丽。大自然中美丽的东西极多，为甚么只有它们才使人着魔？是不是我们的灵魂，就在珍宝之中？”

金特的话讲到这里，几个保安人员，已经疾冲了进来，会场之中，起了一阵骚动，但毕竟与会人士，全是见惯大场面的人物，所以并没有引起混乱。

金特也显然看到有保安人员向他冲了过来，所以讲话的速度也快了許多。

他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各位，你们的灵魂在哪里？如果谁能回答出来，希望他马上告诉我。”

人丛中有人叫道：“我也想知道，哈哈。”

这个人的笑话，引起了一阵笑声。四个保安人员来到了金特的身边，但只是监视着，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行动。

金特继续说着：“别笑！各位的灵魂在哪里？人类的灵魂在哪里？或许人原来是有灵魂的，但是在珍宝所代表的那种价值之下，全都消失了？”

人丛中开始响起了嘘声，但是金特仍然在继续看他的演讲：“各位，人类的灵魂，到哪里去了？各位……”

人丛中又有人叫道：“全都上天了，灵魂不上天，留在世上干甚么？”

金特的声音变得极哀伤：“这个问题，并不是我要问，是有……有人感到，像今天这样的聚会，参加者是全世界人类中的精英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所以才要我来问一问，再加上，这里有那么多珍宝，珍宝为甚么会吸引人，它所代表的那种价值，为甚么可以驱使人去做任何事，为甚么……”

金特讲到这里，或许是由于他太激动了，以致他的手挥动着，离开了主席的腰际。

金特的手一扬起来，主席也看到，他手中所拿的，绝不是甚么手枪，只是一苹烟斗。

主席在陡然之间，变得勇敢起来，叫道：“把他赶出去，这个人是疯子。”

四个保安人员立即开始行动，熟练而又快疾，将金特挟下来，拉向外面。

在这时候，身边有着男伴的高贵女士，都纷纷发出声音适当的呼叫声，昏了过去，身子倒下来，都能恰好由她们身边的男伴扶住，未曾引出更大的悲剧。

金特一面被保安人员抬出去，一面还在叫：“大家继续欣赏吧，在珍宝美丽的光辉之中，可能就有着人类的灵魂。”

金特被直抬了出去，据说，一直抬到酒店的大门口，被保安人员推向马路，几乎没有给来往的车辆撞死。

金特被抬了出去之后，不到两分钟，会场就已完全恢复了常态，再也没有人提起他。只有几个记者，记下了当时的情形，第二天，在报上刊登出来，也只是一则小小的花边新闻。

“金特在一直被抬出会场之后，还在叫嚷。”但丁说，“我本来想追出去看看他，可是保安人员劝我不要出去，所以，我没听清楚他又叫嚷了些甚么。”

听完了但丁的叙述之后，我呆了半晌。这时，车子仍然以极高的速度，驶向机场。

## 第十部：灵魂代表甚么？

我在想，金特在这样的场合之下，这样讲话，究竟有甚么意义？

金特在话中表示，一连串的问题，并不是他自己要问，而是“有人”要他问。

他说及“有人”，曾经犹豫，显然，要他问的，并不是“人”，而只是一种现象，我甚至可以肯定，一定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“光环”。

我在思索，但丁又道：“这个怪人的话，有几处和我祖母的叙述，有相同之处，当时我就感到奇怪，所以想追出去问。”

我“唔”地一声，低声说道：“是，都提到了珍宝和人类灵魂的关系。”

但丁想了一想：“那人的话更比较容易明白，他的说法是：珍宝和它代表的价值。我想，他指的是金钱价值，那么，他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：人类的灵魂哪里去了？全被金钱力量消灭了？”

我听后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但丁的理解很对，金特想要表达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或者说，这并不是金特所要表达的意思，而是那个“光环”要找寻的答案。

在文学和哲学上，表达人类的灵魂受到金钱力量的左右，这种说法，存在已久，而且也可以理解，这种形容的方法中，“人类的灵魂”这个词，代表人类性格中美好的一面，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。但是，在金特的那个问题上，灵魂却不是那样的一个抽象名词，金特的问题（也就是“光环”的问题）问人有没有灵魂，灵魂在哪里，等，都将灵魂当作一种切切实实的存在来发问。

那应该如何理解？

但丁继续在自言自语：“珍宝和人类的灵魂联系在一起？我不知道自己灵魂在哪里，你知道么？”

对这样的问题，我有点气恼：“当然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”

但丁现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来：“如果根本没有人知道，那么，人类是不是有灵魂，是一个疑问！”

我盯着他：“这个问题，不是太有趣。”

我是想阻止他再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下去。可是但丁却哈哈笑了起来。他笑得十分突然，我实在想不出我们这时的谈话，有甚么好笑之处。

但丁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真有趣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灵魂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：“你说的灵魂，是一个抽象名词，代表了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，还是一个存在？”

但丁呆了半晌，看来他是认真地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过了好一会，等到车子在疾行之中，突然一个急煞车，停在一个红灯之前，他才道：“两者二而一，一而二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回味但丁那句话。是啊，为甚么不可以二而一，一而二？抽象和实际的存在，可以互合为一。尤其，灵魂的存在，本身就极度抽象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你的意思是：人有灵魂，所以才有人性善良美

好的一面，而人如果没有灵魂，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就不存在？”

但丁望着外面，纽约的街道上，全是熙来攘往的途人，他的神情很惘然：“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但丁在讲了这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说法，那么，我实在看不出人有灵魂。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声音十分苦涩。我也不禁苦笑了一下。真的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，所占比例实在太少，街上那么多人，哪一个人不在为自己打算？不在为自己的利益作拚命的努力？本来，人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的利益作拚命的努力，十分正常的事，人是生物的一种，生物为了生存，必须如此。可是人类在求利的过程中，有太多卑污劣迹、下流罪行产生！

我和但丁两人都陷入了沉思，到了机场，我下车：“但丁，这个问题，不必再谈下去了！”

但丁立时如释重负地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我自然明白他的心意，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，这个问题，如果问下去，似乎只有一个答案：人类没有灵魂。

人类没有灵魂，每一个人反射自问，答案自然也是“我没有灵魂”，这令人沮丧，人查究自己是怎样的一种生物，结论竟然是性格中没有美好的一面。

突然之间，我心头感到遭受了一下重击，我有点明白，乔森为甚么如此坚决地要自杀。

乔森自杀，他意识上，并不是结束了他自身宝贵的生命，而是结束了一个卑污的、没有灵魂的生命。

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寒颤，不敢望向但丁，只是匆匆走进机场。

但丁不知道向哪一个伯爵夫人，借了一架飞机，所以一到机场，并没有等了多久，就已经登上了那架私人飞机，几乎立即就起飞。

到瑞士的航程并不短，一共加了两次油，飞机总算在日内瓦机场降落，下机之后，但丁开车，横冲直撞。我知道他发急，是因为宝藏。他祖母曾经说过，如果他不能在她生前找到可靠的伙伴，她就宁愿把那个宝藏永远成为秘密。

我坐在但丁的身边，看到他那副焦急的模样，忍不住道：“你这样开车，只怕你祖母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你就先下地狱了。”

但丁的眉心打着结，一副恶狠狠的样子：“下地狱？我用甚么去下地狱？”

我不禁呆了一呆，我不过随便说说，谁想到但丁寻根究底。一般来说，“下地狱”代表死亡，“见”的自然不再是肉体，而是灵魂，但丁这样问，他的意思，自然再明白不过。

我闷哼了一声，没有回答，由得他用力去踏下油门，一面连转了三个急弯，然后，他才吁了一口气：“对不起，我真想要找到那个宝藏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其实，你现在的的生活很好，缠在你裤带上的那十二颗宝石，如果你肯出让，那可以使你的生活过得更好……”

但丁一面盯着前面的路面：“一百二十颗岂不更好，一千二百颗，那更好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一千两百颗这样的宝石，当然更好。然而，“更好”只怕

没有止境。当你有了一千两百颗之后，“更好”的是一万二千颗。

我没有多说甚么，但丁驾车的速度也丝毫不慢。

日内瓦湖边的住宅区，可说是整个地球上，豪富最集中的地方。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豪富，主要的考题之一，就是：在日内瓦湖畔，有没有一幢别墅。

车子驶上了一条斜路，直冲向一幢房子的铁门，铁门倏然打开，但丁直冲了进去，经过花园，然后，令得车轮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，停在建筑物的门口。

但丁打开车门，向我作了一个手势，直奔上石阶，我跟在后面。但丁一面向上冲，一面在大声叫着。我跟着进去，那是一个布置十分精美的大厅，我看到两个医生，正提箱子，自一道宽阔的楼梯上走下来。

但丁已经向上直迎上去，焦切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那两个医生并没有回答但丁的问题，只是向一个管家道：“老太太信的是甚么宗教？怎么神职人员还没有来？”

但丁陡地呆了一呆，我也知道老太太的情形不是很好，要请神职人员，那么，老太太的生命，已经濒临消失了。

但丁大声叫着，向上冲去，那两个医生十分生气，问我道：“这是甚么人？”

我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也紧跟着在他们两个人之间，穿了过去。

二楼有一条相间宽阔的走廊，但丁在前面奔着，我很快追上了他。他在一扇门口，略停了一停，喘了几口气，推开了门。

里面是一间十分宽大的卧房，布置全然是回教帝国的宫廷式，豪华绝伦。在一张巨大的四柱床上，一个看来极其乾瘦的老妇人，正半躺在一叠枕头上，有两个护士，无助地望着她。

但丁大踏步走了进去，用土耳其语，急速地问：“祖母，我来了。我已经找到了伙伴，你说的，必须要有的伙伴。”

老妇人躺在床上，乍一看来，会以为那已经是一个死人！

但是但丁一叫，老妇人灰白的眼珠，居然缓缓转动。但丁直来到床前，一面跪了下来，拉起了他祖母鸟爪一样的手，放在唇边吻着，一面反手向我指了指，示意我也来到床前边。

我走向床边去，老妇人的头部，辛苦地转动着，向我望了过来。

她的双眼之中，已没有生气，可是她显然还看得到我。被一动也不动的眼珠盯着看，不是舒服的事。我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：“但丁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老妇人身子动了起来，看她的样子，像是想挣扎着坐起来。但丁忙去扶她，两个护士想来阻止，被但丁粗暴地推开。

一个护士转身奔出卧室，另一个口中不断喃喃地在祷告。

老妇人在但丁的扶持之下，身子略为坐直，她的呼吸，强了许多，甚至连眼珠也可以转动。垂死的人，突然之间，因为某种刺激，而出现这种现象，一点也不值得欢喜，那叫作“回光反照”，是一个人的生命快要结束之前的短暂亢奋。

但丁紧靠着他的祖母：“祖母，那打不开的盒子在哪里？”

老妇人的手颤动着，看样子她正努力想抬起手，但是她实在太虚弱，结果，只是抬起了一根手指来，向前略指了一指。

我循他所指看去，看不到甚么盒子，可是但丁的神情却极兴奋：“是，祖母，我知道那里有一个保险箱，祖母，密码是甚么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再向老妇人垂死的手指所指处看了一下，看不出有甚么保险箱。

这时，刚才奔出去的护士，和两个医生一起走了进来。一进来，护士就神色愤然，指着但丁。我忙过去：“这位是病人的孙儿，他们正在作重要的谈话。”

那护士仍愤然道：“应该让病人安静地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医生就摇了摇手：“由得他们去吧，都一样。”

医生的话说得再明白也没有，老妇人没有希望了，骚扰和平静的结果，全是一样，老妇人命在顷刻，随时都可以死去。

这时，但丁以一种十分紧张的神情，把耳朵凑近老妇人的口部，一面向外挥着手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低声道：“各位请暂时离开一下。”

四个人一起走了出去，我将门关上，听得但丁以极不耐烦的声调道：“别管这些了，祖母，密码是甚么？取得了那盒子之后，如何打开？”

我心中也有点奇怪，老妇人的生命之火，随时可以熄灭，在这时候，她还讲了些甚么废话？我也走到床前，老妇人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摇着头，看来简直诡异莫名。

她一面摇着头，一面发出比呼吸声不会大了多少的微弱声音：“孩子，你……知道保险箱？我……没告诉过你。”

但丁更着急道：“祖母，别理会这些好不好？”

可是老妇人仍然固执地摇着头，但丁道：“好，是我自己发现的。”

老妇人突然笑了起来，一面笑，一面呛着气，以致发出来的笑声，可怕之极。但丁已急得一头是汗，老妇人这样笑着，只要一口气呛不过来，立时可以断气。

幸好，老妇人笑了几下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已停止了笑声，却眼珠转动，向我望了过来，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，突然现出了极其诡异的神情。

我当时绝不知道她的神情忽然之间这样古怪，是甚么意思？我只是吓了一跳，以为那是她临死，面部肌肉抽搐的后果。可是，那种诡异的神情，立即在她脸上消失，她又望向但丁，口唇头动着。但丁忙凑过耳去，不住点看头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就神情极其满足地直起了身子，理也不理他的祖母，向前走去，走到了一张几旁。在那几上，有一苹十分巨大、精致的瓷花瓶，上面绘有工笔的美女。

但丁伸手，将那苹大花瓶提起来，原来花瓶的下半部是空的，罩在一具小型的保险箱上，那具小型保险箱，看来固定在茶几上。

我看了这种情形，心想：用这种方法来掩饰一具保险箱，倒并不多见。

我注意着但丁的行动，只听得那老妇人突然发出一阵怪异的声响，我忙向老妇人看去，老妇人正望向但丁，怪异的“咯咯”，发自她的喉际，看来她正要向但丁说甚么。

我忙道：“但丁，你祖母好像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可是但丁彷彿未闻，只是在转动着保险箱上的键盘。我忙来到床前：“老太太，你想说甚么？”

老妇人的头部，已不能转动，只是移动着她的眼珠，向我望来。

她头部不能转动，而只能移动眼珠的神情，看来相当可怖，可是，当

她的眼珠定向我的时候，她突然再一次，又现出了那种看来像是嘲笑的神情。

她的喉际，发出“咯”的一声，眼睛之中，唯有的一丝光采，也立时消失，眼仍然睁着，可是谁也看得出，这个有着许多神奇经历的老妇人，已经离开人世。

我失声叫道：“但丁，她死了！”

几乎在我叫出那句话的同时，但丁发出了一下欢呼声。我抬头向他望去，发现他根本没有理会他祖母的死活，他已经打开了那具保险箱。

那保险箱的内部，和那苹果盒子，一样大小。但丁小心翼翼，将盒子取了出来。我又道：“但丁，她死了。”

但丁连看也不看她的祖母，拿着盒子，向外便走：“通知医生。”

我根本来不及阻止，他已经走出了房间，我也走向门口，医生和护士已急急走了进来。

我看到但丁推开了走廊尽头的一扇门，走了进去，随即将门关上，全然没有邀请我和他在一起的意思。这不禁令我十分生气。

我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听得医生在房间中急速的讲着话，当我回过头时，一个医生已经拉过了床单，盖住了老妇人的脸，两个护士在床边祈祷。

老妇人死了，而但丁竟然在她临死前的一刹那，离开了她。

我忍不住有一股要去责难但丁的冲动，我向着但丁走进的那扇门，直奔了过去，在门口推了推门，没推开，就大力地踢着门，一面叫道：“开门。”

我弄出来的嘈杂声十分大，但丁只要是在这幢房子之中，没有可能听不到的。可是有好几分钟之久，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我略停了一停，心中反倒担心了起来。但丁是不是会有了甚么意外？

正当我这样想着，门内传来了一下叫唤声，听来十分怪异，正是但丁所发。我又高叫了一声，门打了开来，但丁满面喜容，我瞪着他：“你祖母死了。”

但丁像完全没有听到：“我已经知道宝藏在甚么地方。”

我道：“在甚么地方？”

但丁怔了一怔，忽然又笑了起来：“地图上显示的地方……我看……还不一定……可靠……”

听得他这样支支吾吾，我不禁火冒三千丈，不等他讲完，我就大喝一声：“算了，你一个人去好了。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掉头就走，但丁连忙把我拉住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同伙，当然我会和你一起研究那个盒子上的地图。”

我转回身去，但丁做着手势，要我进房去。我皱着眉道：“你祖母死了，我们……”

但丁不耐烦地挥着手：“他们会处理的，我们先来研究那地图。”

他硬将我拉了进去，在关上门之前，他向门外的几个神情慌张的仆人，大叫了一声：“你们自己去办事，别来叫我！”

我被他拉进了门，才注意到，那是一间书房，房子的四周围，全是书橱，正中是一张相当大的书桌。

书桌上，摊着一幅地图，在地图旁边，是七八块薄金属片，连在一起，上面有着刻痕。

我知道金属片上的刻痕，可以指出一个庞大的藏宝地点，那是鄂斯曼王朝全盛时期的宝藏。

我和但丁，一起急步来到了书桌之前，金属片上的刻痕，乍一看来，相当凌乱，但丁指着中间的一片：“你看这个符号。”

我已经注意到这个符号，那看来像是一个皇室的徽号，在这个徽号之旁，有一个典型的回教宫廷建筑的半圆形屋顶。

但丁道：“这里，我假定是皇宫。”

对他这样的假定，我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但丁的声音，变得十分兴奋：“早年绘制藏宝图的人，一定经过十分详细的实地考察，它和今天的精密地图，多么吻合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将地图移近了些。金片上的许多刻痕，和地图上的线条相吻合。有两条比较粗的线条，那是河流；山脉在金片上，用一连串尖角组成来表示，一直向东南移过去，有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曲线，但丁的手指向地图，地图上有一块几乎一模一样形状的浅蓝色，那是一个湖。

但丁的祖母在叙述中，提到这个湖。但丁认为他祖母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认出那是甚么湖的，但事实上，金片上的形状，和地图上的形状一样，真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。

但丁双眼之中，充满了兴奋的神采，我也不禁吸了一口气，真的，就是那个湖。而在那个湖的旁边，有一个黑色的小圆点。

我不由自主，把声音压得十分低：“但丁，这里就是宝藏的所在。”

但丁屏住了气息，点着头：“可不是，我祖母当年，甚么设备都没有，也能发现宝藏，我们只要有足够的配备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由于过度兴奋，甚至无法再说下去，要停下来大喘了几口气，才接下了说道：“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拥有珠宝最多的人。”

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自他脸上和眼神之中，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贪婪的神情，真叫人吃惊。我再也想不到，人的脸部的肌肉，通过简单的变化，可以表达出那么强烈的意念。

我对他的这种神情感到很厌恶，转过头去，不去看他。但丁的声音之中，仍然充满了那种极度的兴奋：“我们这就走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至少该等到你的祖母的丧事结束吧？”

但丁大声道：“我可等不了那么久。”

他说着，又将那些金片，“拍拍”地合了起来。金片合起之后，看起来十足是一苹盒子。然后，他又摺好了地图，一起放进了一苹公事包，提起公事包，看来像是一秒钟也不愿耽搁，就向外走去。

才一出书房门，一个老年仆人就急急走了过来：“但丁少爷，老夫人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但丁就大喝一声：“滚开！”

看那老仆人的神情，还像是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说，但丁已根本不理睬他，迳自向前走去。

我在他的后面，看看他的背影，在刹那间，我忽然想起了本来听来莫名奇妙的几句话，那几句话，是金特在珠宝展览会上的“演词”：“珍宝为甚么会吸引人，它所代表的价值，为甚么可以驱使人去做任何事……在珍宝美丽的光辉之中，可能就有着人类的灵魂。”

如果有灵魂的话，但丁的灵魂现在在哪里？只怕早已飞到那个满是珍宝的山洞中去了。

接下来，但丁一分钟也不浪费地赶向目的地，他先是高速驾车，到了

机场，还是用那架飞机，飞往土耳其，直接降落在那个湖边的一个中型城市的军用机场上。

我不知道他利用了甚么人事关系，飞机不但降落在军用机场，而且，他又弄到了一辆吉普车和足够用的设备。这些，全是在飞机降落之后，他留我在机上，一个人下机，只花了二小时左右就办到。

他驾着吉普车，和我一起驶离机场，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。但丁显然准备连夜赶路，他嘱咐我打开地图：“到湖边，只有二百多公里，太阳升起之前，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湖水。”

我没有说甚么，自从离开了瑞士日内瓦湖边的那所房子之后，但丁兴奋得不可遏制地不断讲话，有时，一句话重覆很多遍，我却表现得十分沉默，我需要思索，事态已经相当明朗，简单来说：有某一种力量，在寻找地球人的灵魂。

是甚么力量，它为甚么要搜寻地球人的灵魂，这种搜寻已经多久？我全不知道，所知道的只是：这种力量，以“光环”的形式出现。

人是一直认为自己有灵魂。这种信念，支持了人类许多活动，也成为人类整体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的一种支柱。虽然一直以來，灵魂虚无缥缈，不过这个名词，已经成了人性美好一面的一个代表，在意念上来说，非有它的存在不可，它成为抵制某些劣行不能妄为的力量。

如果一旦，当人类发现根本没有灵魂，那会在人类的思想观念上，引起何等程度的混乱？

一种冥冥中不可测的力量，一直在人类的思想中形成一种约束，突然之间，这种约束消失了，那等于人性美好的一面消失，丑恶的一面得到了大解放，再也无所顾忌。在有这种约束力量的情形下，尚且不断迸发的劣根性，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炸开来。

或许，就是由于人类早已开始发现了根本没有灵魂，所以，灵魂作为一种约束力量，已经越来越薄弱，以致人性的丑恶面，已越来越扩大？

我的思绪十分紊乱，一个接一个问号，在我脑中盘旋着，我又想起了乔森，乔森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肉体生命，是不是已达到了目的，证明了有灵魂？还是灵魂的存在，如金特所说，是一种“反生命”？只有到了那个境地，才能明白，不然，无论如何不明白。

我一直在想着那些，所以，有时候，但丁的话，我全然没有反应，听来全是他自言自语。

吉普车由但丁驾驶，他要采取甚么路线，我也无法反对，在月色下，车子驶上了一个石岗子，跳得像是墨西哥跳豆，我叹了一口气：“路真不好走。”

但丁神情越来越兴奋：“快到了，快到了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将车速提高，令得车子不断地在大小石块上弹跳。

车子经过的是土耳其南部十分荒凉的地区，不见人影。我只好想像一下，当日但丁的祖母在这种地方，向着不可测的目的地前进的情形。

突然之间，我想到，但丁祖母在叙述中，似乎对她当年的这段旅程，说得十分简单，回想起来，其中像是故意隐瞒了一些甚么。会不会那光环一直跟着她，而她隐瞒了没有说出来？

我无法肯定这一点，只觉得有这个可能。而且，我也无法推测她有甚么理由要隐瞒。

过了午夜之后，但丁的情绪更接近疯狂，他加速驶上了一个坡度相当高的山坡，使车子在向上驶的时候，随时有可能一直翻跌下去。

等到车子驶到了山坡顶上，他陡然停下了车，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。

向前看去，已经可以看到大约在几十公里外，在月色下闪烁着耀目银色光芒的湖水了。

但丁指着前面，转头向我望来，我知道他说甚么，忙抢在他的前面：“是，我知道，你快成为世界上拥有珍宝最多的人！”

我这样说，只不过重覆了他说过十多遍的一句话，可是他在听了之后，却怔了一怔，像是在刹那之间，想到了甚么：“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世界上拥有珍宝最多的人。”

他一直都是说“我”的，这时忽然变成了“我们”。我虽然觉得有点奇怪，可是却也没有在意，只是道：“还是你，分珍宝的时候，我让你多拿一块好了。”

但丁哈哈地笑了起来。自从但丁向我提起珍宝开始，我一直不是很热心。那绝不是说，珍宝对我没有吸引力，我只是没有但丁那样狂热。当车子驶下山坑，越来越接近湖边，我想起满山洞的珍宝，我也不由自主，有点气息急促，一点也不觉得但丁把车子开得太快。

车子驶到了湖边，但丁绕着湖，飞快地驶着，朝阳升起，我和但丁都看到一串铺向前的石块。石块大小不一，加工也很粗糙，但是还可以一眼就看出，那是人工铺成。

抬头看去，石块的尽头处，是一片石屋，并不是很高，只是在湖边许多石山岗中的一部分，绝不会令人特别注目。

## 第十一部：满洞宝石

但丁把车子一直驶到石崖前停下。

石屋上果然有一道十分狭窄的山缝，山岗面向东。朝阳正升起，光线恰好照进山缝，可以极清楚地看到，山缝只不过两公尺深，之后，就被许多石块堵塞着。

但丁的祖母说得十分明白，当她离开之后再想回去时，有一阵震动，震跌下许多石块，将石缝堵住了。

这一带，正是中亚细亚地震最频繁的地区，极轻微的地震，也可以将山石震下来，堵塞了山缝，那倒不足为奇。

我看到了这种情形，不禁凉了半截。山缝很长——根据但丁祖母的叙述，如果全被石块堵塞了，两个人的力量，即使但丁带了炸药，也是没有法子清理。

在我这样想的时候，但丁已大叫着奔向前，挤进山缝。

他挤进了两公尺之后，自然无法再向前去，我看到他一面叫着，一面在狭窄的山缝之中，困难地抓起了一块小石块，向外抛来。

我骇然，大声道：“但丁，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清理堵塞的石块，我估计

需时两千万年。”

但丁又很困难地抛出了一块小石块来，喘着气：“当然不会一直用这个办法，但少一块石头阻塞去路，也是好的。”

我只好苦笑，他急到这种程度，很值得同情。我叫道：“出来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”

但丁总算肯挤了出来，但在他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带出了两块小石头。他的嘴不够大，要不然，我想他会用口叼出一块石头来。

我们两个人合作，大约花了半小时的时间，就装好了炸药。

我和但丁，都不是爆炸专家，也无法估计我们所放的炸药是不是恰到好处，只是靠盲目的估计，然后，把药引拉到了车子附近，但丁的手一直在发抖，无法点燃药引，我自他的手中夺过打火机来，点着了药引。

药引在着火之后，“嗤嗤”地向前烧着，我们的心中都很紧张。不过这时的情形是，就算有错误，也来不及改正了。

我屏住了气息，等着，药引烧进了山缝，紧接着，“轰”地一声响，浓烟弥漫，将整个山缝口，全都遮住了，一时之间，甚么也看不到，只听到连续不断的石块滚动声。

但丁握紧我的手，浓烟过了好一会才散开，看清了爆炸的结果，我和但丁都发出了一下欢呼声。

爆炸的结果，正是我们预期的结果：塞在山缝中的大小石块被炸松了，有许多，已经因为松动，而滚泻到了山缝之外，令得山缝看起来更深。

我奔到山缝前，向内看去，可以看到，至少有十公尺左右，可以供人很吃力地爬进去，一次爆炸而可以有这样的成绩，理想之至。

当天，我们一直工作到日落西山。包括了另外两次的爆炸，和将大小石块，通过了一条临时搭配起来的运输带运出去。由于山缝十分狭窄，把石块从山缝中弄出来的时候，身子连转动一下都不能。这种工作环境，令我想起中国的采石工人，在端溪的坑洞之中采端砚的原石。

天色黑了，我们疲倦不堪，我上了车，放下了前面的座椅，躺了下来。我向但丁道：“你一定要休息，不然，要不了两天，你就会脱力而死。”

但丁在车边伫立着，一口又一口吸着烟，大口喝着温热的罐头啤酒、衣服因为汗湿而贴在身上，满身污秽，他那种情形，和出入一流酒店，一副花花公子模样的但丁相比较，简直换了一个人。

他道：“我会睡，你别管我。”

我没有法子管他，太疲倦，一闭上眼，已经睡着了。

当我一觉睡醒，睁开眼来，天色相当昏暗，转头一看，但丁并没有在车上，我探出头去，看到他睡在地上，睡得很沉。当地白天相当热，但是晚上气温相当低，我拿起了一条毯子，想下车替他盖上，就在我一坐起身来之际，我突然看到山缝之中，有亮光在闪动。

我第一个想法是，但丁忘了将照明设备熄掉，所以才有光亮透出来。

我下车，将毯子盖在但丁的身上，但丁睡得像死猪。

亮光从山缝里面透出来！

然后，我向山缝走去，亮光一直自山缝中传出。我到了离山缝口极近处，光亮忽然熄灭了。我陡地呆了一呆，自然而然地问：“甚么人？”

我得不到回答。我感到了一股寒意，连忙后退了两步，山缝中仍然一片漆黑。

我在呆了片刻之后，摘下悬在腰际的电筒，向山缝内照去。

电筒的光芒，一直可以射到山缝还被石块堵住的地方，绝对没有人，也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发光的物体。我熄了电筒，思绪混乱，陡然想到了一点：那光环，那神秘的光环。

刚才，我看到的光亮，会不会是那种神秘的光环发出来的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不禁大是兴奋。我一直期待看遇到这种神秘光环，如果是它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在山缝口，又等了一会，仍然未见有任何光亮，我只好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刚才曾出现过，希望你再出现，我想和你交谈。”

我一连讲了好多遍，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这令我十分失望，只好缓缓转回身去。这时，天色十分黑暗，突然之间，我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出现在我面前的地上。

这种情形，真令我震呆：在我的身后，有光线射出来。

那也就是说，我一转身，山缝中的光线又亮起来了。

一时之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才好，转回身去？我想那神秘的光线，一定又会消失，所以，我决定甚么也不做，只是吸了一口气，继续慢慢向前走。

当我在向前走看的时候，我留意地上影子的变化，如果影子越来越短，那就说明背后的光源，没有移动过。

可是，我向前走了好几步，地上影子的长短，完全没有变化，这令得我又惊又喜：证明光源是移动的。而据我所知，那神秘光环，也会移动。这时，极有可能，那神秘光环，就在我的身后。

好几次，我想转过头去看上一看，但是又怕一转过头去，它就消失，所以我只好仍然向前走着，不一会，我已经来到车子前面，但丁躺着的地方了。

在那短短的几十步路程中，我心中不知转了多少念头，想的全是如何才能使那光环不要离开我，好让我和它作交谈，但是我却想不出甚么办法来。

当我来到了但丁的身前之际，我停了一停，我的影子。投射在但丁的身上，就在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才好之际，但丁忽然醒了过来。

他先是略动了一动，然后，睁开眼来。当他初睁开眼来之际，他还是十分疲倦的样子，可是，就在不到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，他刷地坐了起来，眼睛瞪得极大，一副惊讶之极的神情，望着我。

也就在那一霎间，我面前的影子消失。我留意到，但丁极度惊讶的神情，也变得十分疑惑，用手搓着眼睛，我转过身去，身后甚么也没有。

我等不及但丁站起身来，忙蹲了下去：“但丁，你刚才看到了甚么？”

但丁摇了摇头：“我应该看到甚么？我想一定是太疲倦，眼花了。”

我听得他这样说，知道他一定是真的看到了甚么，又问道：“是光环？那种神秘的光环？你祖母遇到过的那种？刚才在我的身后？”

但丁睁大了眼：“没有看到甚么光环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但丁没有理由撒谎的，那么，他看到了甚么东西？

我极快地连问了三遍，但丁用手比着：“好多光，从你的头部发出来，不，也不应该说是光，只是很多光线……你头上，像是在冒着火，而从你头上冒出来的火之中，又有很多光线，错综复杂地环绕着，看来像是一个甚么图案。”

我用心听着，可是却没有法子听懂他的形容，不禁气恼道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些甚么？”

但丁道：“就是这样。”

我只好道：“请你再详细说一遍。”

但丁又说了一遍，比较详细了些，但还是差不多。刚才，我头上有“火”冒起来，自“火”上，有许多环状的光线射出来，像是一个图案。

我不禁苦笑，我一直以为那神秘的光环跟在我的后面，原来不是。至于我头上冒起“火”，那更不可想像。

我抬头向上望，星光稀落，天已快亮了，我道：“该起来工作了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直起身子来，却又不由自主，伸手在头上摸了摸。

但丁也随着我站了起来，他突然道：“对了，刚才，你的头发，根根直竖，每一根头发都有火光冒出来，所以，你看来，才像是整个头上，有一蓬火。”

这一次，他总算形容得具体了些，但仍然不可思议。刚才我头发根根倒竖了？

当天的工作更辛苦，每当满身是汗，挤出山缝，等候炸药爆炸，我和但丁在烈日之下互望，都只好苦笑，但丁说了好几次他没有选择错伙伴，一副衷心感激的样子。这一天，有一点小意外，有一队土耳其士兵经过，给但丁用流利的土耳其语打发走了，但丁自称是政府派出来的勘察人员，没有露出甚么破绽。

一天的工作，又打通了十公尺左右，爆炸声已相当空洞，明天大有希望可以进入那个山洞。

当晚，我仍是倦极而睡，但午夜时分就醒来，希望再看到有亮光，然而一无所见，等了一小时，再度入睡，等再醒来时，天已亮了。

和前两日一样，吃了些罐头食物，再度开始工作，在当天的第二次爆炸，清理了石块之后，但丁在前，我在后，一起向山缝中挤进去，已可以强烈地感到，前面有一股相当清新的气流，向我们涌过来。

那等于在告诉我们，去路打通了。

但丁兴奋得大口吸着气，不断问我道：“你感到没有？你感到没有？”

我当然可以感得到，在石块和石块堆叠的隙缝中，有相当强的气流在涌出来，我们又安上了一支小炸药，然后，退出山洞，引爆，浓烟冒出，我的心情紧张。

但丁更紧张得不等浓烟消散，就想进去，我用力才能把他拉住。他急得像是恨不得向山缝中大口吹气，好令浓烟早一点消散。

我虽然同样感到紧张，但是看到他的这种神情，还是觉得可笑：“先检查一下照明设备，不要好不容易，进了里面，像你祖母一样，甚么也看不到，随便捞两把东西出来！”

但丁像是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，他双手合十，身子在不住发着抖，连带讲起话来，都是声音颤抖的，他正在喃喃自语：“求求你，别让我失望，别让我失望，求求你。”

他说着，手指互相扭在一起。看他的样子，痛苦莫名。但丁本来很快乐，他拥有不少珠宝，而且，他对于各种珍宝的专家级的知识，也使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全世界范围而言，都是上层人物。

可是这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痛苦，真叫人吃惊。

这种情形，令我发怔，但丁一直在祈祷，我也不知道他信奉的是甚么宗教，他将他叫得出来的神灵，全都叫了出来。好不容易，自山缝中冒出的

浓烟，渐渐消散，但丁向我望来，我点了点头，但丁犹豫了一下：“你……你先进去。”

我点头，拿着强力电筒，侧身向山缝中挤进去，连日来，在这狭窄的山缝中挤进挤出，已经不知多少次。

但丁也挤了进来。我的距离不远，要是两个人都伸直手臂的话，手可以碰到手。

不多久，我就发现我们最后一次的爆炸，十分成功，碎石被爆炸力量震散，前面是一个山洞。

越来越接近那个山洞，突然之间，我和但丁两人，都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惊叫声来。

在电筒的光芒照耀下，我们都看到了难以形容的光彩。真是难以形容！光彩突然间从地面上进射出来，那样夺目，那样艳丽，超越了人的视力所能接受的地步。

我感到了窒息。早已期待会在那个山洞中找到珍宝，在那一霎间，我还是无法想像那些光彩是甚么东西发出来的！但丁用一种极其尖锐的声音叫道：“天，你看那些宝石！你看那些宝石！”

那一大片夺目的光彩，映入眼睑，看不清那是甚么，这时，定了定神，仍然看不清那么一大片，每一种光彩，都是闪耀的，流动的。但至少已经可以看出来那些光彩，由许多不同颜色的发光体发出。那些物体，本身不会发光，光芒照射上去，它们反射出令人心惊目眩的光彩，全是各种各样的宝石：大颗的红宝石、绿宝石、钻石，和许许多多颜色艳丽，看得人连气都透不过来的宝石，满地都是。

全副心神都被山洞中的景象所吸引，在艳丽夺目的光彩之下，所联想到的，是这些宝石，每一颗在世界珠宝市场中的价格，和它所代表的大量金钱。根本没有任何余地再去注意究竟过了多少时间！宝石本身的美丽，实在是次要的地位，真正的美丽，是它所代表的大量金钱。

我只记得，突然之间，我们的身边，已全是宝石的夺目光彩，我们已身在山洞之中了。

我和但丁都不住叫着，尽管我不财迷心窍，可是我还是不断地叫着，那种莫名的兴奋情绪，超过了一切。但丁大叫着，张开双手，整个人，突然向地上扑了上去。

但丁这样的动作，结果是令得他自己的身子，整个重重仆在地上，这一下摔得极重，可是他却完全不觉得，他把自己的身子，紧紧贴着地面，双手则用力扒拨着，将他双手所能及到的范围之内的大小各色宝石，都抓到身边来。

各种宝石聚成了两小堆，就像是儿童在沙滩上堆积起来的沙堆。

然后，他不断地笑着，在地上爬着，做着同样的动作，直到把山洞中所有的宝石，都堆成了小堆，总数约有二三十堆之多。

我在他忙碌的时候，也一样没有闲着，只不过和他不一样，我并没有将宝石聚成堆，只是一颗一颗拾起来，把它们放在强烈的电筒之前，用光照射着。光线透过那些宝石，我得微眯起眼，因为反射出的光芒实在太强烈。

我用了很长的时间，注视着一颗相当大的纯蓝色的碧玺，这种被称为“碧玺”的宝石，我知道并不是太名贵的宝石，可是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么大，颜色这样纯蓝的一块蓝碧玺。

电筒的光芒透过这块宝石，我闭着一苹眼，令睁开的眼睛尽量接近它，然后，我整个人，一下子就被那种纯蓝色所包围，像是全身都浸在最清澈的海水之中。而这片海水又是那样清纯，不含任何杂质，清纯得完全没有生命。

这样的感觉，令人不免有点伤感，那么美丽的宝石，没有生命，在感觉中，我已经进入了这颗宝石，那种纯净透澈的蓝色，可以令得一切生命，都为之凝冻，成为宝石的一部分。

美丽是美丽极了，但丝毫没有生命的成分在内。

我怔怔地看着，在一片蔚蓝之中，我不禁又想起了金特的话：人的灵魂是在宝石之中？如果是的话，人的灵魂在进入了宝石之后，也一定冻凝而不再活。再照金特的说法，灵魂只是一种反生命的形态，根本不能用“活”字来形容，那么，进入了宝石之后的灵魂，又是一种甚么形态呢？

我的思绪越来越混乱，突然之间，我激动起来，用力将手中的那块纯蓝碧玺，向洞壁上扔去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被我摔裂了，我顺手又拣起一块琢磨成四方形，足有我手掌四分之一大小的祖母绿，用同样的方法观察它。

祖母绿并不是那么纯净，在它的内部，有着薄纱一样的裂纹。这种被内行人称为“蝉翼”的裂纹，由许多极其精细的图案所组成。只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美术家，可以把图案形状的变化，表现得如此之复杂。把那些组成图案的线条扩展开来，那就像是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宇宙，一种超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另一世界。

我们生存的世界，也由各种各样线条组成，祖母绿内部的那些线条，就组成了另一个世界。我抛开一块，又取起一块，在每块不同的宝石之中，都看到了异乎寻常的景象。我也知道，我不单欣赏它们的美丽，而且也对宝石的内部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探索，那是受了金特那番话的影响。我也想在宝石之中找出人的灵魂来？

我在想：是不是可以让我看到一些奇异的现象？这种心情，倒颇有点像夏夜，在旷野之中，等候不明飞行物体带着外星人降落在眼前。

我的行动告一段落，我发现地上的所有宝石，都被但丁集中起来，但丁也挺直了身子，望着我：“卫，我们两人，是世界上拥有宝石最多的人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恐怕是。”

但丁忽然笑了起来：“卫，求求你，别把你分得的宝石一下子就全卖到珠宝市场去，不然，只怕要跌去九成价钱了。”

我摊开了双手：“我分到的宝石？”

我并不是做作，对着那么多的宝石，我没有不动心的道理，但是我从来也没想到过“分”这回事。但丁一听得我这样问，怔了一怔：“当然是分，这里一共是二十四堆，我们一人一堆，你先拣好了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想了并没有多久，就道：“但丁，当你提及宝藏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相信……”

但丁有点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它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一般来说，在小说或电影中，当两个合伙人，千辛万苦，找到了宝藏之后，总不会有甚么好结果。”

我这样说，只不过想开开玩笑，可是但丁却极不耐烦地转过身去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些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我想说，我根本不想和你分……”

我这句话才讲到一半，但丁整个人都震动起来，他霍然转过身，手中

的强烈电筒直射向我，以致令得我在刹那之间，甚么也看不到。

用电筒直射向另一个人的脸，这十分不礼貌，我一面用手遮向额前，一面向旁退去。一面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

在我向旁退开之后，电筒的光芒照不住我，可是双眼刚才受了强光的刺激，一时之间，还是甚么都看不到。我的喝问，也没有回答，只是听到但丁发出浓重的喘息声。

我呆了一呆：“但丁，你不舒服？”

但丁发出了一下十分怪异的声音，这时，我可以看清他的样子，我看到他神情惊恐已极，还带着极度的愤怒，身子半弯着，一副准备决斗的样子，盯着我，身子在发抖，面内在抽搐。

我不禁吓了一跳，以为山洞之中忽然多了一个极其凶恶而我还没有发现的敌人，我立时机警地四面看，可是山洞之中，除了我和他之外，根本没有别人。

我忙道：“但丁，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我一问之下，但丁用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尖叫道：“你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我又是一呆，我刚才说甚么了？我刚才不过说，我不想和他分那些宝石，话只不过讲到一半，他就用电筒向我照射了过来——我陡然明白他为甚么会这样子了。他，老天，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，他以为我不想和他分享，是为了要独吞。

我忙做着手势，令他镇定一些：“你听着，你完全误会了，我说过不想分，是真的，我不会和你分……”

但丁尖叫着：“你要独吞？”

我大力摇着头：“不是，全给你。”

但丁震动了一下，一脸不相信的神色。我向前走出了一步，我只不过走出了一小步，可是但丁却立时尖声叫着，向后跳出了一大步，那副戒备我向他攻击的神态，真令我啼笑皆非。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在找我作你的伙伴之前，一定会很好地了解过我，如果我要向你攻击，你能对付得了？”

但丁吞了一口口水：“你……你是说……”

我道：“我说的话，就是我的心意，这许多宝石，全是你的，或许我需要其中的一颗，带回去给我的妻子，其余，我完全不要。”

但丁的脸色青白，喃喃地道：“为甚么？为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没有这些宝石，我也过得很好。而且，我相信这些宝石，落在你的手里，比在任何人手中都好，你不会轻易出售，也不会令它们损毁，更何况，你是鄂斯曼王朝的唯一传人，这个宝藏，本来就是你祖上的。”

我用了最简单的话，使他明白我的心意，但丁的神情变得极其激动，他突然发出像哭泣一般的声音：“卫，原谅我！”

我大是愕然：“原谅你甚么？”但丁向我走来，一面走，一面伸手入袋，当他再伸出手时，我看到他的掌心，托着至少方鸽蛋大小的一颗钻石。

## 第十二部：和一种生命形式的对话

那颗钻石，呈现着一种极其柔和的粉红色的光彩。那种粉红色，几乎是觉察不到的，但是却又可以一眼就看出它的确有着粉红色。那是一颗一望而知是极品的天然粉红色钻石。

但丁托着那块钻石：“请原谅我的私心，我……藏起了这颗钻石，它……实在太美了，现在，我把它给你，送给尊夫人，我相信这是这里几千块宝石之中，最好的一颗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可以保留它，我随便拣一颗好了。”

但丁的神情，诚挚得几乎哭了出来：“如果你拒绝的话，等于不肯原谅我的过失。”

听得他这样说，倒不能再拒绝：“好，我就要这一颗。”

我伸手在他的掌心，把那一颗钻石取了过来，但丁慢慢缩回手去。我把钻石捏在手里：“我们在山洞里已经多久了？快将这些宝石全弄出去吧。”

但丁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他自腰际解下了用羊皮制成的袋子。他对于找到宝藏十分有信心，是以一直把空的羊皮袋子系在腰际，我没有他那么有信心，这时只好脱下了上衣来，在袖口打了两个结。

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宝石，一把一把抓进去。等到我的上衣的两个衣袖，再也装不下，他手上的那个羊皮袋，也已装满了。

但丁还在用电筒四下照射着，在山洞角落里的宝石，他也不放过，直到肯定，整个山洞中的宝石，全都装了起来，他才欢啸着，向外走去。

我跟在他的后面，想着这一次奇妙的经历，真是令人兴奋，又想到我把那颗粉红色钻石给白素的时候，一定可以听到她的赞叹声。一面想，我一面问：“但丁，我们这次经历，是不是可以公布出来？”

但丁道：“不，不，没有必要，让世界上每一个人去揣测这些珍宝的来历好了。”

我道：“真可惜你不同意。你还记得金特这个怪人，他把珍宝和人类的灵魂联在一起，真有点不伦不类。”

但丁对我的这句话，没有甚么反应，只是闷哼了一声。我们一面说着，一面在向外走，又已进入了山缝中十分狭窄的部分。

我一再强调山缝的狭窄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和一个狭窄的空间，有十分大的关系。

我们行进的山缝窄，还好人的身子是柔软的，可以挤得过去，但人的头部是硬的，山缝的宽度，恰好可以供人侧着头缓缓地前进。那时，但丁在前面，在移动身子之前，他首先要设法把那一袋珠宝先推向前，身子才能跟着移动。

我的情形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前进的速度相当慢，我和但丁之间的距离十分近。就在这一段最狭窄的山缝之中出了事。当时，我们手中无法拿电筒，在黑暗中前进，所以在出事之前，绝没有预防但丁会有甚么动作。

我正在吃力地移动自己的身子，突然听到一下“嗤”的声响，接着，一股浓烈的麻醉剂的气味，扑鼻而来。不到十分之一秒，已经判断发生了甚么事：有人向我的脸部，在喷射麻醉气体。

当有人向你的脸部喷射甚么时，本能的反应，一定是转过头去避开它。这时，我的反应，就是这样。可是，我却忘了处身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，我只能侧着头，根本无法转过头去。

我张大口想叫，可是已经迟了。我已经吸入了那向我喷来的麻醉气体。在我昏过去之前的一刹那，我只来得及想到了“但丁”两个字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丧失了知觉多久，当逐渐恢复知觉，只感到头痛、口渴，和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

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，而且，立即可以肯定，我的处境，一辈子也没有比这时更糟糕过。

我还挤在山缝中，看来，丧失了知觉之后，我未曾动过。

这本来不算甚么糟糕，可是当我伸手向前的时候，我却摸到了许多石块，堵在我的前面，我立时向前移动了一下，勉力取出了电筒来，向前照着，前面的去路，已全被石块堵住了。

那当然是曾经有过一次爆炸的结果。

就算我的头再痛些，也可以明白发生甚么事。有人用强力的麻醉剂，喷向我的脸，令我丧失知觉，然后，他引爆山石，将出路封住。我被困在山腹之中了！在这样人迹罕到的一个地方，我被困在山腹中了！

做这件事的人，当然就是但丁。

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内，我将我所知道的骂人话，全都想了一遍，而在第十一秒钟，我知道就算我精通全世界的骂人话，也不发生作用。

我该想想办法，应该怎么办？

首先感到，挤在山缝中，不是办法。

我缓缓地移动着身子，不再向前，而是后退。后退的路并没有被阻，不多久，我就回到了那个山洞之中。

就在那个山洞之中，但丁曾以极其诚挚的神情，求我原谅他，要我接受他藏起来的那颗钻石。

那颗钻石，当然也给他拿走了。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笨，当时给了我钻石之后，伸出来的手，缩回去得那么慢，那表示他的心中是多么舍不得！

但丁这样对付我，当然早有预谋，这也就是他一听到我说不愿意和他分宝石，他立时联想到了我要独吞的原因，因为他自己想独吞。

我十分愤恨自己轻信但丁，一面伸手进衣袋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那颗粉红色的钻石，居然还在。这算甚么？是但丁留给我的殉葬品？我立时否定了这个想法，但丁才不会把它留下来给我。这颗钻石之所以还会在我的口袋中，是因为它放在我另一边的口袋中，在那个狭窄的山缝之中，我相信但丁一定经过了不少努力，而无法把手再挤过我的身子，在我口袋中把这颗钻石取出来，所以才逼得放弃的。

我把这颗钻石握在手里，心中不知道是甚么滋味。用电筒照射一下，钻石的光彩极其夺目。这颗钻石，在市场上，至少可以令人一生无忧金钱，但是在这里，一块光彩夺目的石头，价值不会大于一片面包。

很快，我就发现，要在这个山洞中另觅出路是不可能的，山洞绝无通道。我再估计，我的体力，是不是可以支持得到把堵塞山缝的石块掀开，使我重见天日？

这是无法估计的事，事实上，这看来也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我一面想，

一面深深吸着气，把电筒熄了，以节省一些电力，同时，在黑暗中，也可以使我冷静些。

我完全明白在绝境中，所作的一切努力，可能一点也不能改善处境。但是我非做不可，因为如果我不做，我就只有等死。

我自知性格中有许多缺点，但可以肯定：我不会等死。休息了五分钟，我向山洞的出口处走去，准备到了有石块堵住出路处，就尽我所能，把石块一块一块移开去，希望能够有一条出路。

我决定了这样做，也开始了这样做，大约是在三四小时之后，我发现那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在这三四小时之内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大约也被我搬开了几百块大小的石块，可是在我面前的，可能还有几千块、几万块。我已榨尽了自己每一分体力，而搬开了几百块之后，我几乎没有前进过。尽管我心中万千分不愿就此放弃，可是我知道，我非放弃不可了。我甚至连再睁开眼睛的气力也没有，我闭上了眼，任由汗水从我的眼皮淌过，一直向下淌。

我突然想到：“天国号”上的官兵，在接到了上头的命令，要他们殉国，他们是不是也同样绝望？

我很奇怪自己何以突然想到这一点，我和天国号上的官兵不同，天国号上的官兵，海阔天空，他们处于绝境，只是他们的一种信念，令得他们非要去死不可。

而我，一点也不想死，只不过是我想身在山腹之中，所以非死不可。

我不由自主苦笑，又想到：天国号上的官兵，在临死之前，他们的感觉——我不愿想天国号上的官兵，可是却偏偏一再想到，这令我感到极度的怪异。

而这种怪异的感觉，迅即令我感到了震栗：我不是自己要去想天国号上的官兵的，而是有甚么人在想，我感到了他在想。或者说，是有甚么力量，强迫我在想。

这种怪异的感觉，令我感到，我已在死亡边缘，我甚至已不能控制我的思想。

接下来，我的思绪，更加不受控制。

我告诉自己：我不要再想天国号的事。

但是我却想到：天国号上那么多官兵死了，没有灵魂，一个灵魂也找不到。

我告诉自己：别去想他妈的灵魂的事。

可是我却立即又想到：乔森死了，乔森为了求自己的灵魂出现而死，可是，也没有灵魂。

我告诉自己：我也快死了。

我想到：你有灵魂吗？

这使我陡然一震，我应该想到“我有灵魂吗？”可是我想到的却是“你有灵魂吗？”却不像是我自己在想，像是有人在问我。

我感到有人在问我：在这个山洞之中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任何人，不可能有人问我问题。

在那一霎间，我的思绪，真是紊乱到极。一个人，会忽然有自己根本不愿想的思想，这是一种甚么样的情形？我无法用文字去形容这种情形。

可是，我极不愿想到的问题，还在不断向我袭来，那情形就像是有甚么精灵，忽然进入了我的脑部，用他们的意愿，在刺激着我的脑神经，使我

不断地想到他们的问题，反倒是我自己要想的事，无法达到思索的目的了。

（事后，我才想到这种情形，可以用一种现象来作比喻。）

（我的脑部，本来在接收着我自己的思想，就像一座收音机，一直在接收着一个固定的电台。但是忽然之间，有一股强力的电波侵入，把原来的电波排挤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收音机就会听到两个电台的声音，其中一个，是外来的干扰。）

（我那时的情形，大抵就这样。）

那种不是属于我自己思想的问题，还在继续不断地袭来，每一个问题，都像是在催促我的灵魂，快点出现。这许多问题，和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回答的紊乱思绪纠缠在一起，简直快将我逼疯了，令得我在忍无可忍，陡然大叫了起来：“别再问我了。”

当我大叫了一声之后，我自半疯狂状态中，突然惊醒过来。

但是静了没有多久，问题又来了。

这次的问题是：“为甚么别再问了？是不是你根本没有灵魂？”

我有一次忍不住大叫：“我没有，你们有？”

我自自然而然这样叫出来，当话出口之后，我又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我感到，我必须尽我一切力量，集中意志，好好来想一想。不管我的处境恶劣，我还是要好好想一想。

我刚才叫出来的那句话：“我没有，你们有吗？”这句话，乔森曾不断叫过。当乔森在这样叫嚷的时候，他的助手，认为他是在说梦话，而我，则认为他是和某些神秘人物在交谈。

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全不是，乔森当时的情形，和我一样！他在遭受着不是属于他自己思想的问题的袭击。金特一定早知道，他说乔森“正遭受着一些困扰”。我直到现在，才知道这种“困扰”如此要命。

乔森遭受着这样困扰，他的一切怪行径，全可以了解。有好几次，他行踪不明，等到再出现时，又满身是汗，疲累不堪，看来像是做过长时期的苦工。他一定是躲到甚么小酒吧去，想用酒精麻醉自己，甚至于，他曾用毒品来麻醉自己，想把脑中不属于自己的思想驱走。

乔森没有对我说出这种情形。事实上，他即使对我说了，在我有亲身体验之前，也不容易明白。这种情形，根本不可能向任何人诉说。

乔森终于采用了坚决的方法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乔森那样做，我绝对可以了解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长时期忍受另一种思想的侵袭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这另一种思想，还不断地问你有没有灵魂。

谁肯承认自己没有灵魂？但是，谁又拿得出自己的灵魂来给人看。

乔森终于走上了结束自己生命的这条路，他实是非如此做不可。他希望藉着生命的结束，灵魂就会出现，好让那个问题有答案。

我如今的情形，大致上和他相同。所不同的是：他自己结束生命，而我，环境逼得我的生命非结束不可！

我迅速转念，那不属于我思想的问题，一直没有断过，我不由自主喘着气，哑着声——我不明白自己的声音何以变得如此嘶哑，老实说，我极度疲累：“别再问了，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灵魂。或者，生命结束，灵魂就会出现，你们大可不必性急，我的生命快结束了，我的灵魂或许就会出现，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！”

当我在声嘶力竭地这样叫了之后，不属于我思想的话，又在我自己的

脑中响起来，充满了嘲弄的意味：“每一个人都认为生命结束之后，灵魂会出现。可是不，生命结束，并不能导致灵魂出现。天国号上那许多官兵，一个灵魂也没有出现，乔森生命结束，也没有灵魂出现。只怕你死了之后，也同样不会有灵魂出现。许久了，许久了，许久许久，不知有多少人生命结束，可是一个灵魂也未曾出现。为甚么不肯承认根本没有灵魂？”

我坐着，感到极度的虚弱，流出来的汗，又冷又稠，像是经过冰冻的浆糊。我挥着手：“好，我们没有灵魂，没有！”

那不属于我自己的想法，仍然不肯放过我，嘲弄的意味更甚：“你第一个肯承认自己没有灵魂，那说得通么？你们自有文化以来，一直都在歌颂着灵魂，认为肉体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现象，灵魂才永恒，而你们居然没有灵魂。要是所有的人，都明白了，你们这种生命，有甚么价值，和任何最低级的生物，有甚么不同？”

我大口喘气。这时，我又明白了青木何以要在他的叙述之中，故意隐瞒了一段他被那种神秘光环追问的那一段经历。那真不好受，没有甚么人愿意提起它。

这种一个接一个的问题，目的是把人的生命价值，贬低到了和一个水螅相等的地位。

可是，我们是人，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都会尽一切力量挣扎，把人的地位提高，至少，比一苹水螅要来得高。

可是，再努力挣扎又有甚么用？没有人可以令自己的灵魂出现，灵魂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灵魂不是一块手帕，可以随便从口袋中拿出来给人看。就算像乔森那样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仍然证明不了甚么。

我想起了青木，又令我想起了但丁的祖母在她的叙述之中，曾提及她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感到那种神秘的光环，在向她讲话，但是她又不是实际上听到声音，只是感觉声音。

我当时不明白她这样形容是甚么意思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她的情形和我一样。

我现在的情形，和青木曾遇到过的一样，和但丁祖母曾遇到过的一样，也可能是乔森曾遇到过的一样。可是那种神秘的光环呢？为甚么他们都曾见过那种神秘的光环，而我未曾见到？

当我想到这一点之际，我挣扎着，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：“你们在哪里？让我看看你们。”

我一面叫着，一面努力睁开眼来。

这时，浓稠的汗，已令得我的视线十分模糊，睁开眼来之后，山洞中一片漆黑，甚么也看不到。我按下了电筒的开关，电筒射出光芒，照向对面的山壁，在山壁上现出一团光芒，看来倒像是一个光环。

我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“这就是你们？你们连形体都没有，看来，更不会有灵魂。”

我这时的精神状态，又几乎半疯狂，所以，一面说着，一面不断挥舞着手。这种动作，全然没有意义的。

我挥着手，叫着，但是在突然之间，我停止动作，又再挥手。

电筒握在我的手中，我挥手，自电筒中射出来，照在对面山壁上那团光芒，应该跟着动才对。我突然发现，手臂在动，电筒在动，可是，对面山壁上的那一团光芒，却一动也不动。

我再次挥动手臂，山壁上的那团光芒，仍然不动，我忙循手中的电筒看去，发现电筒所发出来的光芒，极其微弱，只是昏黄色的一点。

电已经用尽了。那么微弱的电筒光，根本不可能照射到十多公尺外的山壁上。

那么，山壁上的那团光芒是……

我陡然震动了起来：那是……那就是那种神秘光环，就是它！

我感到的震动如此强烈，以致电筒自我手中，跌了下来。也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那光环离开了石壁，向前移来，停在半空：一个光环，在缓缓转动着。

同时，我感到了它在说话，它一定是早已在了。我脑中那种不属于我自己的想法、问题，根本就是它一直在向我说话。早在几天前，我看到的光芒，令我头发发光的，当然也是他们，他们早来了，一直在注视着我和但丁的行动。

我勉力定了定神，我一直在希望能和这种神秘光环接触，然而却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达到目的！

我挣扎着，站了起来。我感到它在说：“形体？形体有甚么重要？你们有完美的形体，你们的形体，复杂到难以弄得明白，可是那有甚么用？”

我听着它指责人，也无意反驳，人的形体，的确是复杂到极，但它们完全没有形体，这又算甚么呢？

当我一想到这一点之际，我脑中闪电也似，掠过了一个念头：“对，没有形体，可能比任何复杂的形体更好。人类的灵魂，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形体的一种存在，是和生命完全相反的一种反生命，没有人知道灵魂是甚么样的存在，或许它根本不在我们形体存在的空间之中，或许它的存在，根本不需要空间。你们发现不了它，就不能说它没有！”

我一口气讲着，一霎间的灵感，令得我的思路从极度的紊乱中，解放出来，又变得可以侃侃而谈，不必声嘶力竭地叫喊。

悬在我面前的光环，忽大忽小，急速地转动着，而且发出奇妙的色彩变幻。

然后，我又“听”到它在说：“这是一种狡辩，任何不存在的东西，都可以用这种狡辩去反证它的存在。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青木、乔森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在这种神秘的光环来到地球搜寻人的灵魂之后，都败下阵来，我可没有那么容易认输。

我立时道：“你绝不能否认人有思想，每一个人，都有他的思想，或为善，或为恶，或思想深邃博大，或幼稚愚昧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思想，你能叫一个人把他的思想拿出来看看吗？但是，你能否认人人都有思想吗？”

光环再度急速转动：“你的意思是：人的思想，就是人的灵魂？”

我连想也不多想：“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可以这样说。”

光环的旋转更急：“甚么意思？”

我挺了挺身子：“人，只要自己有思想，自己在自己的思想之中确定自己有灵魂，就有灵魂，不必要也不可能把灵魂拿出来给别人看，更不必被你们……看。”

我本来想说“更不必被你们这种怪物看”，但临时改了口。

光环的转动更急，在急速的转动中，我“听”到了对话。

“这种说法，我们第一次听到。”

“是的，可能对。人一定有灵魂，但我们一直搜寻不到，可能就是因为

人的灵魂，根本是另一种生命的形态，不，根本不是一种生命形态，甚至根本不是一种形态。”

“那怎么样，我们的搜寻算是有结果了？”

我“听”到这里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你们的搜寻，永远不会有结果。”

光环停止了不动，我继续道：“人自己都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有灵魂。每一个人在思想上，认定自己有灵魂，就有；认为自己没有，就没有。当人认为自己本来有灵魂，但是不再需要，就消失，不可捉摸的一种反生命现象，你们怎么能把它具体地找出来？”

我讲得十分激动，在我讲完了之后，我感到了几下叹息声。

我又道：“你们别以为我早已对灵魂有研究，实际上，我和所有人一样，绝无认识，刚才我所讲的，是我突然之间所想到的。不过，我相信，这可以解释你们为甚么永远不能成功的原因。”

我又听到了几下叹息声，光环又缓缓转动起来，我定了定神：“你们究竟是甚么，可以告诉我？”

光环的转动变得急速，好久，我没有“听”到甚么，看起来，像是我的问题不容易回答，过了一会，才“听”到了光环的声音：“我们是甚么？是一种生命的形式。”

我尖声道：“是一种光环？”

“光环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甚么样子，光环？或许在你看起来，我们像是一个光环，但那只不过是聚集了地球上的一些能源，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形象，那没有意义。就像你们，有两苹手、两苹脚，就算变成了八苹手，八苹脚，在外形上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但对你们生命实质的意义，不会有多大改变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一时之间，不明白这番话约含意。

我还想问他们为甚么对地球人的灵魂那么有兴趣，但是我还未曾问出来，只不过想了一想，就又“听”到了他们的声音：“你的好奇心真强烈，这个问题可以等一等，你难道不想离开这个山洞？”

自从和那个“光环”对答以后，我思绪极度迷幻，以致完全忘了自己濒于死亡。一听得他们这样提醒我，我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们有力量可以使我绝处逢生？”

光环转动了几下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运用能量。”

我吞了一口口水：“例如杀人？杀那两个宫中的侍卫，和杀天国号上的官兵？”

“是的，那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误，一直以为人死了，灵魂就会出现。天国号上的官兵，本来就要死，我们希望能在我们的安排之下，使人的灵魂和肉体分离，结果失败。虽然，命令他们殉国的电讯，也来自我们的意念，但这没有分别，在当时这样的情形下，天国号上的官兵，无法再生存下去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你们至少害死了乔森。”

“那更不关我们的事，乔森想自己证明自己有灵魂，可是他的方法不对，他失败了。他的行动，还不如你的一番话令我们信服。认为人的灵魂和金钱结合，人的灵魂在珍宝中，现在看来，也错了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不见得完全错，的确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因为金钱上的利益，而改变了他们的思想，随之而令得他们的灵魂也消失了，例如但丁，就因为想独吞宝石，而想置我于死地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灵魂，代表着人的美德和善念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具体回答你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绝不会说一个人在做种种坏事的时候，他的意念之中还觉得自己有灵魂的存在。”我的回答相当玄妙，但那的确代表了我想法。

光环没有再“说”甚么，只是迅速地向外移去，当它移向山洞出口处之际，我看到了一阵光芒进射，和听到了一阵轰隆的声响。

我忙向外走去，到了那狭窄的山缝中时，堵住山缝的石块，已经全散落了下來。我踏着碎石，向外挤去，那光环始终在我的前面。

等我终于挤出了山缝，发觉外面天色黑沉沉地，不知是深夜几时。在黑暗之中，那光环停在我的面前，看来更是清晰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盯着那光环：“你们始终未曾回答我，为甚么对搜集地球人的灵魂，那样有兴趣？”

光环缓缓移动着，我又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：“你不能想像，宇宙间生命的形态，用许多种不同方式存在。我们的生命形态，你全然无可能了解，或者说，无形无态，我们为了要追寻自己生命的根源，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中，寻找答案，和各种形态的生命接触……”

我呆呆地伫立着，抬头向上望，黑沉沉的天空上，满是星星。我想着他们的话，想像着他们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中，和各种各样生命接触的情形，不禁悠然神往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“我们接触过很多生命，奇怪的是，每一种生命，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不知自己的生命从何而来。好久之前，我们遇上一种生命，这种生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种形态，恰好是一个星球上的一种生命的相反，这个星球，就是地球，恰好和我们相反的生命形态，就是你们，地球人。”

我发着呆，道：“你们就是反生命？”我在讲了这一句之后，不由自主，震动了一下，想起了金特的话来，失声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，你们可能就是地球人的灵魂。”

我的话很久没有得到回答，接着，我感到了几下叹息声，也感到了他们的话：“谁知道！”

我还想说甚么，那光环已在迅速地远去，突然之间，消失不见了。

我仍然呆立着，在黑暗之中，一直在想着和“光环”的种种对话，每一句都想上好几遍。

天亮了，本来应该疲倦之极，可是我却感到十分兴奋。湖水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光彩，我沿着湖向前走，走了没有多远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喧哗声，在我前面不远处传出来。

我找了一个小土丘，把身子藏起来，探头向前看去，看到的情形，真令我吃惊。我看到了大约有十七八个人，站在湖边，不断把一些东西，向湖水中抛去，看来像是在比赛谁抛得远些。那些被抛出去的东西，在划空而过，落进湖水之中之前，都发出各种颜色的夺目光芒。

那些人，看来像是当地的游牧民族。这一带的游牧民族，生性凶悍，若是事情对他们有利，他们是绝无文明社会的道德标准可言。

同时，我也看到了翻侧的吉普车，和压在吉普车下的但丁，他流出来的血，染红了黄土。但丁显然已经死了。是死于自然的翻车，还是死于这些人的袭击？我不会再去查究，我只是看着那些人喧闹着，把各种各样的宝石，一把一把，抛进湖水之中。

我悄悄后退，绕过了土丘，选择了另一条路，离开了湖边。

但丁自那山洞中得来的宝石，结果全沉到湖底去了，甚么时候才能重现？

别以为像别的故事一样，结果甚么也没有剩下。不，那颗粉红色的大钻石，我还在，带回家，送给了白素。白素转动着，看看它发出的光芒：“钻石是不是有价值，决定在它处于交易行为之中，这情形，倒很像人和灵魂的关系。”

我瞪着眼：“你这样说，未免太玄妙了吧。”

白素道：“一点也不玄妙，钻石一直放在保险箱中，和普通石头完全一样。人不是到了有真正考验的关头，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究竟怎样。”

我没有再说甚么，但仍然认为她的话太玄妙了一些。你认为怎么样？

几天之后，我试图和青木联络，没有结果，我也一直想和金特联络，同样没有结果。

每当处身在拥挤的人丛中时，我想到：我们是生命，对于和生命完全相反的反生命，绝对无法想像。

(全文完)

